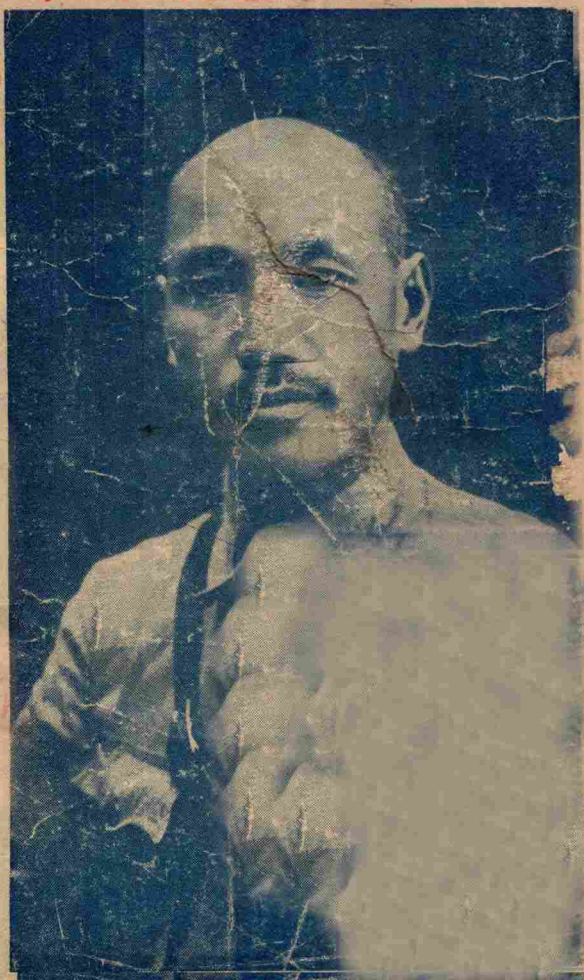


蔣主席書信集



目次

上總理書(一).....	一	與譚組安書(一).....	二七
上總理書(二).....	二	與譚組安書(二).....	二八
復上總理書(一).....	三	與張靜江書.....	二九
復上總理書(二).....	四	復展堂仲愷書.....	三〇
覆張繼論黨務書.....	八	與胡展堂書.....	三一
明汝爲仲元電.....	一一	與展堂精衛書.....	三二
炯明電.....	一二	與楊滄白書.....	三四
八埔軍校各官長學生諸同志電.....	一二	復滄白香芹書.....	三四
傅芳電.....	一三	復古湘芹書.....	三五
平代表書.....	一四	與戴季陶書.....	三六
似子才書.....	一四	復戴季陶書.....	三七
鄧仲元書(一).....	一五	與張溥泉書.....	三八
鄧仲元書(二).....	一七	復黃膺白書.....	三九
鄧仲元書(三).....	二〇	與沈存中書.....	三九
復廖仲愷書(一).....	二一	與茂如競雄樵生樵峯書.....	四〇
復廖仲愷書(二).....	二三	復宋哲元韓復榘電.....	四一

致李宗仁白崇禧電	四二	爲冬令徵工服務事致軍政領袖	八三
致陳濟棠電	四五	爲厲行禁烟呈國府文	八五
再電陳濟棠(一)	四六	對各省府及民衆指示水災善後電	八七
再電陳濟棠(二)	四七	爲弭亂救災通電	八八
再電陳濟棠(三)	四八	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	九三
爲西安事變再請處分原呈	四九	上軍委會爲改良士兵生活意見書	九五
爲西安事變呈請辭職書	五〇	上總理軍事意見書	九七
爲西安事變再請辭職書	五一	祭總理文	九九
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	五二	祭告總理文	〇〇
告軍校同志書	五五	祭東征陣亡將士文	〇四
國民革命軍中師北伐時告將士書	六〇	祭國黨代表文	〇五
出師北伐時告士兵書	六四	祭陳英士文	〇六
出師北伐時告廣東民衆書	六八	祭馬幹亭文	〇七
出師北伐時告海外僑胞書	七一	哭母文	〇八
告武漢工界同胞文	七三	致祭譚延闓院長文	〇九
告武漢商界同胞書	七四	祭軍校諸先烈文	一〇
總理蒙難紀念告同胞書	七五	祭劉匪殉難飛行四烈士文	一一
出發劉匪前告全國將士書	七七	祭綏遠陣亡將士文	一二
告湖北水災被難同胞書	八〇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一二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宣言	八一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一三四

上總理書（二）

中正勿促言旋、途中稍有感胃、致回里後、身嬰微疾、呻吟床第間者四五日。現在熱度雖退、而元氣尚未全復、病體懶慢殊甚。惟對於本黨進行計劃、仍日夕貫注全神、未嘗須臾忘也。此次勾留廣州旬日、決定援桂要綱、競存汝爲均各贊同、心竊幸之。然目前爲中正之所切憂有一不忍言、而又不不能不言者、厥爲選舉總統問題是也。上次因此意見紛歧、致滋誤會。嗣經商榷一再、始行解決。惟現在爲期伊爾、根基尙虛、桂逆既未剷除、西南難望統一、議員又未足數、國會尙非正式、則選舉總統一節、鄙見以順各方輿論、從緩進行。爲是此事、前在粵時、亦同汝爲細加研究、彼言對黨、惟有服從、於此固無異議、然亦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而言平桂之後、首舉人元帥、再選總統、則凡百進行、較爲穩當、此汝爲對中正一人之私言、乃中正對先生亦一人之私言、諒勿以此視汝爲亦反對先生之人也。先生之主張早選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與對抗北伐政府爲最大關鍵。但由中正觀察、或有未盡然也。回憶吾黨失敗之歷史、無一次不失敗於注重外交者：民國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爲我黨之助、乃日本反助袁助逆以制我黨之進行、吾黨因以失利。逮乎民國七年、先生督率海軍南下、聲勢不可不謂浩大、而又恃美國外交爲之援助、宜乎不致失敗；不料西南主張紛歧、內部不能統一、吾黨又因以失勢、英國從中妨礙而美國反爲壁上觀、則外交之不足恃、蓋可知矣。近觀俄國外交之近狀、尤足借證。列強各國對於俄國之壓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兵力壓制之不已、繼之以封鎖、及其封鎖之無效、又利用波蘭、及反勞農軍以搗亂俄國、而俄國卒不爲其所困者、

亦以其內部之團結堅強、實力充足、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吾黨標榜顯著、外人目中無不視吾黨爲勞農制之化身、故無論爲美爲法、與吾黨個人有極善之感情者、至一顧及其本國之政策、鮮有不爲其所反對與阻梗者。故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爲師法、以譚義金等反動軍、憑藉外交之失敗爲殷鑒、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將來桂逆一平、或順長江而下、或自西北而進、直擣黃龍、統一中國、固非難事；若以選舉總統之後、意見隨以歧異、內部因之不一、西南局勢、亦頓情渙散、仍蹈民國七年之覆轍、所謂對抗北京政府者、安在哉！近聞北京極望南方之選舉總統、以海市蜃樓爲倒孫之張本、此言雖未足深信、然亦可作一參考之材料、不無注意之價值也。至論廣州現狀、先生之於競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而已。敢布腹心、幸垂鑒焉。

上 總 理 書 (一)

日前面陳、以先生抵粵、則粵局乃平、故建議以先生迅行爲是。今一再審慎、如先生獨行、而中正不待從左右、於心實不能安、中正之所以不能從者、實有委曲之苦衷、殊非筆墨口舌所能形容。今中正必行、請先生致電汝爲兄、言明赴粵左右乏人、閩粵比較、以粵爲重、本欲促介石來閩、茲因時局變遷、不得不攜之赴粵；到粵後、布置略妥、即當請其來軍相助、可否盼覆等語。待其覆電到後、中正再起程、則其誤會、或可減少若干。否則不但汝爲兄與弟更生誤會、且恐與先生誤會、則中正之罪累更加一層矣。此則許電未到、中正不能行之一端也。因中正不能隨從、所以今日主張

先生緩行。至於緩行理由，其端不一，亦非盡如致胡汪電中所言者。而其大要，緩行數日利多害少，有益無損，非如延遲至一月半月之久，有礙大局者可比。如果先生同意，則請將代擬致各處電稿改正分發。中正待汝爲兄覆電到後，必來隨從，以副厚望，決不敢貽方命也。

復上總理書（一）

各電敬悉。粵局支離，諸事不敢遙斷。中正意沈軍如一時無法處置，不如暫且放任，卽以滇軍與粵軍可供指揮，部隊令其全部移往東江，進攻惠梅，復以海軍，或江防艦隊，占領汕尾，卽運一部分陸軍，由汕尾上陸，以斷逆軍惠潮間之交通，便與許軍夾擊潮梅。倘滇軍必欲駐省，不願移駐東江，則在省粵軍，亦須令其單獨進攻惠梅，使敵軍首尾不能相應，以便許軍之作戰。先生總以駐省城爲是，如有一部分可靠，滇軍担任衛戍，沈軍不敢作怪。如以此爲不妥，則當與攻惠梅部隊，同時前進，惟若此則省城難保，恐攻惠部隊後方動搖，殊非上策。總之惠潮逆軍未滅，沈軍無法處置之時，不如放任沈軍，先以全力撲滅陳逆，肅清潮梅，則沈軍不成問題，卽暫棄省城，亦無不可。而海軍佔領汕尾，是制敵死命之要著，務請注意。中正當約季展二兄同來，行期俟晤商後再告。

復上總理書 (二)

中正驚駭下乘，過蒙垂顧，知遇之隆，並世稀有，如先生之於中正者，宜可無言；今竟形之於筆墨，且連篇累牘，反覆陳訴，敢冒睿聽者，乃有所不能已於言而言者，幸乞昭鑒，而察其是非曲直焉。去歲中正離國遠遊，本作五年十年之計，初未嘗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聞石龍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報，爲之惶惶失措，寢食難安，痛苦愧悔，不能減於陳逆叛變蒙難肇和，聞報駭愕，震驚悲楚之時。此皆由中正不能堅持忍耐，始終侍奉之罪，反躬省察，但有引咎自責，惶恐無地耳。是以激於義憤，決心回國，祇朝夕侍從左右，圖報萬一，而不復問個人之處境如何困難矣！不料到粵月餘，終日不安，如坐針氈；居則忽忽若忘，出則不知所往，誠不知其何爲而然也。先生洞識人情，知我尤深，回想當時景象，諒亦知中正今日懺悔之言，非出於妄乎？抑中正之籌誠，今與昔異，而其才力不如前，以致失信於黨，見疑於上也。中正自知鄙陋頑梗，不可以化；然人非木石，終能知感！是以對我先生，惟思竭其忠悃，以爲報效之地。而乃事與願違，竟有不得通其意，達其志者，以事之本末未易明也。蓋世嘗有終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諸口者，亦有言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地，言之不惟無益而反足以見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竇爲放逐，伏死。於巖藪江濱而不願回面污行苟合。取容以求親近於一時也。溯自十餘年來，中正爲黨服務，未見尺寸之效，方自愧不遑；前在英士幕中，繼在粵軍部內之中正。其長短美疵，先生或憑耳聞而未之目覩者也。至近年在汝爲幕中，其在大本營內之功過得失，諒爲先生所親見，而熟知者也。中正與英士共事十載，始終如一，未嘗有或舍或離之

形神。當時困苦艱難。可謂十倍於今日，而中正忍痛耐辱，曾不懈餒者，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以我兩人，萬古交情，雖手足之親，未足問其盟契骨肉之摯，不能踰其恩義肝胆相照，可質天日，故能與仗安危耳。中正自維愚劣，豈不願深藏拙拙，以爲養晦葆真之計，而乃諸同志群相督策，函電紛馳，所以終不得自外門牆遁跡絕也。然今日豈復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稱運，布展非材，是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爲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以陷地，必能維持現狀，恢復舊疆，從無不能成軍之時，更不知有元首受驚，不知下落之奇聞。至于共患難同死生之格言，自以爲可對古人而無愧色，此非中正所敢自詡，然以無容自隱於知者之前，是乃先生之所親者，豈不然哉。然而義不苟取，更不願從俗，與時俯仰，以期通其聲氣，此亦中正之所自矢耳。去年惠州未下，忍離粵境，掉頭不顧者，中正平日之行動，果如是乎？抑豈果爲中正耐力不足，客氣從事之過歟？蓋事有不得已也！觀乎中正行後，楊黎代理之令，則可知其中之受人妒忌排攘，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此祇可自認枉屈，不敢訴諸人者，乃以先生終不捨棄。因觸前事而道及之，然僅可爲先生一人道，而猶不願盡情哀訴也。嗟乎！交友之難，知人之不易，傾軋之禍甚於壅蔽，妬嫉之患，烈於黨爭，此豈愚如中正者所忍見哉！言念及此，能不爲之傷心而厭世乎吾黨自去歲以來，不可謂非新舊過渡之時期，然無論將來新勢力擴張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殺此舊日吾統於不顧乎？如果黨無系統，則何貴乎有黨，且不成其黨也！試問今日吾黨系統安在，其果有中堅之力量爲之始終護持乎？惟聞先生之門，身爲軍府僚屬，而志在西南統帥者有之，暫且蟄伏一時，而謀堅獨立旗幟者有之，至如爲國爲黨，而又爲先生盡力者，殆無其人也！今日先生之所爲，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

耳。然其間豈無一二正人、自持人格以維綱紀者耶？惜乎君子道消，邪正不明之際，誰復敢爲先生極諫效忠，以蹈前者受謗見疑而不辭哉！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願犧牲，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如英士與中正者，恐無其他之人矣。觀於陳逆變亂，石龍失敗之際，紛然各謀生路，始終相從之人數，寥如晨星，可以見矣。夫人之膽識有無，性質優劣，品格高下，必於此而後方能測定其真僞耳。倘偏聽諂諛，輕信浮夸，而不驗其智愚，察其虛實，其蟻木輪困，將爲萬乘之器，而隋珠和璧，莫不爲其按劍相眦；以此而欲望賢良奮進，放手以扶持黨國何可得也。若既不能致信於人，而乃能勉爲人用，其必至見笑而取辱矣。今先生來示，督責中正，而欲強之回粵辦學，竊恐先生亦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粵，尙不能置身黨外，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此雖中正避嫌遠引，不敢干預，一切或蒙先生曲諒，不令兼任煩劇，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勢不能耳。是則中正來粵，先生縱或深信不疑，可無芥蒂，而於中正自處之道，不知如何而可也。中正任事固無他長足取，惟一念至誠，不爲私而爲公，不爲權利之爭，而爲道義之交，乃可表見於吾黨也。是以處世接物，一以道義爲依歸，而合則留，不合則去二語，爲中正惟一之箴語。蓋取辱於人者，何如知難而退之爲得也。至於妒能爭寵，植私攘權，今日爲友好，明日爲寇讎，時尤非中正所能片刻留也。要之中正腦筋單純，資質頑鈍，明知國事爲人人之責任，革命爲同志之義務，惟自持不敢懈弛共事，必求和衷，否則宵東身自愛，保持中國古代之道德雖爲世俗所棄，亦所不惜也。嘗念吾黨同志，其有以學識膽略並優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祇有求其語默本黨歷史，應付各方，維持內部如展堂者，果有幾人乎？先生亦不令追隨左右，以資輔翼之助，先生果以其爲書生而無相乎？然則現時吾黨能久而無書生習氣者，果有其人乎？抑或先生以展堂任黨務太久驕橫過甚，恐亦有如陳逆之叛亂者乎？

則請 先生回憶中正曩昔常有陳逆必叛之語，乃當信今日中正之請，任展堂爲不謬矣。如 先生恐展堂爲其兄弟所累，不利於公私，乃可使其兄弟引嫌遠避，以成全其德也，奈何 先生新任彼長省一命，而忍使粵局停滯不得發展乎？抑豈以展堂昔日在職，爲有包圍把持之弊乎？然則今日植私府內盤踞不去，其把持包攬真有不可思議者，展堂豈其倫比耶？展堂之短，不過度量狹隘，言語尖刻，階色之間，往往予人以難堪，然其自勵清苦，則比其他書生之可貴尙足稱也。默察今日駐粵客軍，日謀抵制主軍，以延長其生命，跋扈之勢已成，然非可專罪客軍也。禍患之伏，造因有日，如不謀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爲吾黨致命傷者，中正於此實有鑒於廣東現狀，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也。矯其弊而正之，是在中央諸同志應付有方，處置適當而已。今日爲政府計，姑不必就全國着想，而當爲粵局急籌補救之方，如徒使汝爲一人總攬全權，恐有所未安，以其聲譽既不如前，而各方之情感，亦未見融洽也。若使以中正爲汝爲之參謀長，譏毀交迫，而人疏通調解於其間，則仍如去年之在軍府，中正果能久安於位乎？中正以爲吾黨同志，知 先生與汝爲者，當推展堂。如以汝爲督粵，而以展堂長省，不惟汝爲有賴其輔助，粵局可望其穩固，即 先生與汝爲之間，皆有無窮之妙用。如是內能固能堅強，即黨亦必能發展，舍是不圖，中正誠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當世之策士，不先謀粵局強固，根本穩定，而惟弄其私智，施其小技，聯漢不成，乃思聯湘，借重一方，排斥他方，姑不問其用心究爲何如，亦不必深信蜀中同志之誹議，然而強枝弱幹，舍本逐末，團結外方壓迫內部之害，其必由此而起。不審惟是，吾又知粵局之破裂，各派之糾紛，亦將隱伏於其中，此所以亟宜及時補牢，切弊矯正也。總之中正對黨對國，不願以權位而犧牲感情，以偏見而傷公義，免效古人辨別公私，不以恩怨而論升降，好惡而議黜陟，如是而已矣。今 先生既嚴令回粵，中正雖不才，豈敢重違意旨，背負恩德，決於日

內起程趨前領教、惟望 先生出諒中正之心地無他、言悉本諸天良、而非有一毫好惡之私參於其間也。
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 先生者、則諸中正乎？今敢還望 先生先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
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如吾黨果能確定方略、則精神團結、內部堅強、用人處事、皆有主宰、吾敢斷言今後之局勢、必能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敗、使以是而復致失敗、則中正敢負其責、雖肝胸塗地不恤也。不然內部錯亂、精神渙散、軍事政治禁如亂絲、用人任事毫無統系、即能維持現狀如今日者、雖成必敗、雖得猶失、是則中正雖遵命回粵、難圖寸效、而於國計民生、公義私交、豈特無補、且有損耳！先生之於中正愛護覆庇、可謂至矣、然心所謂危、豈敢緘默、自恃生平、且廉謹往事以測將來、不憚曉曉辯懇以瀆清聽者、信義不符於長上、精誠不格於同志、無可諱言、其終難免於隕越乎！臨書悚惕、伏維垂照、而審裁之。

覆張繼論黨務書

溥兄先生惠鑒：日前奉讀手教、至深惆悵。人事蜩集、未即裁答。茲以出發在邇、所懷未吐、若縷在喉、且懼兄不責其疎慢、而疑其有他意、獲咎滋重、撥冗奉布、幸賜省察。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爲總理與仲禮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就團結、共產黨主戰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乃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可與共產黨奮鬥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替代也。前提議決、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劃、而弟以爲必無此事實之發生、此弟所能自信也；故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不僅與共產黨如

何合作之方法。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誑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與賣國問題，祇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誰爲敗亡，惟不努力革命，祇惴惴焉爲人之蠶食，此黨國敗亡之所以不能復振耳。本黨如能自強，無論他人有何陰謀，皆不能消滅本黨。能使本黨消滅者，爲本黨同志，惟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弟誠所兢兢自勉，並願與諸同志同勉者，惟此不敗黨而已。且證以事實，汝爲在此時，蘇俄同志，有爲軍事上之政務官者，今亦無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黨同志有爲中央黨部部長者，今亦無之矣。是否賣黨，弟無庸自辯也。至責弟對於舊同志太過冷酷，不及總理之寬大，則尤有說：弟既主團結革命勢力，則凡屬革命同志，皆極盼望其合作，豈對於久共患難之舊交，反有岐視。惟既以革命爲前提，則與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又豈能多所題惜。汝爲不離粵，南路叛將無從消除，財政統一無從實現；錦帆不禁錮，不僅東征有後顧之憂，亦何以使勾通叛逆者知所儆懼。鐵城則於廖案發生時，有縱逃兇犯之嫌疑，本年五月復運動黃埔學生煽動金融風潮，企圖顛覆政府；梯雲謀向某人締結一萬萬元之大借款，與某某主義者妥協；吳囚而伍自去，皆非得已。弟認爲在革命進行上，不得不暫犧牲個人交誼者，惟此數君而已。精衛漢民二兄，弟但有苦留，而彼倏然遠引，咎豈在我。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弟以爲欲革命成功，必澈底做去，不妥協，不姑息。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尙多，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總理不能進行其志之所致。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即爲一般老同志所不喜，英士執信仲愷今皆死矣，方在其時，皆對於總理大負責任，而一般老同志，即已大多有忌嫉態度，弟每念及，輒爲心碎。弟今願爲英士執信仲愷之續，而決不敢師法鈞名沽譽之流，稍存一毫畏難圖安之計也。今總理亦已逝世，弟追維總理最後之付託與今日革命之環境，不論如何艱難困阻，皆不敢稍放棄其責任，成敗利

鈍、既所不計、毀譽榮辱、更何容心、如弟爲個人計、正可藉灰心或高蹈爲名、乘機休養、則誰不以我明哲保身爲得策。然而於國家與革命前途、則爲何如耶？弟今願對黨完全負責、不稍存觀望與推諉之念、他日本黨有成、固爲黨員人人之義務、萬一不幸而致敗亡、則弟個人獨負其責也。惟本黨之覆轍、實不忍明知再蹈、且自本黨改組以來、嚴振黨紀、總理亦已改其往昔之態度、此觀於馮自由之處分可知者。使總理今日尚在、而弟得承其訓示、則不妥協不姑息之處置、或視弟更爲澈底、亦未可知。博寬人之美名、而誤革命之大計、非弟所忍爲也。如鄒海濱章太炎、放言高論、以反對革命勢力之鞏固發展者、尤不願同志爲之也。區區之意、甚愿團結國內軍人與同胞、以對抗某某主義、何況昔日親愛之同志乎。吾同胞不惟不諒苦心、不知自反、而惟斷絕總理所延一線之命脈、此與扶助仇敵殘殺同志有何異乎。圖逞私憤於一時、以某某主義者分散革命勢力之邪謀、事之痛苦、孰過於此！兄以愛黨之故、不敢輕徇私交、此爲弟所深佩！惟愛黨必以其道、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黨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須澈底、不能稍違、總理末年欲高談的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兄爲真愛黨者、或能閉弟言而首肯歟？北伐成敗、關係國黨興亡、弟所欲求教者甚多、倘能惠臨長沙、共商人計、不勝至願、書不盡意、惟希亮察、敬頌遠安。

致炯明汝爲仲元電

新凱密途中、思索戰局：目下只要固守河源、紫金石右翼軍、即可如計進行。龍門爲增江上游、尤不可不爭、此後戰局、左翼當獨立作戰、如能守潮屬、則海陸豐雖放棄亦可。鄙意須誘敵向左深入、乃可弛其惠城之防、以便利我軍右翼作戰。然河源紫金、果能固守、料敵必不敢有窺取海陸豐之謀。此後右翼作戰、可否分爲二部、以一部向龍門增城前進、使其獨立作戰；以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監視、惠城或可相機窺取。左翼軍如抽兵向平湖前進、是側面行進、甚爲危險。倘能抽出三千以上勁旅、左翼戰線仍能固守無恙、則此着未始不可行也、否則、不如暫緩爲是、右翼如直取博羅、恐逼近惠城、反起敵死守死戰之心、不如西向龍門略取遠勢。然河源不可不留強將勁旅固守、否則不如直取博羅、以其距離較近、聯絡較易、可以減少前進部隊之危險；但亦須視博羅敵兵強弱如何、能否一舉克之耳。不然、我軍距離亦近、使其首尾相應、仍不能斷其博羅接濟、則戰期延長、又成不了之局矣。究竟如何進行、務請應機立斷爲盼。中正約十一日可到老隆、以雨大水急、進行甚緩、焦灼之餘、惟有貢獻一二、當否？乞酌奪。

致陳炯明電

滬密、副電敬悉。川中亂兆已見，戰端必啓。吳軍窺伺湘鄂，恐爲吾軍第一目的敵；然其患較遲，本軍戰略似宜先桂後川再窺長江。援桂援川，動員時須相提並論。先授密令不致戰局停頓，且吳軍較強，不宜輕看。師出長江，須先平蜀得此則對鄂勢成犄角，戰局較穩。對人問題，當置緩談，實因川禍急於吳患。對川易於對鄂，不得不爾！如爲根本解決計，則西北重於長江，而蜀爲重心，尤不可不急圖之！所慮者援桂未成之前，吳軍窺湘爲難，故本軍動員，以分四部爲當：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餘爲總預備隊，中正決於十日內，以個人名義，前來驅馳，至所事委任子蔭爲宜，中正決不敢奉命。公知我者，請勿以此推辭，爲應有虛文也。

致黃埔軍校各官長學生諸同志電

本軍支日克復潮汕，逆敵殘部，多來乞降，亦有向閩邊潰退者，我各縱隊正在追擊中，期殲餘孽，永除民害。此次本軍作戰，皆以少勝衆，如在汝豐河源等處，每以一營抵敵四五千人。昔我先總理，常望練成以一當十之革命軍，今竟實現矣。中正留一日抵汕，群衆來埠歡迎者，數逾萬人，道爲之塞，即自省城出發以來，一路男女老幼，夾道觀瞻，望塵如不及，此聊足自慰於槍林彈雨之生活中也。諸同志殉身本黨，或不以群衆愛戴爲奇，然此固爲革命成功唯一之先兆。蓋群衆避敵人，迎我軍，

於此足徵本軍誠能爲國奮鬥、爲民犧牲之程度也。自今任務將畢、回憶傷亡將士、不禁雖然傷心！此後惟望諸生努力學業、以繼總理及本校本軍諸先烈未竟之志、是則余所馨香禱祝者也。區區不盡、諸維鑒照。

復孫傳芳電

文密儉電、眞日奉讀、辱承指教、感何可言。革命軍人、意志坦白、其所斬者、全民之福利、非個人之地盤。不得已而用兵、以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非如軍閥之擴張私人實力可比。弔民伐罪、師出有名、堂堂正正之旗、詎屑爲遮遮掩掩之舉。果視閩贛爲敵增兵、決不諱言、惟事實上近月以來、確祇有將原駐閩贛邊界之部隊調他方、而宗旨上則對於閩贛、但求其不受吳佩孚僞命、不擾我革命根據地、決不稍渝親仁睦鄰之旨、此請兄細心考證、必可深信、其不受欺者。今兄亦已承認閩贛增兵、則以後閩贛是否不視我爲敵、是否不受吳僞命、不得不請兄賜以切實之保障。吳佩孚醜武亂國、其於我粵、尤百計破壞、中正不忍坐視國家之危亡、尤不能束手以待人之宰割、自衛衛國、皆有出師討吳之必要、惟對於全國軍人、力求團結、共負救國責任、絕不忍爲自相殘殺之舉動。志同道合、直可聯爲一體、豈僅各不相犯而已。兄以蘇浙皖贛閩五省之治安自任、若能順應革命潮流、以保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請於政府、承認兄爲五省之總司令、否則用兵固爲不祥、割據亦豈至計。君子愛人以德、兄寧能姑息以自召崩潰耶？湘事實非炎午所收拾、湘粵同爲革命策源地、而炎午輕棄其革命黨人歷史、假聯省自治之名、以謀私利、又始終依附吳佩孚、引其武力以禍湘、因而釀成今日之亂。十五年

來，迷信武力統一者罔不敗，標榜聯省自治者，亦無倖存。救國之道，惟在有正確之主義，以兄明達，必見及此，謹布誠悃。惟希詳察。

復和平代表書

仲仁伯器厚生家麟伯楨諸先生大鑒：前月念八日教書，本日始由楊君賜讀。道義之言，敢不尊重。閩贛之戰，應由孫氏負責，解鈴繫鈴，尚屬原人，此間祇候其撤兵之期，即可停戰。至於望和誠意，已於撤圍南昌之日見之。如有公暇，可否駕來前方一叙，以罄積懷。敬復，並請公安。

復顧子才書

惠贈浙軍杭州光復記，披讀一過，欽佩奚似！吾浙革命歷史，若非親歷其境，經營始終如先生，竊恐當時光復之事實，以及過去準備之功業，未必網羅無遺若是之詳且確也。雖然，以鄙人之所知言之，尚有一二疏漏處，故亦有不能不補述其梗概者。當攻燬撫署之際，先鋒敢死團，自張伯岐君所率兩隊外，又有董夢蛟君所率一隊，尚未記錄。孫貫生君部下，亦屬董君帶領，蓋臨時報名而赴陣者踴躍爭先，絡繹不絕，以致所有武器，不足分配。故以董孫兩部，並爲一隊，以葉仰高君所率者，留於機關部，作爲豫備隊。出發之際，共分三隊，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敵人方向，說明一切任務，宣告實

罰條例、然後發布口令暗號。是夕鐘鳴句半，由陳泉卿、莊新如、蔣著卿、陳欽安諸君、分發子彈、配備糧食畢，即得周朱沈毛諸君各路探報、二標隊伍已由望江門新城門分道而進，於是先鋒敢死團、亦排隊前行，紀律整然，其出發秩序，實與各軍無異。攻擊之初，先由陳濟汾沈筱九二君投拋炸彈於署側楊馥齋樓窗之下，署前部隊，隨響攻擊，二標隊伍亦相繼前進。霎時彈炸震地，火光燭天，署中衛兵，聞警奔潰，全城克復，在此一戰，其間有王常君者，當搜索任務，奮勇猛進，深入署內，身被數傷，尚不自覺，仍復往來報告，不失其常，是爲先鋒敢死隊中之最雄武者。同時並攻軍裝局，有王伯南君，即與王子黎君同時來杭者也。又有嶧縣人周祚生烈士，攻敵中堅，陣亡於軍裝局內，其死事尤不可沒，此皆先鋒敢死隊之實錄，務乞補誌。以彰功勳。志清不學無文，何敢忘肆評議。惟既任先鋒隊指揮之名，諸志士之戮力同心者，知而不言，則是貪人之功，以爲己有；即志士不我責，撫躬自問，能無赧顏。破壞已畢，建設方始，知才力不逮，因渡扶桑，以就舊業。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聞之愈不自安也。

與鄧仲元書 (一)

吾輩相守以信，相與以誠，所知無不可言，所言無不可盡，固非世俗泛泛之交可比。倘緘默隱忍，則去友朋規勸之義益遠矣。頃以思之急，所言未免不恭，知我如君，想能見諒。鄙見以爲吾輩作規模不患其不宏遠，而患其散漫，思慮不可不求其周密，而恐其固我。凡人之指摘我輩者，必有授人以指摘之隙，要當切己反省，則攻擊實爲祛疾之鍼砭，反對正是吾輩之師資，豈得以逆耳之言，而置之不

納乎。若自反而縮，內無疚於神明，雖是非毀譽、成敗利害、胥無所動於中，若弟之過、足下知之而未明言，弟亦自知其過而不能速改，是則弟皆以爲恥者也。自弟組織支隊以來，毫無整頓之希望，坐耗餉糈，人孰無良，能不愧怍！揆厥原因，計有二端：現成部隊，既不能另自選將練兵，又不能如意整頓革新，平時或受撫循，臨陣則不聽指揮，欲圖更張，則枝節橫生，以因循於今日而不可收拾者一也。支隊組織之始，舊人難覓，人才缺乏，內部官佐，半係狗尾續貂；及乎職員委定之後，屢思易人整理而不可復得，故每每措置乖方，不得收指臂之效者二也。此皆弟朝夕引爲憾事，甚望及時取消者也。此外尙無越出範圍之舉，所置人員，僅守此窳缺無溢之戒，多設差遣四人，卽爲馬弁之用，委員六人，分任職務，僅足敷用，以上尉副官至今尙缺一員而未補，上尉參謀至本年二月而始補，至如中校參謀，至鄧君去後，亦爲慎重人員，節省經費起見，不敢再補，至多用幾名委員，以補助參謀副官之任務。去重就輕，於經濟上幾費躊躇，總期無冗員，無浪費，綜覈名實，循規蹈矩，不敢稍萌矜張之氣，以妨礙學養，乃仍不免有求全之毀，甚矣三代下無直道也。聞者不諒，據之以爲考成之祕訣，相人之道察，則中施者之計矣；足下以爲然乎否乎？足下處事以謹慎而轉入收斂，其病又坐狹隘偏窄，對於弟則仁已至矣，義已盡矣，弟亦謂極足下海闊天空之量矣，然而猶以爲未足任其翱翔也。足下對他人未必如弟也，他人亦未必如弟之能原諒足下也。每聞人以足下有伯夷之隘，所謂君子之過，人皆見之者非耶？此其故由於足下嫉惡過嚴，涇渭太分耳。弟亦時有此病，而轉以規足下，蓋不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也。老子以諂諛我者爲賊，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願，我輩互相警戒互相勉勵則寡過之道，爲善之機，胥在乎是。弟雖不勇，然願足下有以教我，則直益多矣。

與鄧仲元書 (二)

上次在漳、面陳個人去留問題、語悉由衷、想蒙鑒察。弟留連於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轂之重、既以總座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駑鈍、効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默察今日之局勢、以及最近措施、非特無益於黨、無利於國、而且無以對孫先生、如是而又欲戀其棧豆、自問初心、能無愧怍。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歸、以常情論之、已屬輕狂、早爲識者所譏刺、然揆之於情、度之於義、無所負疚。則悠悠之口、惟有付之一笑、未足以容懷也、又自永泰退回、以成敗論事者、多卒致謗誹交作、雖黃沸騰、惟當時弟天君泰然、神明自若、此心此志、鬼神可鑒、故乃忍辱負重、含羞抱恥、示其大度、以冀萬一之補救、尙無辭退之決心也、今則心勞神疲、自愧才不足以御下、德不足以服衆、而又信不足以孚人、內無指揮之力、外乏應付之方、對本軍不能補助、毫末、在支隊又難如願設施、而猶依依不舍、則謂之素餐尸位、頑鈍無恥者、可卽謂之患得患失、投機取巧者、亦無不可。若長此以往、竊恐同人於爭權奪利、盜名竊位者之中而不自覺、爾時人將謂我以義始者以利終、其品格不幾一落千丈乎。夫人孰不樂與君子共事業、然亦孰樂與小人爭權利？况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歷觀往事、每每如此、若不於此時引退、以待將來排擠軋轢而後已勢不至喪失人格而不止、豈不大可惜乎！若夫本軍之情狀、則每况愈下矣、前之尾大不掉、與麻木不仁者、咸成爲痼疾。今之黨派之爭、區域之分者、又成爲痼疾、以遷延不治、積之時日而更深、新症以諱疾忌醫、自貽將來之伊戚、久之必有沈篤、決裂不可救藥之一日。弟據後果、以邇

前因、凡吾輩所設施者、皆不過爲他人作嫁衣裳耳。言念及此、吾爲自身惜、又爲吾兄悲。竊謂本軍現象、無論對內對外、如再不摧廓清、則將來更難收拾。弟非不知因循可以漸圖補救、苟且可以彌縫一時、然而養癰貽患、勢必有潰瀾之日、可不察乎？本軍人數之多、百有餘營、開地之廣、二十有餘縣、然而土匪作梗、永安失守、延宕三月、竟不能痛剿殄滅者、無他、軍紀不振、軍心不一、兄弟既有鬩牆之爭、外侮無同心之禦耳。今日本軍所受之辱、不可謂不大、即使上下臥薪嘗膽、發憤雪恥、猶慮不及、今乃不以爲恥、不以爲仇、而反以爲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也。蓋弟因始謀不臧、威聲不著、既不能出一將一卒以捍患、忝竊司令之名、曩以永春安溪問題、尙未解決、告辭恐近於規避、不料延宕至今、茫無頭緒、未知了自何日、再四思維、顧弟一人之去留、毫無關係者也、因而思退之心益切。如一日不退職、精神多受一日苦痛、卽職務亦多一日荒廢。回防以來、耳鳴腦暈胃傷腹瀉不止、偶有思慮、則徹夜不寐、若非及時攻治、必成痼疾。近日又有浙軍關係、無論弟赴汕駐漳、雙方浙軍、皆不安心、此沒往復、未見潘某之前、謠詠紛起、播亦不明弟赴廈任務、諸多懷疑。及會晤之後、反覆陳疏、其於公務雖能釋然於懷、而對於弟個人之疑懼、終不能渙然冰消、不寧惟是、卽弟在長泰、亦深爲他部所疑忌；故弟在粵軍一日、人將以我有粵軍爲後援非特弟個人受其排擠、卽本軍亦大受影響、故弟爲公屬私、皆不得不離職遠避也。且第二支隊司令部、以事實論之、形同贅疣、已無存在之必要。况自弟任事以來、軍事毫無起色、餉糈徒增靡費、人孰無良、能無愧色。揆厥致弊之由、計有二端、一因現成部隊、關係太淺、既不能另自選將練兵、又不能如意整頓革新。平時或受撫循、臨陣則不聽指揮。欲圖更張、則枝節橫生、以是因循至於今日而不可復振。二因支隊組織之始、倉卒集事、舊日同事、無從召集、故部中人員、率多蠢蠢充饑、狗尾續貂、以致措置乖方、難收指臂之效、

此皆弟朝夕引爲憾事、急思改弦更張而不能得者也。如能於此時收束取消、則裁減一機關、即可節省一部份之用度、當此餉項奇絀之時、得此不無小補云爾。又有言者、本軍今日最大之惡習、整頓爲難、收斂無方、其故由於各官長以保全地位、把持勢力、孜孜以個人私利爲懷、而不爲本軍全體着想也。卽前之所謂痼疾與初症者、亦莫不由此而生、吾輩所爲何事、豈可傳染此症、深蹈此習、而不激揚提倡以稍示吾輩之精神道德乎？故弟自願首先取消所有名義權位、雖不能必其風動一時、然而於私心則庶可告慰也。至汕頭事對內則頭緒紛繁、組織整理、皆難措手、對外則性質複雜、應付交際、無所適從、竊恐非弟才力所能勝任。有此種切、故弟朝夕所希望者、惟有息肩退休之一法而已。然而明知總座過愛、遽難邀准、今日辭退、若不掛印徑行、則無論公呈私函、必無效果、徒著一層痕跡而已。但今日拂衣以去、不惟無以對上官、亦卽無以對部下、且吾輩事業豈止於此、而來日方長、可以效力者、正復不少、焉敢輕以自絕、故特縷述下懷、千祈爲我懇切疏通、期在准予設法退職、俾得暫爲休養。否則請暫委其權位爲易之事、以爲退休過渡之張本、則始終成全之德、皆吾兄之所賜也。今日之言、自信披肝瀝胆、應有盡有、毫無假飾於其間、然而形諸筆墨、已獲不能忘形之恥。揆之友道、實有愧疚於心、是不能無所戚戚也。倘再見之公牘、則痕跡愈顯、必惹外人之揣測、有好事之徒造謠作祟、因風掀浪於其間、則於所願未遂、而情義已捐、是則獲咎於吾兄者、不更大乎？如兄不以外人視弟、尙請潛移默運於無形之中、不使外人注目、則幸矣。要知吾輩共事、不在於去留形式之間、惟在道與志如一日、則事業無限報效有期、請以此意轉告總座、俾弟早日休退、以遂區區之願、則感激高誼於無涯矣。

與鄧仲元書 (三)

昨讀作戰計畫，以兄不在座，諸多未決，援桂之遲速，計畫之當否，是兄一人之事，始終不能辭其責也。弟以爲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勞任怨之時，而非避疑避難之日。兄以爲避怨可以全交，殊不知適足以害事。兄以爲避嫌可以遠怨，殊不知適足之招怨。應斷不斷，當言不言，此習一成，小之足以障礙粵軍之進行，大之足以敗壞全局之基礎，吾知上下同人，皆將不能爲兄恕也。吾輩天性質直，染俗未深，如能力矯世之所謂權術與手段者，則終有見諒於人之一日。弟此次來粵，拿定知無不言，言無不忠之主意以對上對友，又拿定不生內部糾紛，不失個人情義之主意，以待己待而人。而兄之地位，與弟不同，雖亦不可不以此爲心，惟兄尤當不顧私交，不避私怨，更宜開誠布公，隱機立斷，尤須顧全大局，調劑內訌，爲今日惟一之責任也。粵軍今日，處於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積極進行，以謀發展，到三二月之後，大勢之變，必悔今日準備之不早，遷延之誤事也。蓋目前粵軍，惟一之方針，乃在從速援桂，向外發展，則內部之團結，即可堅強，廣東之根據，即可鞏固。急進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遲緩一日，即增一日之損失，如果能迅行出發，雖擲十百萬金之餉彈，亦所不惜，奈何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也。吾祇知於大處遠處幫競公，吾祇知以直接幫汝兄者，即所以間接幫競公亦即所以幫吾兄，吾又祇知粵軍局勢之不安全，爲全部之不安全，如不爲局部謀安全，即不爲粵軍全謀安全也。吾以爲千百頭微之務幫競公，不如以一二重大之事幫競公也。今日之援桂，將來之靖國，謀粵軍之發展，圖全軍之安全，即重大問題也。至於局部之得失，錙銖之出入，是非兄今日

之所急耳。吾甚恐兄終以保爲主義、則彼此界限太明、前途無進取之望耳。以兄今日之政策、非特妨礙孫先生之前途、亦所以限制競公之事業、豈可不猛然改變乎？今日之言、兄必以爲責兄太苛、或以弟爲偏護汝兄而發、然弟對二兄之感情與關係、不相上下、以私交言、則對兄或有過之無不及者、而汝兄之辦事無緒、重內輕外、弟素所不滿意、如爲我個人計、固絕無有所希望汝兄者、故弟爲此言、毫無左袒之見、亦無自私之心、若二兄易地而處、則弟對汝兄亦不能無言矣。處此患難時期、所可共事者、屈指能有幾人、兄與弟更非泛泛交可比。當此緊要關鍵、尤不忍隱默無言、自昧天良、故不得不爲兄罄情一談。是非美惡、信從與否、固非弟所計及也。援桂之計、既定、準備之緩急、事實之能行與否、此責不在他人、而在吾兄之主張何如。弟此來面面受屈、處處見怪、徒傷固有之感情、而無益于事、實自悔來之太早、行之太果。如動員下令、而後來粵、則當此難題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

復廖仲愷書（二）

來示藉悉。孫先生明白赴粵、不知近日粵情如何？故不便武斷。以弟見所及、而測粵局之將來、可得數語如下：一曰、粵局早已確定、不能轉移；二曰、此次行動、不過徒達驅逐陳逆之目的、而不能殲滅陳逆之勢力、將來難保其不死恢復燃；三曰、今日決非根本解決之時期、不過多此一舉而已；四曰、粵局以後變化、三月一小變、半年一中變、一年一大變、其或不能延長至半年或一年之久也、惟此變化、不可從悲觀一方面着想、如運用得當、應付有方、未始不可化亂爲治耳。孫先生此行、欲求一治本方法、實無善策、不得已只有先求治標之法、亟圖維持現狀、不使內部紛擾、然後再求進步之道、因時措施、則較易爲力也。到粵後第一要著、即對於各軍、當一視同仁、萬不能

有一毫軒輊之分。弟於去年學變之初，已屢與諸同志解釋此旨，倘再如昔日顯然以第二軍爲政府之基，本部隊皆不能不以化外自沮，此洪兆麟等中立部隊之所以不能不接近陳逆，以至叛變，而魏邦平等之仇視陳逆部隊，亦不能附從。孫先生樂爲我用也。孫先生如對於各軍以大公無私之態度，一體相待，不惟各部皆樂爲我用，而且互相牽制，易於駕御也。其次則爲用人一端，弟意欲求達政治目的，不能不略講政治方法，且不能不用新式政治家，以求達政治目的也。對於此層，弟與兄等見解，或略有出入，但弟以今日爲就西南而言西南之政治，則不能輕棄唐李，如謂此二人對孫先生消極抵制，或其不忠於黨，正惟其消極抵制，而致政府于敗，正惟其不忠於黨，所以政府屢遭挫折；回憶六年來，吾黨失敗之原因安在，則不能不追想此二人之關係。故欲免除其抵制與困難，不能不設法補救；補救之方，惟使其樂爲我用而已。蓋其人非與孫先生絕對的不相容者，有時且樂爲我。孫先生用，是其所畏者。孫先生之主張太堅，不能容納其言也。弟意如欲達政治目的，但期與我所定之目的無礙，而有益於政府，則其餘各事，不妨容納若干。蓋黨義與政權二者。此時尙難鎔爲一鑪，今日吾黨政策、約言之有二道：一曰先求得政權，而後實行主義；一曰先行主義，而後求得政權。然此時欲急急求得政權，而又欲在先行主義上着手，則十年二十年後之事，非今日中國之所能也。弟意以爲只求實行主義，而不問政權之得失，則日久時長，固必有效之一日，但此時不應急求政權也。倘欲實行主義，兼求得政權，則進行步調，當先求政權，而後推行主義，較爲簡易也。若果如此，則吾黨幹部，決定方針，五年之內，不加入政府專注重於黨務之推行，只做實行主義之事，而政治方面則當另招一班中國式的政治人材，如唐李者來求政權，則政府與黨當暫分而爲二，其進行之效，或較迅速也。弟意以爲政府與黨之手續之範圍不明，不惟政府混雜不清，易致紛擾，即主義亦因政治關係，而不能貫徹也。如果組織

政府，以舊日黨員辦理黨務，而以少川伯蘭組安等皆予其閣員一席，則政務或較有起色，而政權目的，亦不難求得也。蓋歷年以來，益覺黨員與政客性質不同，才能亦各有所長。如專恃黨員而辦政治，不惟範圍太狹，外人望而却步，且其結果，必啓外界惡感，社會反對，難得完美之成效也。此節弟自以爲有一得之見，未知兄等以爲何如也？如以爲然，則展兄任省長時，以兄與精衛二人介於政府與黨之間，則主義不致偏廢，而政權亦不致旁落。蓋弟發此議，其一乃在欲速得政權，先以政治方法統一中國，而求實行主義。其二，則以黨與政府明定範圍，組織政府，不妨先用中國式政治家如譚唐李孫等爲統一中國之預備。不然，以今日中國局勢，仍固執從前之主張，則其政府決無統一中國之望，吾黨政府之所以屢遭失敗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也。惟恐其弊陷於偏重政權，而放棄主義，故二兄不能不在孫先生左右，以防此偏重之弊耳。孫先生行時，留滬何人？從者幾人？兄自隨行者？尙乞一一示知。弟目疾雖愈，不能長書。耿耿此心，無時或已。此函如以爲可，請呈孫先生一閱。

復廖仲愷書 (二)

連接各友函電，於心殊有不安，故不忍翹置忘情，以負我耆之盛意。謹掬熱誠，作與諸同志最後談話。弟此次回滬原因，蓋非發於一時，亦非爲一人一事而下此決心者也。吾黨自陷於絕境，而偏曰人之陷我自不設法，而徒嘆無法補救，凡事不自振作，不自整理，而反責人之不爲我振作，不爲我整理，以弟觀察粵局，不惟毫無危險困難之可言，而且大有可爲，今日財政雖支絀萬分，然亦辦理無方之所致也。孫先生回粵，已閱十五月，爲時不可爲不多，而對於民政財政軍政未聞有一確定方針發表

、以慰軍民之心、則政府內部、亦未見有一實在方案內定、如期施行、政府中人、皆抱一頭痛救頭、得過且過之想、不於根本著想、大處落墨、惟恐粵局不亂、政府不倒、自殺不速、以了一場心事者。使有人欲建一議案、定一方針、而不問其是與非利害、則一概抹殺、置若罔聞者。財政民政、其初爲徐楊辦理固不得法、而其後接辦者爲兄與海濱、何亦毫無起色？最初接辦時猶可、曰根本已爲徐楊敗壞、一時不易挽救、何以辦理半年有餘、而仍無成效若此！豈非財政機關果爲軍隊把持、或爲財團從中破壞反對所致歟？以弟愚見、其弊之由來、不能責人而恕己也、亦不能徒怨天數、生成遭遇不時也。天下事未有無方針無條理而能治民者、亦未有不公開不整理而能理財者也。至軍事方面、去年之上年、弟在粵時、實定有一全盤計畫、且豫定平定與整理兩時期、雖爲各種阻礙、及各軍不能如計畫實施、然亦不能不歸咎於弟之自身無耐性與能力、以致同志嫌怨見棄、難安於位、竟致有今日軍事紛亂、不可收拾之現象、此去年之粵局不進步、兄與海濱與第三人皆與有罪也。要在吾人亟自反省過去之罪惡、以爲未來處世之藥石耳。如不反省既往之錯誤、而一意孤行、則各事不惟無起色、而且必致憤事、其不至失敗而不止也。至於去年一年來籌款備餉、接濟不絕者、哲生與有功焉。然其引用非人、措置無方以致百弊叢生、而有今日之困窮貧弱者、雖其始謀不臧、我輩皆不能辭咎。然哲生經驗缺乏、誤於群小之過、爲尤甚也。以哲生之品性才幹學問、以及其過去辦事之成績論之、實爲一優秀之同志、道義之朋友、然而吾人不能以其所長、而忘其所短、亦不能知而不言、言之不忠、自失其友誼。且政府今日至此地位、凡有責任者、如再不反省自悟、則粵局長此擾亂、必無整理收束之一日。今日粵中財政、已爲財團所把持、財團不去、財政無人可辦、而財團貪殘惡劣、人人共見。如欲其辦理財政、未有不假公濟私、以敗壞政府名譽、喪失本黨信用者也。試問在粵各軍總司令軍長中、有一人贊成

財團者乎？且有一人不恨財團之貪劣惡毒、擾亂粵中財政者乎？如用此等奸商辦理財政、誰不自危。如用此等市儈、包辦雅片捐稅、誰能信其不厚圖中飽？何軍肯放棄既得權利、以讓給財團之霸佔、而自絕生命乎？凡事不能專責備於一方、當先自反本身之是非。如吾必曰軍隊強佔財政爲不良、則人將曰、財團把持財政、終於絕望、則吾軍隊應否自求生命爲得也。其言如此、未始無故、且亦成理也。如果哲生此後仍欲庇護財團、執迷不察、而孫先生必以哲生信用財團之計爲是、此非財團誤大局、實乃哲生害大局、亦可曰哲生之終身乃爲孫先生所害也。弟於財團、向無交涉、亦無宿怨、至弟之個人、則更與財團無關、財團之用舍利害、初不關於弟之本身、即兄等之以弟言爲是與非、弟亦絕不計較、即弟之去就行藏、亦決不以區區財團一方面之關係而定進退。不過事實如此、利弊如此、不得緘默不言、昧我良知、決非有意見與客氣、參於其間也。弟甚願吾友皆以合道爲友、而尤盼諸同志親賢遠邪、共扶危局、勿爲群小蒙蔽、或竟以一二市僧奸商之故、而置友愛同志人格於不顧、且致先烈頭顱光榮黨史、反爲此市僧奸商取利發財之機械也。弟意現在粵局、如能於用人行政確立方針、理財整軍、安定辦法、不作深遠高奇之施政企圖、祇可守因陋就簡、按部就班、確能實踐之挽救方案、以資進行、則半年內統一廣東、一年內整理廣東、年半以內、可以準備周到、年半以後、乃可向外發展矣。蓋現在粵局、不患外敵之強、而患內部之雜、即此時吾黨不患在對外之難、而患治內之艱、且治內必須有條有理、分時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見效、亦非空口白話、所可搪塞者也。吾深願吾黨同志、追求既往不成之病因、而尤以去年過去一年間之經驗、爲反省之明鑑、則今日粵局之財政軍政、決非束手無策。不明本末、顛倒是非、不明馴致、以邪作正、賞罰不行、良堪深歎。弟以爲凡力之所不及者、賞罰固難行、然並此可以賞罰者、亦不能明正其功過、此其政府之威信、所以不立也。夫爲政之過

對人惟有在邪正賞罰上用功，對事惟有在條理次序上着手，吾於孫先生決策力行，凡宏綱畢舉所見者，而且遠實無間，然吾輩得此導師，實爲吾輩之幸，獨於此對人對事之要點，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古今來未有賞罰不明，邪正倒置而能成功者；亦未有不講條理，不定次序而能立業者；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至於事實上時代上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至於事實上時代上欲求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故吾輩不因循苟且，專意順從，亦不應使其固執已意，喪失同志人格，反爲宵小所污辱，而致黨國自陷於不測深淵也。弟本愚驢無知，恣睢滅裂之徒，謬承諸同志之垂青，不覺其罪累之重，盡我黨員天職而已。尙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拜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蒙滿回藏諸部，皆爲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賤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撤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幕，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不於倫，其故在於中國人祇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爲美奴英奸與日奴，而不知

其本身已完全成爲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爲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爲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爲人謗誹之處，亦無失却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個人忠臣相譏刺，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於兄共勉之。吾嘗怪吾黨同志因循不言，以致弊病百出，事無救藥，弟觀察事體，自以爲不參主觀，毫無客氣偏於感情之間，然人苦不自知，以他人視之，或以弟有觀察錯誤，判別不正之弊，亦未可知。是非善惡，悉以兄之目光爲準，而弟則但期致我良知而已。書雖冗長，而意猶未盡。弟雖未亡，而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囑耳。

與譚組安書（二）

頃奉手教，恍若面晤，別後想望，爲之一慰。張師約日內可以出發，惟加入何翼尙未決定。在汝兄之意，視何翼前進較速，則加入何翼。中正主張，以加入左翼爲宜。而張師實力，中正不憚不爲先生直告之。其全部好槍不過二千，如欲其加入助戰則可，若使其單獨前進，擔任一面，則恐牽累友軍，請爲裁酌之。倘貴軍能抽二千以上之槍，與之共進，則臨敵庶有把握。如以爲可，請即來電催發，並於電中言明何部，何時可前進，祇待張師速來，則張師必可出發也。此間情形如常，贛方敵軍將來之謠甚盛，中正之意，祇要東江方面，能有一翼前進，則各方隱憂，可以立消，北軍更不必懼。如果

北軍由梅嶺入南雄，則貴軍以一部由連平入三南，以搗其後，不須多兵，即可抵制江西之敵，故中正所慮者，仍在東江之不能前進，不患北軍之侵入我疆也。軍中時疫流行，其原因多在飲水不潔，如可移駐之營，總以遷地爲良。先生我馬多勞，更須保重。貴軍伙食，可弗過慮，蓋仲愷展堂諸先生，對於貴軍尤爲關切也。近日情報林洪二逆，相軋益烈，當林逆未到汕以前，陳逆在粵會議，已派定黃強陳覺民等，接近黃業興黃任寰等部，將欲實行改編時，而林逆忽到汕，故陳逆之計不得遂，此爲逆軍秘密消息之一據。可知林洪陳水火之狀矣。惜乎本部不克乘此良機，以襲其虛耳。東江局面，非貴軍速進，不能再有第二希望也。言之痛心敬請戎安。

與譚組安書

(二)

今日以回校時間匆促，不克詳叙爲歉。此次粵軍之所以加入左翼之故，想在洞鑿之中，而其不忍始終患難之友軍困頓中途，獨任其難，實出於至誠，故決心前往以促進戰機。惟當時計畫，本以湘軍爲主力，而粵軍仍敢直前赴難，其決心可以想見。然觀此情形，實有不能不以助爲主之勢，而與其初心已不相符矣。初本期以粵軍促湘軍之作戰，今乃不能不期湘軍促粵軍之作戰也。弟意無論爲大局計，爲湘軍與粵軍計，而湘軍不能不連下共同作戰之決心，况所望於湘軍加入兵數，並不在多少乎。弟敢斷言，此次粵軍赴戰，湘軍如不加入，殊無勝算可操，而湘軍亦必大受影響。倘湘軍果能加入，無論多少，總得決勝之成算，此種加入作用，不惟壯湘粵兩軍之氣，且足殺逆敵方張之銳，否則粵軍加入東江，令其單獨作戰，而湘軍坐守不進，以不知者之目光觀之，何異於袖手旁觀，而湘軍將何以保而

來百折不回忠義奮勇之榮譽乎？如先生以爲粵軍此去必敗，則湘軍惟有設法補救，盡量加入，以挽此危局。弟以爲粵軍不加入則已，如果加入，則湘軍惟有與之共同生死。至於豫軍之能否加入，是另一問題，則固在湘軍也。鄙意無論前方病死兵士如何之多，而只求湘軍抽去一部，協同作戰，以振聲威，殊不過難也，如并此而不能允諾，似乎不合情理。弟爲是言，並非不知前方困難之狀，而亦決不敢有所越分苛求於長者之前。至於對湘對粵，決無輕重厚薄之見，而對於長者尤不敢知而不言，亦不敢言之不忠，以自負愛我者之所期也。臨穎神馳，不盡所言。何日駕來黃埔，俾可掃榻以待，並乞裁復，爲禱。

與張靜江書

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矚，七日發言，聆悉一是。代認恒泰股份，甚感，請爲簽字。關於弟以後之處世行止，請兄隨時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尙有賢者嫉惡一日之長，惟養氣功淺，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功夫，持之不能持久，故隨俗變遷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終未能痛改爲恨。季陶爲我益友，而公則爲我良師也。惟自著天寶頑鈍，素性暴躁，對於愛我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時出侮辱之言行，既傷感情，復灰友心，非有一二篤愛友好，嚴厲督責，因是規正，終恐隕越貽羞。因之每發嚴居穴處，甘與豕鹿爲侶草木同腐之嗟嘆，滄白性懶，無足深責，季陶愛我，而不知我之短處，且感情用事，責人太苛，日前廣州之行，竟棄弟而不與攜手，又祇知罵人偷安，而不恤人之困難。吾公患病，行動不便，又不能常親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終身無

長進也。此次赴粵，實迫於孫先生之命，明知其地非我所能久居，其事非吾黨所能挽救，而必欲強之使從，是亦至不幸之事，悔疚在念，敢爲傾腹一談。孫先生七日來電，命我速行，弟意一以動員之日起程，二須季陶同行，三請速匯淡遊元沖之款，四以個人名義，隨從督職，勿居名義，祈吾公出名代覆，俾得措辭稍圓，不致有傷感情耳。

復展堂仲愷書

疊接來電，聆悉一是。稽遲未報者：有以傳達遲誤，及弟見時，他友已爲我代答者；有以傳聞不一，致誤會，不敢冒昧陳覆者；而疑竇叢生，易招恐怖，因成刺激觸發牢騷者，又是一端。元沖來書約我赴歐，引起我最初之興，而徘徊今日之行者，是亦不無影響也。季陶造會，詳悉粵情，心始釋然，本可無攪一切，力疾粵行而季陶愛友過切，專橫太甚，不容弟置一喙，因之激成憤怒，又起我不願問世之心，事後思之，實堪自笑耳。總之弟對黨對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絲毫矜矜之氣，而於愛我諸公，更不願有些敷衍客氣之意，以自暴棄。卽對仲兄之函，時形不遜之詞，殆亦自居摯交，率性直書，無所隱飾，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狀，以自負良知。兄等愛我，諒能曲宥愚拙，不卽以此見外乎。弟對粵事，終抱懷疑不安之態。孫先生督師，更不放心。如以此主張，由孫先生自動，以爲將來改組軍府地步，則現在改組，何須督師爲耶？蓋第一以基本部隊不多，稍有挫失，易致動搖，許軍雖衆，其自練可靠者，亦屬無幾。第二粵軍將官性質復雜程度不齊，一經直接陣中勤務，諸多困難，竊恐感情弄惡，則基本盡壞，不可復問矣。小故多端，此其大者。如以此言出諸競存，則其

計更差，今日競存對總理，如當作二人看待，則將來一場無結果，可以斷言也。對於援桂之計，約有三要，一、競存任總司令親自出馬，粵軍官將此時非競存不能調度；二、孫先生督師；三、許鄧洪三總同時動員，方爲有濟。弟意如此，未知高明以爲何如？廣西地形險阻，殘兵是有二萬餘，許軍全滿，恐不足以當此強寇，而滇黔湖南之援軍數目更不可算列正式計畫之內，今日援桂，須作粵軍單獨作戰之考案，而對於閩浙贛鄂兼須顧慮及之，其或庶幾乎？元冲未回之前，弟不能離國，則動員下令，孫先生出發之日，弟必來粵隨從前進，報效萬一。如特設一督練公所，卽爲練兵，徒以有名無實，因人設官之事相約，是更觸人嫌倦，增我刺激矣。赴歐之舉，未始非爲本黨謀發展，毋以此爲個人避難偷安計也。根本解決之策，我以爲在彼而不在此耳。執信復生，必從吾言矣。追悼執信，不能與會，思之惟有痛苦，兄等當益難爲懷矣。

與胡展堂書

昨日所擬汝兄報告，如交盧閣，則打破臧之觀念一層，尙須反覆詳明，使其改變態度。但此種話頭，當面不便口述，文章又須檢點。蓋爲人代謀之事易起人疑，亦易爲人笑也。夫臧之觀念，一以爲借擁李之名，必能爲李恕諒，二以藉浙之聲援，必可得陳逆深信。不知彼既有在厦逐李之事實，雖百口擁李，亦莫能自辯其矛盾。陳逆如果誠意聯浙，則其必能用臧而滅許。然陳之觀念決不容有浙之勢力在閩，故寧用李以亂閩滅許，且假李以滅浙在閩之勢力；是臧之自信，必能爲閩粵緩衝之見解，已可知其難靠矣。今日陳已實行其用李亂閩之計，不僅統率其殘部，而且統率粵軍以攻漳厦，此時和齋當知

李與陳聯絡而不易分離，亦當知受惡於李者，即不能不受忌於陳，知此則所謂緩衝之計者，吾知其必不能行也。敵既聯而攻我，我反分離而觀望其可乎？總之賊與我應否聯合，且能否團結，其關係在彼而不在此。即應否守閩，及能否攻粵，其關係則在敵而不在我。惟對於李逆，不能不從速驅逐，即使李能知難而退，則對於李逆在閩之殘部，亦不能不從速肅清。我之所憂，乃在驅李，而不在急急攻粵。恐我之攻粵，因之以拋棄驅李之計，是因廢廢食也。烏乎，今日平閩之計，其一則肅清李部與在閩之陳部，其二則驅逐入贛之蔡部，至於攻粵攻贛之計，則尚在其次，如欲實行以上計畫，則在閩有力之部隊，非團結一致，作共同作戰，始終不渝之計，則閩局決無樂觀之一日也。

與展堂精衛書

十九日，展公手教，聆悉極切。弟之行止，不應以一楊西巖免去而定。如無根本辦法，雖去徒招物議，自損人格，有何益耶？弟本一貪逸惡勞之人，亦一嬌養成性之人，所以對於政治，祇知其苦，而無絲毫之樂趣，即對於軍事，亦徒仗一時之奮興，而無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懵懵，不知如何做人，故狂妄半生，覺無意趣。近來益感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爲人，乃覺平生所經歷，無一非痛感之事。讀書之苦，固不必說，做事之難，亦不必言，即如人言弟爲好色，殊不知此爲無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長至今，已三十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無異於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識之乎者，實賴先慈夏楚與教導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孫先生與一二同志督責有方，尚不致於隕越，然亦惟賴友人誘掖勗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玩難改，而輕浮暴戾，更甚於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

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誘掖，亦不可也。英士待人，不免好尚權術，然其先必事
事容納人意，體貼人情，而至最後，則他人必事事悉照英士之本意，而改變其本人之主張，使人尙不
自覺。如是待人，不可謂其果善，而人則反感其妙。以弟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誘掖之功也。今
弟做事，既無人督責如先慈，又無人體貼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將轉以債事也。此爲弟個人性
情上做事不易之實在情形也。兄如不以姑息愛弟，而欲弟爲本黨效力，於此等處，似須爲弟打算也。
至孫先生之待人，其道義深篤，實使人沒齒不能忘，此弟所以懷德愈甚，而怕傷感情之心則愈切，
此弟之對本黨與孫先生，皆不能不自勉，庶不愧爲人士之道，當亦爲吾同志所深諒也。弟對自身短
處，略有自明之一日，如我友能以童子視弟，而以慈愛至誠待之，則弟或能久安於事，雖有困難拂意
之事，亦必能忍耐堅持。如一遇感情意氣之時，乃即放棄一切，頓起灰心者，此其故，蓋因弟自知愚
頑，苟全性命於亂世，以保先人之遺體足矣，豈敢復有虛榮之心，妄想本身之稍有成功乎？故革命
爲人人責任，而弟今日之革命，除爲平民抱不平，爲先烈爭志氣以外，實爲本黨與師友之情感所動，
而決非爲一己微倖以圖功名也。故此心一存，不惟勇氣銷沉，而且驕矜難除，惟其不爲己而爲人，所
以始終抱定一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意，而於個人事業之成與不成，終不計較矣。明知此種之卑陋謬妄
，爲人生不宜有之思想，奈天性頑梗，變化不易，故對人常懷奢望，且實備過切，以爲人人應須視我
如孩提，而待我以至誠，亦即人人應曲諒我暴戾，體貼我愚拙，不宜有一毫客氣也。而不知此雖兄弟
手足，亦有所不能，乃欲責之於友朋，豈可得耶？所以世無一人可爲我盡交道也。此則實寫弟個人處
世之觀念，而不敢一毫掩飾，惟不願與人盡情畢述者，亦以世無知音，言之無益，而反爲輕笑耳。兄
等可謂洞識人情，不待弟自道破，而早在明燭之中。弟性如此，再出則徒見隕越而已。兄等如以弟爲

非出不可，則當爲弟代謀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其安心樂業，以期其成也。今若不去，將來尙有爲孫先生決策定難之時，如弟去而復回，以後不能復見同志之面，勢非遁世隱跡不可，如果至此，於弟固爲自得，而兄等之本願，當非如是也。弟之行止，請兄等爲我善謀直告也。

與楊滄白書

弟定元日起程，敬將以後進行意見略述之：軍事當促許軍尅期抵省，會合在省各友軍，先謀集中，然後再定一共同作戰方案，以爲攻守勦撫進行之程序，使其分明任務，團結精神，不致有參差不一、主客異形之嫌，政治當以整理財政爲先，廳長不速易人，延誤大局，必非淺鮮。弟對此點，自信見解或較在粵正確，故欲行之前，不得不將此等成敗關鍵竭忠盡言，決非有何作用參與其間也。財政如無把握，軍事難定計畫，廖任廳長，許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發表，俾弟來省後，即可着手進行，而鼓來者之氣也。彷徨日夕，盼盼覆音。

復滄白香芹書

前接 孫先生巧電，本擬卽月來粵，因汝爲兄復電未到，不知其中情形如何，且目疾亦未痊癒，

故一時未克成行。昨又接 孫先生有電，及湘芹兄電，暨滄白兄致靜江兄電知事已緊急，雖目疾未覺十分全愈，亦當前來，惟精衛展堂二兄到滬，弟尙未晤面。弟意擬約二兄與之同來，乞轉請 孫先生

爲遣致二兄、或能靜江兄一催之、萬一展堂兄不能來、弟準選精衛兄同行、至粵局如何進行、弟因未親臨其境、殊難遙斷、沈軍如近在省城附近、粵省局面與二星期前無所變更、鄙意在省滇軍、與粵軍聯合、先行撲滅之最爲上策、否則以省城交與一部分滇軍衛戍司令守衛、其餘大部分滇軍與粵軍先攻克惠州、預備放棄省城、俟惠州破後、與許軍夾擊潮汕、餘孽方可肅清、惟須與省城粵軍各將領說明、使各明瞭、不得不放棄省城之理由、及將來之利害、方能見效、如能即日照行、沈陳蔡必不及聯合、否則我攻惠州、沈軍可攻我後方、非常危險、孫先生大本營行動、應當仍在省城、滇軍能擔任衛戍、沈軍必不敢來犯。如以孫先生在省爲不安、亦可與攻惠州軍隊一同出發、指揮一切、若滇軍均不願攻惠州、可先使在省粵軍盡行出發。粵軍果能一致攻惠、以應援粵之許軍、使陳逆潮惠各部、首尾不能兼顧、則削平陳逆、亦非難事。總之沈軍在省、現如無法處置、不如暫且放。沈軍在省附近、潮惠未下以前、不當顧念省城、徒滋紛擾、貽誤進行之程序。依此計畫、任應速放棄省城、以全力肅清潮惠、則沈軍自無問題。處置粵局、於此中求之、或有一二端緒之可尋。諸公以爲何如？

復古湘芹書

五日手後、領悉一是。日前諸陳來書、屢以弟行期相詢、且勸弟赴粵。推其用意、實不願弟赴粵。其中關於內部感情數語、竟作無意識之談、直可置之一笑。弟定於兩星期內起程來粵、到粵之後、或去前方、或留後方練兵、均由孫先生處置、視其於事實有益者爲之、弟固無意見也。如弟駐省或駐韶練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則準備於半年之內、練成一支勁旅、參加中原劇戰也。如果練兵、弟

不願徒驚虛名。最初僅練一旅，名目且未經成旅之時，亦不願假以名義，免招他人之疑忌。倘於事實有礙，且恐引起他人不安之狀，則不如往前作戰。然而對於政府今日之地位，與將來之發展，如欲有所効力，則終久不能達其目的矣。是否尙乞吾公抵粵後與同人商妥，電示大略。如果練兵，則於用人一事在滬須有接洽。惟不知槍械如何籌備？可否設法速成。弟之一旅，計畫組織三團制，槍械須在八千桿以上。果能有械有餉，則四個月內可以完全練成，亦使人不及注目之一法也。組織方法，弟已製有細密計畫，不患其事之不能實行。惟以無械無餉爲念耳。可否之處，祈爲轉商。弟之行期，最遲則乘廿四日之中國號，乞勿明告外人。此時仍以弟不來粵爲言爲是。展堂先生不知有否回省，來函祈提及。此函請與汪廖胡三公一閱。

與戴季陶書

日前一劇，開場之初，實以兄聲色俱厲，不容我置喙餘地，太子人難堪，故出老羞成怒。兄固愛我者，凡有勸解，無不順從。然弟素性暴躁，平時對人，常欠恭敬，而對兄則已覺十分忍耐。吃虧受氣不堪，於不知不覺之間，蘊釀此激烈抵抗，以爆發於今茲患難相共，甘苦同嘗之日。事後思之，自愧更文自笑。爲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一至於此，有何面目以對良師益友耶？茲引會濂生誠其弟沅甫與彭雪琴相爭時之家書一節，以爲我二人取照寶鑑，則往後交誼，益加深摯，未始非因此至成也。尙祈曲宥罪惡，不吝教益，幸甚。

復戴季陶書

十四日來教，語語悽激，讀竟泫然，不知爲懷。間有一二意帶譏刺，尤令人難堪。吾謂靜江待友，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而兄之待友，限格太嚴，鋒銳太露，度量不甚寬大，此所以少遜於孫先生與靜江也。然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爲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其故雖由年齡相若，忘形已久，習慣自然。然兄之好偏勝，感情用事，辭氣時涉矜厲，是亦其大端也。粵中自成風氣，孰有如孫先生以誠待人者。而其內容複雜，尤非吾兄所能盡悉。如以對我個人言之，則揮之使去，招之使來，此何等事，而謂吾能忍受之耶？度量不大，則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輕自菲薄，亦何可爲耶？趨炎附勢，夤緣於權豪之門，貪位戀棧，乞憐於無情之友，是豈吾輩自重黨員人格之道乎？兄嘗言英士對兄常懷畏忌，是以與英士感情未洽，甚不願與英士代譯日語，使當時有人強兄與英士共事，而知兄必起而反對以爲大不然者。今日兄之強我與競存共事，不禁有同病相憐之感，毋乃兄亦責人重而責己輕乎？假如兄與我易地相處，則兄亦不知如何爲懷矣，於此則兄於我尚須恕有若干也。來函謂我有促我出山作事，是促我之壽命一語，此係兄誤聽弟言，或誤會弟當時之意也。弟當時只言我性質暴戾，不適合於世，必離隔朋友，獨居深山荒野之間，或可延長命運云。此蓋弟因兄平日規戒之言而有感，自恨任性俠氣，處世動輒得咎，不如巖居穴處或可免於隕越。是亦自怨性燥，並非怨兄促我出山，而我亦惟以出山爲懼，並非不願出

由之語也。總之弟不願自居偷安，亦決不願自外於世。畏難避怨，是或有之，而貪生怕死，則未之有也。澈底之事，根本之計，即樂爲之，不實之事，無益之舉，則不樂爲也。弟處世之病，在乎極端，故有生死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所言如此，所行亦如此。於此則或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之感慨。至於知交之督責，親友之規勸，則嚶嚶鳥鳴，惟恐不得，豈有不肯樂從者。吾之取重於兄者，增我智識，長我學問，助我事業，諸益尙在其次，而在不吝氣，不敷衍，規勸督責，不稍假借，時時能導我以正，強我從善，此弟之所以不能須臾離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輕棄於弟者，諒亦不以弟悔慢爲罪，兄終望弟有成業之一日乎？吾甚願吾兄規勸不怠，尤望吾兄爲我之孫先生與靜江，則中正或能變化氣質，而漸進於道義。凡人之善惡，而以環境造成爲多，本性亦未始不可移耳。赴粵決以援桂勳員之日爲期，未知吾兄能否同行，此行可謂有人無我，言之不重，徒自愧悔而已。附覆孫先生電稿請一閱。

與張溥泉書

弟由滬起程時遇朱君，已與之談及某事，可否請其先行也。惟初次接洽，屬爲相助之語，可否明言？且彼果力能助我不？皆須調查明白。弟意接洽之前，尙須請貴友探明其內容與事實，或竟請其間接與之明言我輩要求與希望。如彼樂助，究能至何程度爲止。倘於此數者事前能先探明，則接洽時間減少，即弟往北亦較易耳。連日肚瀉不止，現往普陀天福庵，約一星期回舍，此事務請積極進行，俾得速成爲禱。

復黃膺白書

接誦手教，愴念無窮。昨復電至中段，凄然泪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國存亡，全在師一人，英兄爲民國而死，亦爲中師而死。英兄不死，中師至今，或不至臥病京中。時勢所趨，而使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言之殊堪痛心。今弟既不能隨中師北上，英兄亦不能復生以事。中師、中師來京，當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兄與弟之事。中師者事之也。兄與弟如果能以英兄之心爲心，則英兄誠不死，而其目瞑矣。粵中紛亂，日甚一日，要想於紛亂中理出一個頭緒來，恐非朝夕所能爲力。然粵治之時，卽爲國治之日。此時要知治國非難，治粵爲難，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師，使弟在粵專心滅賊，或能副吾兄之望也。餘無他言，祇問何時入黨，共仗安危而已。翹首北望，神馳何似。伏維心照不宣。

與沈存中書

來書已悉。近得鄉人來函云，各兵寄往家信，多言餉銀不夠，思將逃回，是不可不預防之也。夫防逃之法，第一不可使其身邊有錢；當發餉時，當令其繳存營部，代爲付郵寄家。故此時最要者，查其寄銀回家之通信處也。查後呈報，總不許其袋中過三毫之銀。第二不准請假外出，卽星期日亦令作別樣勤務，毋使其閑暇。第三本月餉銀均發足十元，以後如有成績者，再行酌加一二元。此外務須曉

以大義、令明白當兵之意義、引起其在營之趣味、使知營爲一大家庭。官長待士兵、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病則醫之、無異於父母之待子弟。在家爲良子弟者、在營卽爲良兵士、在國卽爲良國民、在黨卽爲良黨員。又令其明瞭主義之究竟、如果民生主義不成、則中國人民皆成爲外國人之牛馬奴隸、求死而不可得。故現在士兵爲其個人及其父母子孫求幸福、所以犧牲生命與安樂、亦不能顧。更令其知團體生活之緊要與快樂、必使其團結精神、共同生死、擊滅叛逆與國賊、取消不平等條約、恢復我中國國家和民族之地位、然後個人真正之幸福乃可得也。故現在只有一意拚命殺賊、斷不可存一毫逃避之心。逃避者無志氣、無心肝、不但不能當兵、而且不能做人；吾人必須爭氣立志、殺賊復仇、方不愧爲人、亦不愧爲黨員及士兵。要知軍人以衛國愛民爲天職、其人格在國民中最爲高尚、故須犧牲一切、方不墜革命軍人之名譽。吾輩爲黨員、爲軍人、卽是 總理之黨員與子弟、要使其能知與黨與總理關係之密切、而不可自暴自棄。如此則或可感動兵心、團結其精神、庶不致逃避矣。如何？盼覆。練兵以勤爲主、耳提面命、始終不怠、必有成效之一日也。

與茂如競雄擇生樵峯書

軍官學校、如仍須開辦、則從前弟所定方針、如學期課程新餉及軍官選考等事、應皆照常進行、不必有所變更。如有不宜之處、可於開校後隨時改正。吾人作事應有一定、方針既定、雖小節間有出入亦須照行、不必拘泥也。譬如畢業學期一事而論、此卽爲學校第一重要問題、關於學生之前途、影響甚大。前既決定爲六個月、今忽改爲一年、則凡從前所定之課程、預算及一切計劃、皆須重新另定。

其可如此容易乎？凡校中事、教授方面、由茂如兄決定、教練方面由蔭朝兄決定、而以仲愷先生總其成。其餘事諸兄多盡職務、少出主意、免礙進行方針。如弟在粵則可提出意見、磋商解決、今弟不在、雖可提議磋商、如改變大體、則不免啓自擅之端、故對知友不能不盡言也。吾人做事、苦於無經驗、而尤苦於無見識、所以凡事要詳細考慮、不宜徒聽人言、以犧牲主見。及其考慮既得、進程既定之後、雖山崩海嘯、亦可置之不顧。此等處於吾等年輕識淺時、更易犯之、須各加意焉。蓋不如此、胸無成竹、見異思遷、而道聽途說之弊、亦由此而起。吾輩非泛泛悠悠者可比、應互相勗勉、以期有成也。弟擬即來粵、相會匪遙、諸俟面罄。

復宋哲元韓復榘電

天津宋委員長明軒兄、濟南韓主席向方兄勳鑒。馬電語重心長、至爲佩綯。國事艱難、中央審慎支持、亦既有時、更爲鄭重決定目前方策起見、已定期舉行二中全會、轉瞬卽屆、各方意見、皆可提出商定。中正並會電邀兩廣當局到京參加。當此時會、國內決不應自啓紛爭、中央自惟有一本精誠、力求團結。對於各省袍澤、皆推心置腹、開誠相與。所有軍隊、皆用以保衛疆圉、維持秩序、決無絲毫輕啓內戰之意。此非徒託空言、事實所在、當爲全國明達所共見。自兩廣調動軍隊、進入鄰省、各處文電交馳、請求中央切實制止。中央仍本原旨、力避內戰、並對兩廣懇切說明、祛除誤會。凡此力求和平、鞏固國基之苦心、悉出至誠、幡然可見、與來電主張、若合符節、所見相同、深以爲然。中正愛國不敢後人、一息尙存、決不自逸。鞠躬盡瘁、至死不悔。惟望兩廣諸君、共體此意、勿作閭閻之爭、則國難雖重、事尙可爲。臨電不勝盼禱。

致李宗仁白崇禧電

茲寧李德鄰、白健生先生勳鑒：密。儉（二十八日）電計早達覽，迄今未奉惠覆，而道路傳說，均謂兄等將拒絕新命，不惜訴之武力，且有八月一日組織自治軍政府之說，此等消息。傳播甚盛，聞之悵惋，終不信兄等有此舉動。今已八月一日，組府之說。並未實現，益信兄等終能愛黨愛國，決不對中央有所攜貳，以爲革命歷史之羞。顧中正去電，迄未獲覆，新職亦未表示就任，而中央同志，私人所接來電，似兄等對中央仍不無隔閡與誤會。爲不憚縷縷，再爲兄等懇切言之：迭觀兄等最近對中央同志來電，綜括之約有二點：一、以爲中央調動兄等新職，係另有作用。二、以國府發表新令，爲違反二中全會決議，甚至誣爲違法失信。兄等若如此觀察，此誠誤會之甚矣。先就第一點言，中正敢直告兄等，中央新命，無非一方面愛護兄等之革命歷史與勳業，解脫兄等所處環境之困難，以發揮兄等効力黨國之長才；一方面澈底實現國家之統一，加強本黨之團結，俾人盡其才，得以共同一致，發展力量以對外。如言作用，此卽爲唯一之作用。中正儉電所言，絕無一語虛飾，兄等如就惡意方面推測，直將謬以千里也。且中正任二中全會之前後，每對桂省同志，談及廣西問題，輒以爲長此以往，兄等將有不可收拾之苦痛。蓋自六月一日以後，軍隊較前擴充以倍，軍費支出激增，紙幣價格暴落，物價騰貴，社會愁苦。兼以徵兵徵糧，引起民間反感，有不如命，囚繫隨之，變亂迭起，閭閻不甯，故卽置軍隊問題於不談。而社會經濟，而人民疾苦如此，知兄等亦將無法以善其後，中央當局發表綏靖新命。一面又特任兄等爲國防會議會員，卽希望兄等能命駕來京，得以詳商處置桂局善後之道。及

兄等遲迴未就，爰有調季寬回桂，而使兄等來中央與浙省命令。誠以設身處地，一方面不能不顧惜桂省人民之元氣，與兄等努力之基礎，同時又不願兄等當此現實之國難，感解鈴繫鈴之不易也。如事已至此，而中央再欲責成兄等整理桂局，負責到底，以恢復六月一日以前之原狀，乃爲強兄等以所難耳。故此大更調新職，實爲保持兄等名於久遠，留桂省民衆對兄等之情感，而國家亦得借重兄等之長才。中央苦心，與中正愛友之誠意，不外乎此。兄等如平心以思，卽不難釋然於第一點之誤會矣。至就第二點者言，二中全會之決議與政府之命令，皆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而十五日兄猶有就任所謂聯軍總副司令之舉，對於中央決議，不唯無遵守之表示，而粵桂報紙，且任意反對中央。中迭囑季寬、伯璇、禮卿、諸兄，分電切勸，希望公私兩全，俾大局有圓滿之解決。而兄等亦未有明復。其後伯南離粵赴港，以爲兄等必可無所拘礙而立就新職矣，乃翹盼久虛，直至輻奇回省之後，發表命令，已逾旬日，仍未見兄等正式就職。政府同人，以兄等遲迴不就，必有現實之困難，故另調兄出任新職，以爲轉圜之地。迨新令發表，而兄定期就任之電文亦到，此雖時日上之差池，然中央倚重兄等，固無今昔之異。兄等既願接受綏靖之前命，當無不願接受新命之理。吾人許身黨國，奉命馳驅，範圍至廣，事業至多，豈必局限於特定之地域，而始有以自見。德鄰兄供職中央，貢獻更大，健生兄改主省政，浙桂皆屬國土，亦何所擇。故兄等如真欲表示光明磊落之本懷，完成黨國之統一與團結，示全國以擁護統一、服從黨國之規範，則任何命令，宜均樂受，而無所用其遲疑。至於任命地方官吏，原屬政府職權，全會亦並無不得變更之限制。黨部政府之權責，向係如此規定，又斷不得視爲違反議決，而以違法失信相詆也。自新命發表，已逾一週，舉國輿論，咸望兄等之誓葆令譽，造福邦國，乃兄等迄無接受中央方命之事實表示，轉聞增防築壘，紛調隊伍，甚至傳說兄等已有攻粵犯湘之決心，此尤險妄之

許、兄等必宜詳察。無論中央愛惜國力，企望和年，久已昭示中外，即全國民意，亦決不容對內有用兵自殘之舉。若兄等竟出兵鄰省，則請兄等注意今日民心之決非昔比。如無中央命令，而進出於任何省份，無論兵力如何，必爲人民所不容，只爲自陷於絕境。如吾人自命爲中國之軍人與國民，則不遵中央命令，不惟無路可行，而且無地自容矣。故今日必須認識時代之潮流，尊視民意之力量，而勿徒以兵力爲可恃。凡上所述，一經剖析，知兄等必首肯中正之所言。顧外間或有不察，則不能不望兄等有消釋群疑之表示也。總之，吾人今日成敗之機，必以順應情理與事勢爲斷，任何選擇，順乎理而應乎勢者，靡不成。如與革命大義之相違，與時代潮流之相左，則違理逆勢，即於公私兩無所利。此次之事，其主因當在吾人之睽離太久，中正耿耿之誠，不能自達於多年同生死共休戚之兄等；徒自疚痛，用敢披瀝肺腑，再述所見，無隱無飾，以詳告於二兄，切望兄等念國家民族之利害，察中央之誠款與國民之期望，盡祛疑猜之見，速爲英明之斷，接受新命，表示就職，以示大公無我之真誠，而慰舉國上下之殷盼。中正最短期內，並擬來粵一行，尤望能與兄等晤言一堂，詳切面商，祇求統一得其實現，和平得以貫徹，國家與地方交受其利，一切均可盡情商酌。爲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大計，亦即所以鞏固革命之基礎。如蒙採納鄙言，即請覆電見示，中即當啓行來粵，商談一切。吾人多年患難相共，深信必有以共聚一堂，掬示精誠，而慰總理在天之靈。言不盡意，唯冀垂察。

致陳濟棠電

兩粵軍民，痛心國難，志切禦侮，以一致救亡決心，作慷慨請纓之表示，凡吾國人，無不感奮。惟近日電訊紛傳，均謂已作單獨出動之準備，且於改立建制，調動部隊等傳聞。以中所見，敢斷言所傳之不確。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若籌策不定，而一隅獨標揭於先，則整個國家之尊嚴，即已喪失於國際之間。侮我者益肆其輕蔑，愛我者亦將爲扼腕，此就國家之立場言，知兄等必不忍以救國者而轉以降低國家之地位，減損對外之力量也。若以軍事原則言，任何軍事行動，必於整個命令之下，協同動作，方克有濟。證以國際戰事之史例，即在友軍地位，亦必事先有詳密之協商，而後臨事有切實之聯絡，乃能在整個策略之下，達成任務。凡此定理定則，兄等自所深知。若事先一未協商，而遽以出師相號召，知兄等又必不漠視此種軍事原則，而喪失吾國家軍人之立場也。況和戰爲黨國之大事，豈可不徵求於全體多數之意見，而賭民族永久存亡於一時之奮興乎？近日道路紛傳，群疑譁起，不諒者甚至謂兩粵行動。果如外電所傳，是不啻以禦侮之名義，而適與侮我者以快心，以救亡之決心，而招致與救亡相反之結果。中深知兄赤忱爲國，然不致示人以分歧不一致之弱點。近日部隊徵調，切勿進入鄰省邊境，以啓內外之疑端，而妨整個之大計。並望推派負責人員來東，共同商決一切。國家處境如斯，當無瓦全之理。中央救亡決心，與兄等初無二致。諸兄之明，必能均見及此，掬誠奉達，請轉告德鄰健生諸兄爲盼。

再電陳濟棠 (一)

廣州陳主任伯南兄勳鑒：密。陽電諒達，未獲明覆，無任系念。中央執行委員會請嚴戒所部自由行動之電，諒亦達覽。現二中全會已決於一月內舉行，一切均當待決於黨議。我全國軍人聽命黨國，萬不宜自由行動，使群情益深惶惑。當此華北情形嚴重，外交局勢緊張，舉國憤慨，人人悲痛之際，知兄等必不忍乘國家之危，而加重國難。中央對於謠言，本不置信，唯據湘中確報，兩粵部隊已於八日進越郴永，今又繼續北進，殊非夢想意料所及。此實中德薄能鮮，精誠不至之所致，聞訊徬徨，愧怍無地。中央已命衡州以南部隊一律北移，冀免衝突，以待協商整個一致之方案，務希嚴飭兩粵所有北進部隊，即日停止行進，迅令歸復原防，以掃除謠言與不安。否則中央最高機關，已有定期開會之決議，與勸止部隊行動之電文，而仍固執成見，自由行動，繼續不止，則人將謂此非中國軍隊抗日之舉動，而為地方將吏抗命之佐證。國家未救，綱紀先壞，果爾，將不僅我前方擔任國防之將士有內外夾攻之憂，亦使我全國國民在憂惶悲憤之中，益增箕豆相煎之痛。瞻念前途，豈忍出此。兄等此舉，意必有淺佞之夫，妄擬縱橫之計，以為在抗日名義之下，越疆出師，即可以長驅直指，豈所欲為。若輩私利蒙心，宜其有此謬想，殊不知國難愈深，國民之認識愈多。民聽民視，昭於明鏡，誠僞是非，毫髮莫掩，豈宜惑於不負責任者之左計，而自玷過去之歷史與勳名。吾人久共患難，何能泛泛相視。心所謂危，實不能不致切直之忠告。國家危急至此，集我全國之民志與國力，尙慮不足以圖存，若於此存亡絕續之交，更速分崩離析之禍，天下後世，將謂之何。兄久主南疆，領袖兩粵，成敗功罪，所繫

尤鉅，務望遵照中央電令，迅命撤回兩粵前進部隊，以廓清外間之謠誑，而掬示愛國之真誠。德鄰健生諸兄，並請轉致鄙意，千萬爲民族留一線之生機，使大局由危疑而復趨安定。國家幸甚，兩廣幸甚。

再電陳濟棠 (二)

特念。廣州陳委員伯南兄勳鑒：灰電計早達覽，懇切之言，以爲必荷採納，乃據報兄等對二中全會決議案竟不加接受，而將有召集非常會議另行組織軍政府之舉。此息雖否，未敢深信。意者前電簡略，致兄或尙惑於人言，而不諒中央處置之苦心，與中正始終愛護之風志。爲公爲私，不能不爲兄再進一言。此次粵中事變，中央始終以紀綱與感情並顧爲宗旨，期共納於正軌。而中之衷誠，尤在於保全我革命袍澤之歷史，故一面請兄離粵，使兄得自脫於荊棘。一面仍調兄入京，共負國防之重任。誠以吾輩既同患難於先，必當共保始終於後。愛人以德，於義應爾，亦深信兄必能洞察此意，善自爲計也。溯自革命以來，粵中軍人，不乏勳業彪炳之輩，而往往以一念之差，不克葆令名於最後。昔日總理寄陳競存以心腹之重任，而競存終於悍然謀叛，迄今身死以後，猶爲同志所深痛。其後本黨以維持革命策源地之職責，望陳真如與吾兄同心協力，而真如不安其分，心懷異志，終於在閩稱變毀黨叛國，以致名節不保，無所於歸。彼輩猖狂冥行，最後究何所得；而粵中革命歷史乃貽莫大之污點。每念往事，對我粵中有歷史之軍人如兄者，輒不禁代爲憤懣。故中正再事變初起，即無時無刻不以保全吾兄革命歷史爲懷，請兄離粵來京，實完全出於愛護吾兄之真誠；不願兄踵陳競存陳真如之覆轍，以趨

於身敗名裂公私交害之途。質言之，正唯希望兄能在革命史上占有永遠光榮之地位，故勸兄即時引退耳。吾輩軍人敗收榮辱，斷不繫於一時之進退，而實繫於服從命令與自身出處之光明。中正十年以來，一本此旨，黨命之進則進，黨命之退則退，絕無猶豫，亦絕無規避。願兄亦能深知此爲革命軍人最低應守之條件，相與共勉，以自免於悔咎，則此日皎然引退，卽爲將來進一步效力黨國之始基，正不必以一時之意氣，斷送無限之前途。今爲兄計，將如競存真如輩自絕自棄，身敗名裂之爲愈乎？抑篤守革命軍人服從之本分，進退光明之爲愈乎？兄苟平心一思，必當接受中央之善意，而無所猶疑矣。黨國艱危至此，粵中人民回皇痛苦又如彼，卽兄個人將來歷史上之得失禍福，亦悉繫於此時之一念，無論爲粵爲國，爲公爲私，皆宜急流勇退，自保始終。不遠而復，智者所嘉，披瀝盡言，胥出於保全抱澤之誠意。切望深思鄙言，從速駕京。勿親厚者痛心失望爲幸。並盼電復，中正謹辰。

再電陳濟棠 (三)

廣州陳委員伯南兄勳鑒：密。手翰誦悉，陳師長亦已晤談，兄決心引退，具磊磊落落之胸懷。中樞辰所發一電，想已達覽。吾輩革命軍人，一切惟當以黨國命令爲依歸，導部屬以正義，而勗成其事業，不可或有所疑懼。幄奇對兄，於公於私，均屬忠誠耿耿，今彼既由中央委任，兄之視彼，卽應視爲受中央命令之人員，以軍權交幄奇，實爲交軍權於中央。而粵中將領，更應知幄奇係奉中央之命，負粵局之責，故聽命於幄奇，乃所以服從中央，決不可以個人爲觀點，稍存彼此異同之見。兄此次爲國事而引退，尊家國之紀綱，非可視同下野，實爲我革命史上留一光榮之紀念。凡在部屬，均宜繼兄之

志、成兄之義、兄能扶助惺奇、俾克負中央所交之任務、更以見兄之偉大。兄能勗勉部屬之服從中央者、輔佐惺奇、俾多年袍澤、感情益趨深厚、和衷共濟、對國家爲更大之貢獻、則益見我粵中將士之公忠。如慮兄離粵以後、對軍隊安頓、或有偏頗、則中可質言、決不有此。粵中各師、均經中央任命、已有明白之保障。粵軍本即中央之軍隊、兄之部下、即中之部下、愛護之情、原如一體。革命以來、中央愛惜袍澤、一視同人、從未有薄待部隊之事、且兄仍任國防會議之會員、中央倚畀、與昔無異、對於軍務、如有意見、固仍可隨時諮商。故兄此時宜一意信任惺奇之必可奠定粵局、尤當以中央意旨、剴切曉諭於部屬、而使之安心也。萬一兄仍慮交接之際、或有差池、則兄離粵來京之日、中央無不以愛護與寬厚之意旨籌維善後。中於必要時、亦可來粵一行、對粵中將士、負責決不使有一事一人之不得其所。此時唯望兄能早日來京、共商國家大計、裨糾紛早息、以貫徹兄始終爲國之初衷。於粵於國、均所利賴。餘由陳師長回粵面達。不盡。諸唯察照。

爲西安事變自請處分原呈

謹呈者。中正受命黨國、綜司軍務、兼管行政。此次西行視軍、不意突有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上煩中央之憂慮、下啓國民之惶慮、網維瀕於崩解、舉世爲之震驚。幸中央處危定變、決策攸宜、威信既昭、事變迅止。而綱紀統緒所損已多、關中軍民更懼憂痛、中正親總戎機、責在身教、乃精誠未克感通、督教鮮明效、以有此毀法罔紀之舉。影響所及、幾搖國本。推原究極、萬不能辭率導無方之罪。竊以國家所賴以樹立、首重紀綱、賞罰之得以推行、宜明責任。此次事變、雖發生於俄頃、

而中正不能燭察隱先，又不克及時弭止，致使天下陷於不義，以負中央委畀之專一，援罰自上始之義，更不能自道其咎責。竊請鈞會明諫中正以責任，嚴加以處分，以懲失職之愆。中正年來身心勞瘁，對所負職責，貽誤滋多，本不堪久膺重寄，以此事變負疚深重，更不宜再叨國家之名位，應請俯准先予免去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長本兼各職，迅派賢能接替，俾即日引退，靜候處分。在國家可彰法紀之森嚴，在中正稍減神明之戾咎。掬誠上懇，惟乞鑒許，不勝皇悚迫切之至。謹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爲西安事變呈請辭職書

謹呈者，竊自去歲西安事變後，中正上痛紀綱之毀墜，下深疚戾於神明，加以積瘁叢愆，難勝負荷，曾經一再呈懇中央免去本兼各職，未蒙允准，轉予慰勉，酌給假期，俾資調治。中正感於中央之優渥，復以今會舉行有日，權領休假之命，未敢續有陳瀆。茲者由居思過，忽越五旬，雖中央威德所臨，卒消變亂，然人心久經震撼，元氣顯見傷夷，追維階亂之原，益懷罪愆之重，設使中正率導不失其方，撫馭克盡其術，何至以教訓多年之部屬，敢爲此危害國本之妄行。中正承受黨國付託，謬膺軍政重寄，責任所在，無可旁諉。故雖於首事者請特赦其應得之罪，而實不敢自道其莫大之愆，退省以來，終始在疚，每一置念，無時去懷。深維仔肩一日未卸，卽方寸一日不得而安。在黨國無以彰黜陟之嚴，在個人將益深隕越之懼。茲當全會舉行之日，用復披瀝衷誠，務祈俯准辭去所有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庶伸黨國之法紀，俾

遂引咎之初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蔣中正
謹呈。二月十八日。

爲西安事變再請辭職書

謹呈者 中正昨以西安之變，身爲上官，宜齊首罰。具呈切懇，准予免去兼各職，並嚴加處分，以彰法紀。凡所呈請，具出惘恍，乃未蒙俯准，反荷溥予慰留，謂命悚傷，寢食難安。竊以國命託於紀綱，民心繫於信義。中正曠年所以訓教軍民，一以負責任守紀律之義，懸爲鵠的。今既以粗疏失職，肇此巨變，若自宣咎責，濫尸名位，何以昭信群倫，率臨部屬。此自責任言之，中正萬不能不即時引退待罪者也。且中正許身黨國，當鞠躬盡瘁，本不敢自惜顛踵。惟連年負荷過鉅，內切憂皇，外損形體，身心交疲，智慮日細。以此精彈力竭之軀，若再膺遺大投艱之寄，必貽隕越，轉積愆尤，無補艱虞，益辜期望。知我中央計能授事，又決不強令叢疚積悴之身，懼因循貽誤之重咎也。用是再掬悃誠，堅中前請。所有呈懇准辭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各職，並加懲處一節，萬請俯賜鑒准，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

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鬪，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卽實現之時，忽有一部分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褊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同聞之矣。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紀載，若輩亦未能自行公布。會是總理僭徒，而并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京滬報告若輩并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此卽其召集爲合法，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必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國日報，亦爲若輩所利用，怪異之論，層出不已。最可痛者，張靜江同志苦口勸告，猶不能促若輩之覺悟。若輩自承爲閱後甚受感動，而飾詞強辯，會未稍改。實際破壞之技已窮，乃乞靈於文字。中正承總理訓誨甚久，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消除反革命之設施，無役不從，觀此現狀，竊爲之懼。輒敢本其所見，以黨員之資格，爲負責之駁正，非僅正群衆之觀聽，亦冀此一部分異動之同志幡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計也。

關於共產黨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之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之忠

於本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是共黨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第二說，謂總理之特許共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合於本黨，而非本黨爲共黨所同化，今日共產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然總理果如是褊小耶？三民主義又果如是之易撼耶？主此說之謬，總理、誣本黨、蓋視第一說爲尤甚。總理今固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懼疑實已起於一部份同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爲反共產之運動。

中正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結果究如何？總理蓋嚴厲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功，則世界革命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功，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尙未完成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許偉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後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肖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民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又自悔，即嚴拒一切主義者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糜爛而亡耳。

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布共產黨之執行委員應除名者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者四，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蠶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

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謂乎？凡我同志，均宜深戒。關於汪精衛同志，上海民國日報加之罪者凡三，蓋無一而非任意捏造。共產黨欲爲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加入本黨，謂其惟以消滅本黨爲策略，又何異謂共產黨惟求自殺。此語既誣，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排除本黨同志之言動，一一實行，自無一而非誣矣。精衛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時，謂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向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此爲極沉痛明澈之詞，所以警勉同志共同努力於革命，乃以此爲「叛了總理」，真不知民國日報記者「是何居心」也。是真自不知其早已向右立於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同志向左向右之說爲不當，乃不如反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爲當乎，吾同志蓋不自反而徒責人也。鮑羅庭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會詔中正「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卽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爲「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鮑顧問固亦如是。廖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法定期開會。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卽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得謂「聽鮑一人專斷」。至謂精衛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楊，而其後乃讓人之功。中正躬與是役，敢爲切實之聲明。精衛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汕頭，與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精衛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精衛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求功，而謂其讓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

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國掌握政權也，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所以誣陷我者，今豈將一一出於同志之口耶？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自改組迄今兩

年、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 總理於遺囑中、認爲與「喚起民衆」同爲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者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鬪、黨員徒爭意气、團體憤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本爲革命、便爲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誣、當永以自勉、並願我同志共勉焉、蔣中正叩。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於汕頭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

告軍校同學書

中正由汕回省、至今已三閱月矣。處境之拂逆、精神之痛苦、其間之悲慘情狀實有不忍言、且不能言也。當回省之初、黨事紛糾、學會風潮正盛之時、中正目擊心傷、怒焉憂之。一方慮右派之搗亂、以分裂吾內訌之團結、一方慮處置之不平、造成不黨根基之錯誤。至對於軍紀風紀、日漸廢弛、尤使吾心焦灼難安。然猶深信吾同學將士、必能以孫總理之心爲心、知其必能詳明 總理之意旨、當不至以區區意見之相左、而自相傾軋也。竊自去年組織政府以來、凡黨務政治、均推汪主席主持一切、中正但有惟命是從而已。卽軍政財政、亦以中央集權爲首倡、故自請解除軍長總指揮之職權、還諸政府、凡東江民政財政人員、概由中央派遣、決不敢妄薦一人、干涉絲毫。軍區分配、亦除駐防、任由中央之指定。惠州爲我無數將士犧牲而得者、中正且提議劃歸第六軍區、以免除未流割據之惡弊。至今軍餉總由財政支配、所部軍無宿糧、士盡餓殍、日聞呼苦之聲、亦惟以嚴法繩之、無稍姑息寬縱、當爲世人所共見。惟北伐未成、爲 總理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託於中正者。故回省

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爲無論何事，皆可捐棄成見，惟此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即昔日同志之犧牲，皆成爲無意義之舉動。故不憚正色力爭，期達目的，無如力不從心，所有北伐計劃竟至根本打消，事至於此，中正認爲軍事與政治，已失自動之能力，乃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然中正不忍自訴冤屈，以寒同學與將士之心，仍以團結內部，服從黨義自勉，以勉我將士。故嘗一再告誡，以期吾同學將士化除意見，共策進行，勉爲模範軍人，以期完成革命之責任而已。且自本校創辦以來，於今二載。當創辦之始，學生與教職員，不過百餘人，然而上下同心，精神一貫，無或間言。惟共產與非共產之分，已有一部分同學之成見存於其間矣。當時 總理以容納共產分子，爲革命原素之一種，中正亦以爲本黨非容納共產分子，不成其爲國民黨，且革命戰線，非聯合共產分子，實爲國民革命之缺點。故自開校以來，惟恐同學歧視共產分子，或因懷疑而起決裂，是以時時以 總理之意爲意，對於共產分子，扶持提攜，不遺餘力，務使本校革命之基礎，免除此共產與非共產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團結，充我國民革命之責任，以慰我 總理之心。此中正二年以來，對於團結內部之苦心，至今未之或變者也。故同學間有以中正爲偏袒共產，或抑置同學爲言者，皆一概置之，但求無愧於神明而已。各期同學，凡能知中正之苦衷者，亦無不爲之體察諒鑒，故其對於中正之言論行動，無論何時，未有起一毫懷疑之心，而且聽從之惟恐其不至。此固中正二年以來，對於本校同學親愛之情繫繞胸臆，朝夕所不容忘者也。亦惟有此精神之團結，乃能一出而平東江，回師而滅劉楊，再出而破惠州，盡殲叛逆之餘孽。此無他，蓋同學精誠之所至，故能無堅不摧，無攻不克耳。 總理嘗爲中正告曰：「團體不患其小，惟患其不能統一。今本校同志，雖止五百人，如能親愛精誠，歷久不變，則精神未有不團結強固者。革命基礎，全在於此。望勿有始鮮終，期告厥成。」甚矣，本校之責任如此其重，而 總理屬望於本校之

心，又若斯之殷也。吾同學宜如何淬勵奮勉，團結精神，始終如一，以鞏固此革命之基礎，不負吾總理之期望。又宜如何實行主義，消滅成見，以圖戰線之堅固，而達成革命之目的。不意吾總理與吾黨代表及先烈各同學將士之骨血未寒，而本黨本校即爲之精神渙散，團體破裂。回憶去年，梅縣學會紛爭以來，即起有心者無窮之隱憂，言念及此，痛心易極。一年以來，不啻嗚斷淚涸，舌敝唇焦，而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忠言逆耳，無濟時艱，卒至兩方各處於極端，竟不顧其根本之頹頹。此皆中正誠不足以動衆，信不足以孚人，有以致之，雖萬死而不能辭其咎也。竊中正自追隨總理革命以來，無時不以犧牲個人自矢，對於革命之希望，惟有樂觀與前進。然而今日之內部之情形，長此以往，雖欲不抱悲觀而不得矣。蓋北伐主張，既不能貫徹，辭職又未蒙批准，既不能使之專心辦學，以勵後進，又不許其奮勇前進，以完成革命之責任。卒致進退維谷，挽救乏術。同時軍中黨中，訂爭益烈。青年軍人聯合會也，孫文主義學會也，誹謗主義也，懷疑共產也。傾軋之聲浪，日高一日。中正目擊心傷，不忍坐視危亡，乃與汪主席約期開學會聯歡會於本校，以謀精神之團結。不期聯合會員，屆時又爽約不至，卒使各項問題，懸而不決，妥洽未能，糾紛益甚，遂致演成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竟至破裂，而無挽救之方策，二年苦心，諸烈赤血，竟成泡影，本校之光榮，黨軍之成績，乃爲此次「內部破裂」四字，而貽革命歷史上無窮之瑕點，能不悲乎？總之此次事變，雖尙未審明其真相，然不得以個人問題，而牽動全局。尤其中正以校長之地而言之，更不忍擴大破裂，至於不可收拾也。今共產分子，爲免除本軍內部之糾紛，均願以一律自動的退出，並期於他種工作上共同奮鬥，其態度之光明磊落，實足爲同學將士所欽佩。蓋以其少數幼稚分子之謬妄，而歸咎於其全部，心已有所不忍，而况其願自動的退出，且無一句異辭。是其愛本軍與本校之心，於此可見，而其坦白爲懷毫無自私之見，存於其間，

亦豁然明矣。吾今願軍中同學將士，試一平心反思之、聯會與學會之出發點、究在何處、其立足點、又在何處；是豈憑空而能產生乎？抑有所本？今日所謂學會與聯會之幹部、共產與革命之分子、非皆出自吾 總理所首創本校之同學乎？如無 總理、安有今日之本校、更安有今日之學會與聯會乎？如此、當知聯合會與學會皆產自本校、而其出發點、自在本校、而其立足點、亦皆在本黨與本校之上。無論學會或聯合會之損失、而其爲本校與本黨根本上之損失則一也。今日退出本軍之同學、大部皆爲聯合會之會員、而學會之會員對之、不知其如何感想也？以此爲樂乎？抑以此爲悲乎？以此爲榮乎？抑以此爲恥乎？嗚呼！「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名詞、不幸加諸吾本校諸同學將士之銜上、蒙此惡名者、是我諸同學；而使諸同學蒙此惡名者、實中正失德不道之所致也。中正誠無顏以見吾 總理與已死諸同志於地下矣。吾今特告本校各期同學曰。今日日本軍分裂之現象、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損失、卽我諸同學、凡爲革命分子者之個人、無形中亦皆受極大之損失、而我團體之損失、固不待言矣。各同學其知之乎？嗚呼！中正既不能防止分裂未然、復不能補救設法於事後、不惟無以慰退出之同學、亦且無以見軍中之將士。同學乎、吾輩非皆昔日相親相愛、如手如足、同生同死之同志乎！而今則如何？若學會與聯會、易地而處、則與會同學、又將何以爲懷耶？如各同立於校長地位、則又將何以爲懷也！吾言至此、吾淚溼襟而不能復止、吾之革命觀念、本不許有感情容於其間、然而平心以思、此退出本軍全體之同學、其果人人誣蔑 總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違反三民主義者乎？其果可以敵人相待者乎？其果可以仇視相終者乎？其果無傷於已死之 總理與同學之心乎？事至於此吾實不能復抑吾之情感、而知吾同學將士之難堪、吾不能不自悟處置之失當、以致吾親愛同學之分離、吾復不能不自認吾罪之重大、以失革命戰線之聯絡。吾敢直告於諸同學之前曰、吾不願使吾退出

本軍同學之難堪，吾不忍本校之同學，終久分裂。如在隊同學，仍予離隊同學以難堪，或爲外人利用，不自知其環境之險惡，則中亦惟有與粵人作長別，不忍坐視本軍之解體，使我數萬將士，皆入於殺之途，而致我手御革命之基礎仍復亡於我之手也。吾惟望吾離隊之同學，不再詭譎，總理之人格，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一本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宿怨，不懷恨，不尋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態度，親愛之精神，捐棄前嫌，續歡同學。則人非木石，誰能無感。吾知軍中同學，必能坦懷釋疑，恢復舊誼，終有共同努力於革命戰線之一日也。如從此以後，勢成騎虎，兩不相下，一方以報復爲事，一方且防其報復，水火冰炭，終不相容，終必至同歸於盡而已。吾今復敢以一言進告於同學曰，吾對今日之內訌，吾不能問其是學會與非學會，是聯會與非聯會之別，吾只能問其是同志與非同志，是同學與非同學之分也。吾只能問其是與非，情與理，橫暴與親愛而已。如昔日爲聯會，驕橫暴戾，不可一世而忘其本者，吾必以校長之資格懲之戒之。凡爲本校之同志與同學，其能團結合，始終如一者，吾必親之愛之。革命黨員，以革命爲前題，報仇挾嫌者，固非革命之男兒，而防人之報復，怕人之挾嫌，亦非革命黨員之所爲。革命黨員，固無懷恨挾仇之事，亦不畏人之懷恨挾仇也。而況同生死，共患難之同志與同學有何不可解釋之仇乎？情理不能埋沒，是非自有定論。中正惟有以總理之志爲志，總理之心爲心，不偏不倚，正平正直，惟期團結內部精神，實行三民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而已。吾同志其思之，其重思之。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告將士書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正才能淺薄，受茲重任，自愧不逮。惟革命指揮，必須統一，黨員行動，未許自由。當此帝國主義與北方軍閥聯合進逼之時，捍難禦侮，猶恐不及。況中正身許黨國，何敢規避求全。既奉軍令，惟竭駑鈍，勉效馳驅。且自去歲以來，兩次東征討逆，一度旋師靖難，皆賴諸同志一心一德，同仇敵愾，得以迅奏膚功。迨南路蕩平，廣東遂以統一。今欲完成革命，統一中國，事雖艱鉅，十倍曩昔，而諸同志之忠勇奮發，尤必視前百倍，中正敢不從諸同志之後，以盡革命一分子之責乎！國民革命之成敗，全繫於我將士諸同志之身，中正誓與我諸將士同生死，共成吾先大元帥未竟之志，謹於就職之始，列舉四事，爲諸將士告。

一、當認定帝國主義爲吾人真正目的之敵。先大元帥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惟帝國主義。故抵抗帝國主義，實爲國民革命最大之使命。諸將士願國民革命軍之名，而深思意義，必知吾人今日一切努力，皆當集中於此。帝國主義一日不推倒，中國人一日不得安息，不平等條約之桎梏，使我政治上，經濟上，咸失自由，庶政無由整理，民生日益憔悴。土匪、與軍閥，乃皆爲帝國主義之工具，內亂永無已時，吾人與土匪戰，與軍閥戰，實皆間接與帝國主義之戰。最近吳佩孚之驟而復起，謀害我革命根據地，尤顯然得帝國主義之助。帝國主義與爲其工具之軍閥，所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者，惟力爭中國自由平等之革命軍人，我革命軍人亦即誓與彼等不兩立。當此之時，宜以最大之決心，爲最後之努力。帝國主義者，惟有強大之武力與雄厚之財力。我國民革命軍，如以物質言，無論軍械餉項，皆不能與之頡頏。惟今日國民革命軍之物質，與各國革

命時代之情比較，則已不可謂不豐。諸將士當以大無畏精神，預備以吾人寶貴之血肉，抵禦帝國主義狀相者犀利之槍砲，尤勿忘先大元帥革命軍人以一當百之教訓。就今日軍隊之人員言，固當以一敵百，即以餉彈數量言，亦能有以一比百，乃能使後方接濟不絕，用之無窮也。至於個人成見，尤當爲革命而犧牲，一致以帝國主義爲公敵，殲除帝國主義工具之軍閥與土匪，則僅爲抵抗帝國主義所必採之手段。革命無雜事，惟在始終不變其目的，必有完成其最後責任之一日。

二、當確信國民革命軍爲中國國民黨之軍隊，革命軍人與軍閥之差別，一則決心與帝國主義搏戰，一則甘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別者，則因革命軍人不以軍隊爲私有，惟持主義以奮鬥；軍閥則視軍隊爲私產，防區爲地盤，軍民財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恤倒行逆施，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生存也。社會環境至爲險惡，在在足以促軍閥之造成。曾在革命旗幟下之軍人，亦有中途變叛，與軍閥同一禍國者。主義之信仰不深，環境之誘惑自易。中正嘗謂軍閥非盡其本人所願爲，乃環境壓迫之使然者，此言非爲軍閥恕，乃願我同志深自惕勵，勿爲環境所轉移也。惟三民主義能防止軍閥之發生，三民主義之真精神，爲救國，爲犧牲個人自由，爲解放全人類之壓迫，此皆與軍閥根本不相容者。國民革命軍應受黨之指揮及監督，成爲黨之軍隊，而竭力避免軍閥之行徑。上級官長當立志佔領地盤，不把持民政財政，不包庇烟賭。無論勦匪或作戰，所得軍械及一切戰利品，必悉數早報上官，聲候處置，切勿隱匿不報，據爲私有，希圖擴充私人之軍隊。今日軍閥成爲擴張自己實力之一念所誤。人各求擴張其實力而漫無限制，必至罄所入之財，不足包所需之前，政治因之紊亂，軍紀因之廢弛，卒之兵日多而無一兵可用，且部屬效尤，同僚猜忌。師欲擴而爲軍，團欲擴而爲師，孟爲所謂先利後義不奪不鬻者。其流弊直無異於自殺。中國革命數十年所以不能成功者，亦惟此而已。中正深

信諸將士之必不爲此。惟爲防微杜漸計，爲完成革命計，祇有努力遵守黨之紀律，實現黨之主義，服從黨之指揮。國民革命軍乃黨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尤應有精神上之輔助團結。政治工作爲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職責之所在，必相與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輕視。此爲革命軍真正命脈之一，慎勿等閒視之。

三、當盡力注意士兵之教育及生活，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政綱，在對內政策第七項中，即規定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并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農業及職業教育，自國民革命軍成立，兵士之經濟狀況，較前之絕不發餉者，自稍改善，然以吾人之理想實尚甚遠。本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即與諸同志提出改善士兵生活案，但仍限於環境，未能實行。農業職業各教育計畫，猶爲事實所限制，不遑計及。今日欲稍提高士兵之生活及教育，惟賴諸將士切實注意，各在其可能範圍內力求改良而已。革命目的，在於解除一般人民之痛苦。士兵卽受痛苦，最甚之人民，投身軍隊以求解放。若仍使其飽嘗痛苦，則一切主義皆屬空談。中正深信今日士兵皆爲真正革命者。因其來自田間，備受壓迫，如能明告以戰爭之目的，革命之意義，乃爲其自身求解放，爲我國家求獨立，彼等必皆與帝國主義及軍閥拚命作戰，而我輩統兵者之是否真正革命，則須視其能否注意士兵生活而定。自古名將，無不與士卒同甘苦，視士卒如子弟。今日物質設備，卽有未周，但官長能於士兵之品食服裝衛生經理以及教育事項，多一分注意，則士兵必減少二分痛苦。官長當力求減低自己之生活，而提高士兵之生活。尤必須注意士兵精神上之安慰，對於軍事政治，以及人生必具之各項智識，當隨時隨地，使士兵能有接受領悟之機會，革命事業之成敗繫此，諸將士個人之成敗亦繫此，中正不能不爲嚴格之要求也。

四、當努力使國民革命爲人民之軍隊。先大元帥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離粵北上時，曾發布宣言，謂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此吾人一日不能或忘之實訓也。北方國民軍，以能實行「不擾民真愛民」之標語，雖遇強敵終不挫敗，彼蓋亦接受先大元帥之教訓者。我國民革命軍之有今日，尤全以與國民相結合之故。東江之戰，惠州近郊之戰，南路之戰，皆奉民意爲指歸，得人民之贊助。惟吾人欲求國民革命之完全成功，猶不能以此爲滿足，當使全國人民能起而自謀其利益。蓋以帝國主義與軍閥頑強，我國民革命軍卽能將其擊破。逆料彼等摧敗之餘，反動必且更烈，收請用宏，死猶爲厲。欲使帝國主義與軍閥不能死灰復燃之計，必須全國人民皆能起而共同奮鬥，與反動勢力作不斷之決戰也。國民革命之責任，不徒爲人民除平時之禍害，并當爲人民謀永久之幸福。不徒爲人民執捍禦之勞，並當協助人民使有自衛之能力。諸將士自民間來，必思到民間去。宜隨時隨地，力與民衆相接近，與民衆同甘苦，滿足民衆對於革命軍人之要求。凡本黨政綱所定，與人民團體之發展及一般之福利有關者，諸將士咸當切實奉行，勿視爲紙上空談。尤必依據先大元帥所著之建國大綱，實行軍政時期，培養人民自治能力之必要政策。蓋必如是而後可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也。

凡此四事，皆爲其聲擊大者。中正深信此四者能實行，則國民革命軍必得完全之勝利，而中國之自由平等，亦卽可依諸將士之奮鬥而達到目的。若夫嚴申軍紀，則有革命軍特定之連坐法，與革命軍刑事條約在，而「新兵精神教育問答」「戰鬪秘訣」「日課問答」「革命軍口號」諸條項，黨軍用之頗著効者，惟期諸將朝夕諷誦，勿視爲具文。抑中正尤有言者，自來革命之成功，戰事之勝利，其惟一原

則在指揮統一、勢力集中。集中則團結堅強、行動一致、乃能發生効力。統一則統計便利、整理有方、平時有系統之準備、各自爲全盤之計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兵多固操必勝之權、兵少亦立不敗之地。否則人自爲戰、各自爲政、命令失効、訓練困難。有利則相爭讓、遇難則相推諉、不幸小有挫折、輒至全軍崩壞、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可爲殷鑑。中國革命、歷次失敗、其原因亦多在此。今日爲吾黨生死關頭、再不於此注意、非僅革命無成、我儕咸將不知死所矣。惟所謂集中統一者、必以黨與政府之命令爲歸、而非如軍閥之以個人爲重。中正自立志革命、以至興學教戰、率師東征、未嘗敢稍蹈割據抗命之習。尤不敢營私舞弊。斂財納賄。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類於軍閥之行徑、則凡將士咸得起而學發其事實、中正甘受黨與政府極嚴厲之制裁。吾人所任職務、就軍隊系統言、階級不容稍紊、然在黨義上、則皆爲同志。革命軍之基礎、全在下層、甚願諸將士以同志與黨員之資格、監督上官。勿以階級區分、而致實際睽隔、失却革命之精神。惟實施命令、恪守軍紀、必須嚴厲施行、徹底要求、此爲責任與職權所在、亦不容有絲毫假借也。中正與諸將士情同手足、足託腹心、言雖繁冗、尙不百一、惟冀鑒其愚誠、共同奮鬥、以促國民革命之完成、則幸甚矣。

出師北伐時告士兵書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就職的第一天、用極誠懇的意思、對於最親愛的士兵同志們、講幾句最重要的話。

第一、革命的意義。我們的軍隊、叫做國民革命軍、是要完成革命的。大家都是革命軍人、先要

明白革命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革命？是要救國家，救人民，救自己，救子孫。現在中國危險極了，人民困苦極了，大家都逼得沒有飯吃，將來子孫更難活命，這全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作惡，斷絕了中國和一般人民的生路，我們要打倒這些敵人，所以我們要來革命。先大元帥革命四十年，完全爲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現在要繼續先大元帥的事業，使得革命澈底成功。一個革命軍人，要有打盡世界上不平等的勇氣，要有爲全人類謀解放的仁心。何況現在已到了自己的生死關頭呢？

第二、戰爭的目的。戰爭是一件最危險最殘酷的事。我們要救中國，如果能用和平統一的方法，自然最好。但是北方軍閥，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破壞先大元帥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弄得中國天天不得安寧，尤其把我們革命軍人作眼中釘，恨不得由他們來斬盡殺絕。我們要救國，要救自己，除了和他拚死作戰，還有什麼法子？有些人總說軍人天職在對外作戰，國內戰爭太無道理，這是不懂得革命的原理的話。革命的戰爭，完全是爲救國家的獨立自由，求人類的解放，求主義的實現。絕不是爲個人爭權利，爭地盤。並且軍閥既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們和軍閥作戰，也就是和帝國主義作戰。所以我們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爲救國救民。

第三、犧牲的代價。革命和戰爭，都不免要犧牲的。我們革命軍最要緊的口號，就是不怕死。人生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北方的弟兄們，拿性命賣給軍閥，去替軍閥個人爭地盤，自然死得太不值得。我們爲革命而死，爲救國救民而死，爲求自由求解放而死，死的價值真比泰山還重。帝國主義和軍閥，已壓迫我們到沒有生路了。我們生而辱，不如死而榮，爲他們蹂躪而死，不如和他們決戰而死。不自由，毋寧死，是革命軍成功的一個秘訣。世界上什麼事都有代價，犧牲就是革命的代價，不流血，不能求解散，不犧牲，不能成功革命，爲革命而犧牲，是歷史上永久的光榮。政府忘不了你們

、全國同胞也忘不了你們。我不是但叫你們去死，自己安坐後方，像北方軍閥一樣。我如果偷生怕死，不努力向前，大家都可以殺我。我們大家一樣齊殺向前去，「好漢死在陣頭上」，殺賊而死，是最快樂最光榮的事。

第四、主義的需要。一個人要有主義，沒有主義，便搖惑不定，容易受人愚弄。一個團體更要有主義，沒有主義，便是私利的結合，也容易被人收買。我們革命軍是有主義的，每一個革命軍人，也必早打定了主意。如像北軍兵士每月拿幾元錢的餉，便拿性命賣給他們的上官、軍閥，這樣的愚蠢行爲，就因爲他們沒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孫大元帥節造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救國主義，也就是打倒不平等的主義。三民主義第一是民族，求我們民族獨立，不許強來壓迫。第二是民權，求人民權利的平等，不許軍閥官僚來欺侮。第三是民生，求人民生活安樂，不許土豪劣紳來剝削。這些獨立平等的目的都達到，中國便真正太平，大家就有福可享了。我們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打破現在的種種不平，所以要革命。革命不成，主義不行，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第五、本軍的責任。去年打陳炯明的時候，各軍的名譽很大；後來改稱國民革命軍，是因爲中國國民黨要繼承先大元帥的遺志，完成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屬的軍隊便應稱做國民革命軍。實際上，國民革命軍就是本黨的軍隊。黨員對於黨，本有責任，要服從黨的紀律，實現黨的主義。黨軍是武裝的黨員，責任更加重大。從前革命不能成功，是因爲沒有武裝的黨員，現在有了武裝的黨員，再不能打倒我們的仇敵，革命還有什麼希望？以後中國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人民仍受軍閥欺侮，大家都弄到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全是革命軍人不盡責任的罪過。我們生何以見國民，死何以見先大元帥與各位先烈。大家應該曉得，今後革命的成敗，關係全在我們武裝黨員的身上。要振起精神，

一心一德，共同來負這個責任才好。

第六、成功的要素。革命本不是難事，只要革命黨員百折不回，始終不變，總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許多打勝仗的秘訣，武裝黨員一定要牢牢記住，才可以減少犧牲，並促國民革命早日成功。

一、愛護人民。這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起點。不拉夫，不搶物，不佔屋。我愛護人民，人民也愛護你。行軍打仗，都得許多便利。

二、嚴守紀律。革命黨員要守黨紀，革命軍人更應守軍紀。犧牲個人的自尊，守團體的紀律，才不是烏合之衆，才可以打勝仗。

三、服從命令，軍隊裏面，最要緊的是服從命令。命令向前，大家便一齊向前，這樣才可以動作一致，不至於散漫零亂。

四、盡忠職務。革命軍人負有任務，一定要完全達到，方算盡職。無論怎樣勞苦，怎樣危險，都不能拋棄自己的職務。

五、團結精神。革命軍的同志，都要相親相愛，團結一致。對於上官，尤其要親愛尊敬。我們能同生死，共患難，萬衆一心，沒有不打勝仗的。千萬不可意見紛歧，互相猜忌。進退不一，動作不齊，反授敵人以可乘之機，弄得自己一敗塗地。

六、不貪財物。軍人貪財，必敗之道。心中記着財物，臨陣不肯向前。打了敗仗，命且不保，錢有何用！即使僥倖逃脫，又能用得幾時？祇有革命成功，大家都可享福，那時才真是我們發財的日子。七、節省子彈。子彈是軍人的生命，打仗的時候，一定要節省子彈。見了敵人，千萬不要驚慌。一定要利用地形，照着孫大元帥所講「藏隱標準」的方法做去，使每個子彈都能打死敵人。

八、白兵衝鋒。打仗要緊的條件，是勇氣，是犧牲的精神。如果我們子彈放盡的時候，或接近敵人的時候，應以血肉與炮火搏戰。白兵衝鋒，奮不顧身，最後勝利常常在此。

九、不怕敵人。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我如讓敵，敵必殺我。我要自救，要殺敵。殺敵祕訣，在向前進，在不怕死，敵被我殺，還有何人來殺我。

十、立定脚跟。這句立定脚跟的話，是從前教兵的古法，現在似乎用不着。但是打仗總要穩定，如同現在各動作，先要立定，立正之後，氣就定了，心亦定了，膽就壯了，手亦穩了。如果軍隊排列不動，穩定如山，打仗未有不勝的。只要我們大家同心一致，堅持到底，就是打仗得到最後勝利的秘訣。古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我們今日革命軍將士，大家是同志。如果同心同德，同生同死，敵人那有不消滅，革命那有不成功。我想說的話太多了，各位士兵同志明白了上面六項，再記住「革命軍口號」，「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刑事條例」等等，國民革命一定可以因了你們的努力而迅速成功的。革命成功，不但是救國救民，也救了各同志自己。我敬祝各同志身體健康，爲國爲黨奮鬥勝利。

出師北伐時告廣東民衆書

本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之責任，在以與民意結合之武力，承繼先大元帥孫總理之遺志，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設置，卽爲集中勢力，統一指揮。一方負責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之全責，一方便

與國民革命之敵人決戰。廣東爲中國革命策源地，尤爲國民革命軍根據地。廣東人士對於革命之犧牲最大，卽其對於革命之責任特重，中正於就職之始，即掬誠摯以告全國國民，尤願以最懇切最親愛之忱，對我廣東全省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致其特殊之敬意與希望。廣東人民，於帝國主義開始壓迫中國之時，卽已表顯其革命勇氣。迨孫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前後四十年，自陸皓東史堅如以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浩氣英風，足爲後死者之模範，遂以造成民國，然十五年來擾攘不絕，革命同志在廣東之奮鬥愈烈，反革命分子之仇視廣東亦愈甚。廣東人民應一致努力，繼續孫總理及諸先烈未竟之工作。並研究前此革命未成之原因而改正之，於是內部團結之如何堅固，武力與民意之如何互相結合，乃爲今日必講之道矣。龍濟光，陸榮廷，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雖所假借之名義各殊，而視廣東爲私產，以爲禍於人民則一。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若輩今已次第滅亡，而餘孽未盡，輒以港澳爲逋逃藪。帝國主義者與北方軍閥猶時時利用之以圖粵因此而廣東人民之痛苦猶未盡去。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銳意掃除一切障礙，從事於政治軍事之整理。國民革命軍則尤以紀律爲重，不擾民，不干涉民政財政，不包庇煙賭，以求民衆之安寧。然爲四周環境所制限，凡所設施，恒不能悉照本黨所決之政綱。有蕩滌瑕穢之決心，未祇可先去其甚。有積極建設之宏願，而僅能略具端倪。禦侮需相當之軍備，則餉項之負擔未能驟減。防奸探之必要之方法，則社會之自由未能盡復。廣東爲中國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未成，廣東雖告統一，不能獨享幸福也。我廣東人民蓋早知此理矣。國民政府不妥協，不姑息，掃除一切反革命分子之政策，當得多數民衆之擁護。黨軍與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討逆，一度回師靖難，以及肅清南路，皆得民衆熱誠之贊助。中國國民黨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民衆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亦日以熱烈。香港工人與帝國主義相持逾一年之久，猶不稍懈。最近農工商大聯合，尤

足表示人民與政府合作之精神、欲求革命之成、必須團結勢力、且必忍受暫時之痛苦、以求得永久之幸福。我廣東人民蓋深明此義矣。國民革命軍爲人民永久之幸福而奮鬥、果使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實現、本黨規定之一切政策實施、則中國得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全國人民不復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亂源永塞、治本確立、土匪可有真正剿平之一日。以廣東人民之勤敏、物產之豐饒、其時生產事業之發達、又何可限量、此決非不能實現之空想。帝國主義軍閥已日趨於崩潰、最後之勝利、必屬於吾人。惟吾必須忍受暫時之痛苦、團結一致、以與之決戰耳。中正材能淺薄、惟此身誓爲國民革命而盡瘁、決不敢效尤軍閥、視廣東爲私產、竊名號以自娛。惟中正願爲一切民衆而效死、民衆亦不可不盡自衛之責任、嚴密其組織、整齊其步調、各盡能力、以與政府合作、防止敵人造謠挑撥、離間、中傷之計、使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革命勢力日益發展。廣東人民亦惟可得確實之安寧、卽其負擔亦必逐漸減輕。故廣東人民之禍福、全以國民革命之成敗爲比例率、此廣東全省人民所宜一致覺悟努力者也。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民權之意義、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及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在今日軍政時期、中正當一本此旨以進行。有反對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盡力者、中正愛之敬之、必以全力保障其自由。若甘爲國民革命之障礙、與帝國主義及軍匪聯絡勾結者、中正亦必與全省人共棄之、毋使得逞。凡掃除反側、剿滅土匪、促成廉潔的政治、中正皆必惟力是視、不敢稍懈。我全省人民深念國民革命之重要、革命根據地猶爲國人託命之所、對於國民革命、務有以督責而維護之、是所望也。

出師北伐時告海外僑胞書

中正奉國民政府之命，於七月九日，謹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統一指揮，集中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實行先大元帥遺囑爲職責。經有宣言，敬告我廣東全省民衆全國各界同胞。念我僑胞，遠適異國，時時與帝國主義者相接觸，所感受壓迫之苦，多而且切，愛國之熱心亦真而且篤；中正尤不得不有一言相告。溯我國自滿洲入據以來，以愚民媚外爲政策，於是列強之帝國主義，乘機而至，武力之壓迫，經濟之侵掠，互爲因用，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先大元帥外察人勢，內審國情，知非推翻滿洲政府，莫由改造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故結合僑胞同志，作革命先驅。前仆後繼，至於辛亥，然後滿洲政府始克推翻。夫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推翻滿洲政府之後，得從事建設，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然而帝國主義者竟資大借款於滿洲政府之餘孽袁世凱，使依然保有滿洲遺留之勢力，以解散國民黨。浸至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吳佩孚輩，代嬗遞與賴帝國主義之羽翼，久窺京樞，繼續其賣國殘民之事業，益陷中國於萬劫不復。去一滿洲政府，而滋生多數賣國軍閥，豈我僑胞同志奮力革命之本旨哉。是故辛亥之革命，不特未曾成功，而外寇內奸之禍，且變本加厲，先帥憂之，故民二民六之役，兩次北伐之師，皆係繼續辛亥革命之工作。其目的無二，事實原一。即今誓師，猶本此志。而時勢益緊張矣。我僑胞贊助辛亥革命於前，豈可中途而廢。夫革命事業，非可倖而致之，必全始全終。乃克有濟。比年以來，我國人感受賣國軍閥之蹂躪，帝國主義者之暴虐，益多且切。群知革命之不可稍懈，一致參加，共同奮鬥，廣東同胞，尤稱努力，因此

努力，故能將軍閥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次第消滅。而英帝國主義者經濟侵掠之總兵站之香港，亦受巨創。現在廣東已爲廣東人民之廣東，一切建設事業，均在積極興舉之中，（如北伐順利，軍費可少，更當減稅裁捐）。粵人自由平等幸福，誠非軍閥勢力範圍內之同胞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帝國主義者視我革命民衆尤其對於廣東民衆，則深惡痛疾，日謀去此心腹之大患。最近供給吳佩孚軍械，借予鉅款，使其勾結匪類，擾我內地，入寇湘省，窺我門戶，其志得廣東而甘心也。吳賊勢力範圍內之各省人民，困苦情狀，甚於地獄。但言商務，則一切賣買，均須行用其印發之紙票，現金則悉被收括，奉與帝國主義者，購買殺人利器。商民欲轉埠者，只准隨帶現銀五十元出口，外埠匯銀回省者，不論由郵局銀行，只准以紙票交付。並設富戶捐，資本捐，其數自由吳賊派定，不得短少。明槍暗索，重稅苛捐，傾家蕩產者，比比相望。而於農工之被摧殘，更難盡述。佔民之居，奪民之食，奪民之婦，拉民爲伕，視爲故常。使吳賊之勢力得至廣東，恐三千萬同胞無礁類矣。但革命軍在廣東一日，必不使吳賊得踐廣東一草一木。革命軍爲保護廣東人民，鞏固革命根據起見，自應北出湘鄂，使吳賊永不敢作禍粵之想。故爲廣東軍安全計，須北伐，爲拯救全國同胞，須北伐。且我僑胞寄居異域。因中國國際地位不平等之故，備受異族之壓迫，禁止入口，驅逐出境之辱，不絕於耳。孰令致之？曰不平等條約。誰爲不平等條約？曰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何所持而不恐？曰恃其鷹犬賣國軍閥如吳佩孚輩養有多數爪牙，足以脅制中國人民，使其俯首聽命任所欲爲也。嗟乎！中國今日一切不幸之現象，何一非帝國主義者利用賣國軍閥爲其工具乎？故爲僑胞求自由平等計，亦必須北伐，北伐之目的，第一步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並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然後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實現三民主義。更當歡迎僑胞，開發地利，使同胞家給人足，中國自由富強。現在全國民衆，已受

先師主義之感化，暗中進行革命甚力，軍閥自身又呈崩裂之象，革命前途，至抱樂觀。我僑胞同志去國萬里，心系祖國，辛亥以前，革命之豪興，於今何如！務望一致團結，澈底主張，贊助北伐，參加革命，使先大元帥之志願得以圓滿完成，國家幸甚，非僅中正一人感佩已也。整軍待發，書不盡意，諸惟鑒照。敬請毅祺。

告武漢工界同胞文

工界的同胞：中正現在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本黨此次命中正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就是要解除全民在帝國主義和軍閥下的痛苦。武漢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的中心，也就是全民向壓迫效力奮鬥的戰場。工友們是全民戰線中的主力，所以本黨對於武漢工友經濟上受所政治上的痛苦，尤其關切。以前工友們在帝國主義與軍閥之下，忍無可忍，屢次起來對壓迫階級作經濟上的奮鬥。本黨在武漢的同志，沒有一次不出全力，盡擁護指導的責任。這種過去的事實，想工友都已明白看見了。現在本黨勢力已進展到了長江流域，帝國主義的走狗吳佩孚已經抱頭鼠竄，不能再來壓迫工友了。這是一個工友們解放運動和參加國民革命打倒敵人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工友們和本黨，關係更加密切，步驟更須整齊，本黨急須確定保障工友利益的實施方法，工友急須受本黨的指揮。工友要增進自身的生活與地位，當然要自動的起來奮鬥。但在奮鬥的進程中，必須在本黨之下，受本黨之指揮，才不妨害國民革命的進行。工友與本黨，在反動勢力聯合來攻的形勢之下，密合則成，隔雜則敗，是一定的道理。工友若不受本黨的指揮，自由行動，結果是

被敵方各個擊破，一切希望都歸失敗。工友們應該知道，知道自身除爲階級利益而奮鬥外，同時是國民革命的職員，在國民革命陣線中，更須認識作戰的意義，受本黨的指揮，現在，在帝國主義卵翼下的一切反動勢力，正聯合着向革命民衆進攻。我們一致團結起來，確立農工商學兵聯合戰線。或因指揮不統一，減少了作戰能力，結果是同歸失敗，同受宰割。在這一個重要意義之下，工友們非但不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之內，急謀諒解。此次武漢工友要求加資，至於罷工，是工友應有的舉動。現在的物價，較八年前加了三倍，工人所得的工資却還是八年以前的工資，生活困苦至此，自然有必要。但在此要求工資中，必須有加指揮與組織，才能整齊有效。否則一方自由行動，雙方相持不下，影響本身問題的解決，影響大，更會搖動到國民革命的戰線，根據以上的理由，特將十二分至誠，勸告武漢的工友們，你們要求加薪運動中，須認真國民革命陣線，受本黨的指揮。至於對商人方面已經另有通告，勸他們自動增加工資，趕緊解決方法了。

告武漢商界同胞書

武漢的商界同胞們：中正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商人們的利益，本黨是當然尊重的，但商人要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要生存安全，必須與工人階級合作，參加國民革命，在國民革命戰線中，商人工人，地位相等，生死相依。只就這一點論，商人已有尊重工人意志的必要了。商人所得的贏餘，幾乎全都是工人所贈送的。若只圖自己的豐衣食，不管工人困苦顛連，在人類的同情心與中國的舊道德上，也都所說不過。所以現在的商人，對於工

人急迫的要求，是不該拒絕的。武漢工人所靠着生活的一切物價，比八年前已增加到三倍了，工人所得的工資，却依舊是八年前的工資；這樣，工人們如何過活得來。每月十二元工資，平均每日只四毫已不夠養活一家了，何況還不到十二元之半數的三分之一呢。這樣，商人們是關心得到，早該不待工人要求，自動增加工資了。可惜商人沒有想到，發生了此次工人因要求增資不成而罷工的事故。工人在軍閥壓迫之下，受着飢寒，無法申訴；現在他們見軍閥已倒，本黨在武漢已得了實施政策的機會，便提出了加資要求來，這是本黨所不該漠視的。同時，本黨對於調治勞資，鞏固國民革命戰線的責任，斷斷不敢放棄。所以將此十二分至誠，勸商人：「你們在勞資問題勃發中，應該用十分善意，自動的與工人協定條件，解決糾紛，革除賤視工人的惡習，同作國民革命戰士」對於工人，已另有勸告，希望商人注意體察本黨的好意，早早解決工潮，大家好安心樂業。還有一句話，要對商人們說：人民生命財產，本黨與國民政府當然要全力保護的，快要破產的中國，有許多處全靠商人來挽回振作，本黨與國民政府斷乎不會蔑視商人的；希望商人們不要輕信謠言，中了敵人間離國民革命的詭計呀。

總理蒙難紀念告同胞書

距今七年以前。即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稱兵叛變圖攻總統府，總理蒙難兵艦，與叛軍相持五十餘日。中正當時相從危難，親見總理孤危苦鬪，奮不顧身，迄今思之，猶歷歷如昨日事。此役爲本黨革命過程中之頓挫，當總理大無畏精神所啓示，卒肇後此革命之進展始基。可見唯努力革命，爲能支配一切之環境。而總理所謂之最後勝利，必當歸於最後努力者，實爲吾黨同志應永遠

遵守之寶訓。值此重要紀念悲愴之餘，顯以所懷爲吾黨同志告。總理在蒙難中表現之精神，其最重
要者，爲負責不苟，叛軍圍攻公府之前，有聞陳逆密謀而迭告于總理者；而總理迭不爲動也。及
叛軍垂迫，公府四圍，已布步哨，若非當時各同志扶掖以行，而總理尤表示守死勿去也。及其移駐
軍艦。陳逆一方以砲火相圍攻，一方利用帝國主義者相威迫，自六月十六日起以至於八月十日，無日
不在生死呼吸中，而總理鎮定如恒，百折不回，毫無灰心，絕不肯輕棄職守也。此種大無畏精神，
固爲同志所當效法。然觀於總理由粵抵滬，發表宣言，所謂義之所在並力以赴，威力非所畏，危險
非所顧，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人民咸蒙福利始盡，則知大勇實基於大仁，惟有重視革命之責任
，造次顛沛，不肯須臾放棄，而使此身之成敗安危，有不違顧及者。守義之誠，負責之篤，尤爲永久
不刊之規範矣。竊嘗思之，今日革命勢力之擴展，較之總理蒙難廣州時代所云憑藉之廣，實已不啻
百倍。然主義未行，統一未固，民生痛苦未解除，民族之平等未實現，而叛黨叛國之徒，與軍閥官
僚，共黨政客，及各種反動勢力，聯成一線，其倒行逆施，以謀反革命者，亦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此
時一有弛懈，不獨前功盡棄，且將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後死責任之重大，更非言語可以形容。總
理在世，吾人之奮鬥，猶有所秉承，今既總理一逝而不可進攀，吾人雖兢兢業業，一致奮勉，恐猶
不及。若對於革命者，負責力行之精神，爲後知後覺所能學步者，而有不克踐履，則革命民衆之要求
於總理遺留之大任，將誰爲負荷而保障之乎？中正自致力革命以來，屢以同志之督責，勉膺黨國之
大任，常覺疚戾孔多，無日不思引退而補過。三次代表大會時，曾詳明於前，及視師武漢，復披瀝懇
誠，期於軍事告終，總理奉安以後，解職休養，以圖效力於將來。而國內戰爭，又不旋踵而起，黨
國危機，紛乘未已，統一基礎，動搖時慮，中正誠不難頹踐前言，及時乞退。然內省革命之職責，追

懷。總理之提命，輒又不攀繞室筮，苦思冥索，終以國家統一，未臻鞏固之時，非吾人拖泥小節，放棄職業之會。總理昔日，在粵蒙難，猶不自惜寶貴之軀，中正何人，敢私頂踵。總理論吾人以革命，應不談成敗，不畏困難。中正何人，敢疑避謗，是用取消辭意，追隨中央，繼續自效，凡此出處之決定，悉本革命之立場。今敢坦率陳達於諸同志之前，亦期無忘總理負責之精神。願吾同志，一致以繼承自勉也。吾同志當知今日革命最嚴重、最危難之時期，而民生困難已達極點。惟望確立統一之基礎，方可保障革命之實現，而其道厥在吾同志各盡所能各專其事，努力負責，以聽命於黨國。凡恬退以鳴弧高，因循以示遜，均非所以應革命之需要，抑亦無以對畢生奮鬪之總理。「義之所在，并力赴之」，必完成國家之建設，人民均蒙福利，而後吾人之責任始盡。援相規相助之義，不辭爲吾黨同志反覆陳述，期共勉之。

出發剿匪前告全國將士書

中正此次赴贛剿共，臨行之前，國恥黨仇，萬感交集，對我全體將士，公私急切，想望情殷，更不能已於言者也。慨自革命未成，赤禍方殷，中央依國民會議之決議，應全國民意之要求，已矢最大之決心，誓集全國之心力，弭此民族巨患，以竟革命全功，中正秉命黨國，督率軍旅，深惟國家安危之頃，正我袍澤效命之秋，特抒悃忱，以相勗勉。凡我袍澤，自必同仇敵愾，滅此朝食，以盡我革命軍人報黨國之天職也。中正以爲吾全國軍人之在今日，應有屹然不搖之決心，方能膺此時代艱鉅之使命。下列二義，必須明認篤信：一曰戒除內戰，保障統一。蓋國家今日克有此統一之局面，實犧牲

我無數將士先烈之碧血所造成。吾人痛定思痛，應時刻追念先烈死事之悲慘，與戰地同胞之苦痛，當以全力保障國家之統一與和平，澈底爲民衆解除痛苦。故今日國家已編定之軍隊，宜竭全力以剿匪，舍此以外，決不在國境之內，以軍隊與軍隊作戰，蹈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譏，徒爲赤匪造成機會，以貽民族無窮之禍根，此中央所以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爲唯一之急務。中正願我全體將士，有深刻之認識者一也。二曰剿滅赤匪。安全社會。國民會議曾有決議，凡剿匪得力部隊，國家應特加愛護，優予保障。我將士苟剿匪有功，當然得人民之敬愛，而就中國國防需要，與實際國勢論之，已經國家編定之軍隊，政府惟恐其培養充實之不及，又有遣散之可言。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以中國區域之廣，國防之人、人民之衆，富源之厚，現有軍額，決不能謂爲過多。苟能政事入軌，國力充裕，現支軍費，豈但無須減少，且當逐漸增加。今日之不察事實而倡言裁減軍隊之論者，或製造編遣之謠諑，使我軍心不安者，非特無革命常識，而且無國家觀念。苟不喪心病狂，何至於此！凡吾革命軍人，固深明此義，自不爲所欺惑。中央斟酌國情，權衡需要，亦既明定軍政大計，認爲現有軍隊，決無須乎裁遣，而我全國將士，既矢以身許國之誠，即應終身以干城自勉。此中正敢負責以告全國將士者二也。明乎以上二義，我全國將士，應知今日革命軍人之處境，如能以國家與民族爲前提者，則不患無以自存，祇患無以自效。民族最大之禍患，既爲萬惡之赤匪，則我革命愛國之軍人，自均應引撲滅赤匪爲己任，凡受命擔任剿匪之軍隊，固宜以一當百，以十當千，即其他非直接擔任剿匪責任者，亦應安心整理，加緊訓練，綏輯地方，恢復秩序，使剿匪軍隊，得以專一於任務，而無後顧之憂，抑又不僅現役軍人而已，凡昔曾參加革命，而中道攜離之軍人，誠能於此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認明大義，不爲反動所惑，不

爲赤匪張目、扶持國家元氣、助成剿匪使命、則中正他日必將呈報中央、寬其既往之過誤、俾仍爲國家之干城。吾人置身戎行、應有愛國之赤誠、武士之血性、豈能任赤匪腥羶。搖我國旗、此又我軍人應共有之自覺也。夫惟吾軍人有衛國之天職、故禍國害民之反動份子、當欲得吾軍人而甘心、中傷誘惑、機險百出、若非篤信主義、絕對服從中央之指揮、常不能自免於危機。試觀過去叛變、卑污政客、何次不以吾軍人爲工具、當其結果、彼輩感暫逞權位利於一時、而我被誘之軍人、則永被天下之僂笑。且歷次事例、凡離開黨國反動者、無不滅亡、擁護中央、堅苦奮鬥者、無不成功、中正每念及此、常爲吾袍澤懷懼於深閤失足之危、而決不惜此身、永爲吾革命軍人光榮歷史之保障。最近反動氣勢、又趨囂張、爲匪張目、如中瘋狂、對於中正、誣之以擁兵自重、詆之爲軍人獨裁、毀斥百端、有如毒矢雨集。中正百戰餘生、飽經憂患、尙有何求。如爲個人計、豈不以自勦下野爲得策、今茲所以含詭忍辱、未敢言去者、徒以國恥未雪、主義未行、先烈之血未乾、總理之意志未成。誠念革爲責任、而非權利、斷不能放棄國家民族之責任。亦深信今日中正苟因小不忍而中反對派之毒計、以一退自辱、則此後將士之流運、國民之困苦、必十倍於今時。國族滅亡、不僅吾人生無容足之地、將士先烈、且亦死無埋骨之所。中正深念總理付託之重、昔自先烈與陣亡將士死後之慘酷、即使更有十倍於今日之侮辱逼迫、中正亦唯有甘之如飴。一息尙存、決不忍輕棄職責、使我全國袍澤、一無保障、革命大業、因而中斷也。中正將出發鄂贛、督率各軍圍剿赤匪、信賴總理之威靈人民之助力、諸將士之忠誠戮力、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奠安國族。幸而完此素願、當決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苟中正因此捨命疆場、克隨總理及諸先烈將士於地下、則對我全國袍澤惟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路、永不爲反動政客作工具、使我全國袍澤相自殘

殺。尤望吾袍澤，對剿滅赤匪，誓死奮鬪，繼續中正之遺志，爲先烈爭正氣，爲民族除大害，以表示我中國革命軍人之真精神於世界。凡此披肝瀝膽之言，不欲爲外人道，亦不足爲外人道。吾爲對於死生患難，多年相共之全體將士，懇切叮嚀，我諸將士，視此爲長官訓示也可；爲家人之兄弟之詔告也可；卽視爲中正預留之遺囑也亦無不可。捨身報國之死無他，唯善全國之將士，咸相與身體而力行之。

告湖北水災被難同胞書

中正入贛督師，兩月於茲，抱殺身成仁之志，期於最短期間撲滅赤匪，卒賴我總理在天之靈，諸將士報國之殷，義師所至，匪膽爲喪，匪巢盡破，斬獲無算；刻正督令前線各軍，窮迫搜剿，不久必能澈底消滅也。乃不幸赤饒將熈，天災又臨，大江南北，洪水氾濫，禍事之慘，災情之重，亘古未有！中正聞耗，五內如焚；乃奉政府急命，兼程來漢，籌謀救濟之意，慰問我數百萬被難同胞。抵漢之日，目擊心傷，每睹慘况，悲哀袒惻，不知所懷。竊念我鄂省同胞，於屢受軍閥叛逆與赤匪相交蹂躪之餘，復來此空前未有之奇災，同胞何辜，遭此浩劫，中正無狀，尤深負疚。政府惟一之急務，爲救濟災民與消滅赤匪。以安定我國家與社會。本此殺勇之決心，爲謀迅速之救濟，故已籌撥鉅款，指派專員，馳赴各地，積極施賑，同時正多方籌劃，以謀根本救濟之方。須知此次水災之奇重，不僅影響長江人民之生計，實關係中華民族整個之生存！吾人能迅速恢復災後之社會，卽能維護民族前途之生機。故政府必竭其全力，誓之災民負救濟與保護之責。我被難同胞，亦應共體斯意，嚴守秩序

鎮定心神，以應付此嚴重之環境；毋爲奸人邪言所惑，毋爲宵小詭計所乘，聽受賑濟人員之指導，遵從管理人員之指揮，維持社會秩序之安寧，方足使各項工作，順利進行，解此厄運，登諸衽席。更望全國同胞，通力合作，本人類互助之義，懷救災恤憐之德，解衣推食，救人救己，持之以剛毅之志，率之以赴義之勇，與洪水搏鬥，以挽此浩大之劫運。人力勝天，毋懈毋怠，則天災國難之來，吾人必能戰勝一切也，謹以血誠，爲吾被災同胞切告之。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宣言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竊中正自奉命興學以來，惟以養成革命幹部爲職志，治軍振旅，既非素長，尤乖夙願。第革命指揮，必求統一，黨員義務，首在服從。國民革命之成敗，匹夫有責，中正敢不竭其駑駘，盡忠革命，以從國民之後。而中國今日何以有國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戰爭之目的究爲何如？中正尤不能不於就職之始，爲我全國同胞宣告也。慨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五年，禍亂相仍，擾攘不止，人民陷溺於水火之中，日益深熱，追求致亂之源，悉由國際帝國主義者爲之階梯。彼即挾砲艦政策，以保持其脅迫而取得之不平條約，攘奪我關稅自主，妨害我司法獨立，壟斷我全國金融與交通，使我新興工業受其扼制，固有農產被其把持，因而商業蕭條，民生凋敝，遍地皆匪，百廢莫舉，而彼復利用萬惡之軍閥爲其工具，摧殘愛國運動，剝奪人民自由，更驅使全國軍人，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必使我國內亂不絕，而彼乃得操縱我政治與經濟之全權。環境險惡，如此其甚，猶謂於國民革命以外，別有救國途徑，實非欺人之談。革命戰爭之目的，

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曩昔革命之失敗，皆由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爲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爲統一中國之根本，受軍閥至微薄之餵養，而甘爲帝國主義者間接效死命，即號稱革命軍人者，亦絕無澈底革命之決心，甚至爲反革命勢力吸引，與之同腐而不自覺。而全國人民對於革命之失敗，亦漠不關懷，不能與革命軍同仇敵愾，起而自救，長此以往，豈徒革命難成，必至國亡無日。彼帝國主義者施於各殖民地之政策，乃在遏抑其國民革命運動，分散革命勢力，使其民族自相屠戮殘殺，絕無抵禦外侮之能力，彼之所以能亡人國滅人種者，亦惟此而已。我全國軍人及同胞，一念及此，必皆翻然大悟，與我革命同志共同奮鬥也。

中正今夜就職，謹以三事爲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爲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衆相結合，以爲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如我全國軍人，有能以救國愛民爲職責，不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者，中正必視爲革命之友軍。如能向義輸誠，實行三民主義，共同爲國民革命奮鬥者，中正尤引爲吾黨之同志，決無南北畛域之見，更無恩仇新舊之分。若有倚恃武力，甘冒不韙，謀危我之革命根據地，抗犯我各省國民革命軍，樂爲帝國主義者效忠，不惜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則必認爲全國人民之公敵，誓當摧陷以廓清之。總之，國民革命以主義爲依歸，絕不同於軍閥武力統一之夢想。中正惟以主義之成敗，決個人之生死，亦即以主義之從違，定順逆之標準，其他一切，皆非所計。邦人君子，之誠，豈後於我？當念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一致奮起，共同奮鬥，視今日國民革命之需要，爲吾全民之生死關頭，一改往日袖手旁觀之故態，各竭其能，各盡其實，將

促全國軍人、使皆爲我國家與人民之利益而戰爭，參加革命戰線，掃除帝國主義，改造我中華成爲獨立自由之民國。中正誓必竭盡愚忠爲國犧牲，繼承吾黨總理與諸先烈未竟之志也。謹電陳詞，伏維鑒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叩印。

爲冬令徵工服務事致軍政領袖

武昌行營主任、各省省政府主席、各省市市長、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助鑒：查人類以勞動爲本能，國民尤應以勞動服務爲天職，我國凡百建設，積廢莫舉，固由財力不充，亦因人力未盡，財力原不可以驟裕，而人力則我所優爲。舍短從長，則教民以務實。當今施政最要之急務，倘能督勵有方，自全國國民每年在相當期間或願獻其餘時餘力，以爲國家社會之中心工作，一致服務，則人盡其力，使不患地不得盡其力，物不得盡其用，百事修治，胥將於此肇端。本委員長深知其然，故於去年四月十二日先後電令蘇、浙、豫、鄂、皖、贛、閩、湘、陝、甘、晉、冀、魯、察、綏、寧夏等省，勵行人民服役辦法；本年五月復電令川黔滇等省一體遵辦各在案。邇來各省有擬具辦法大綱並施工程序呈經行營核定施行者，有經核定辦法大綱而未據呈擬施工程序者，奉行尙不一致，成效更渺不可期。願本年南北各省水災奇重，卽未被水區域，又多告旱災，每念災患之成，無論潦旱，尤爲人事不修人力未盡之表徵，與其倉皇拯救於事後，曷若未雨綢繆於機先。茲爲集中力量急其所急起見，本年冬令，實行國民勞動服務，自應以各省人民總動員併力舉辦水利及其有關之工事，特規定冬令徵工服務辦法大綱如下：（一）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定爲國民勞動服務水利季節。（二）

本季節之工作業務，以關係水利工程如澇河築堤修渠挖塘等項事爲主，並及造林築路、沿路兩旁、均應植樹。在水利工程需要較少之無水災區域，則尤應注重植樹造林。(三)本季節之業務勞作，除一般人民應遵照人民服役法規服役外，凡各省各級官廳公務人員及當地軍隊官兵，一律均須參加服役，以資提倡。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在年假寒假期內，亦應各服役十日。(四)各省市政府應將原定施政綱要之中心工作及人民服役案內之有關水利造林築路各事項，斟酌各該地方實際需要之情形，分別緩急輕重，從新規定。雖本季節以中心工作，概以不列各種業務爲最注意，然在同一地區中，究以何者爲首要，何者爲次要，其同一業務中，以在何區爲首要，應調查清楚，妥爲配合，悉依照征工規則，分期分區分組徵工辦理之。凡分區施工者應注意全部工程之聯絡，以完成其效用。

區與區間，並應規定徵工通用辦法，儘能適應需要依期竣工。(五)徵工之召集分配及遣還等事項，應參用徵工原則辦理。(六)各省市政府在本年十月底以前，按本季節所需要辦理徵工的事務，及技術指導人員，暨監工工頭人數，準備完成，按照人事技術及管理各科目分別切實施以訓練。並應預計需用各種工程用具，分別製造或購備，毋使臨時有工無具，貽誤工事。(七)關於辦理事務，或需派員工之監督考核，及使用工具之稽核辦法，應由各省市政府，嚴密規定執行之。(八)各省市政府辦理本季節之事業經費，應端力撙節，自行規定籌措及支用辦法。如實在無法籌劃，或所籌不敷開支時，姑准在本年度預備費項下支用一部份。(九)各省市政府應於本年九月三十日以前遵照本大綱將各該省市全部徵工服務計劃及預算書，並附各項必要圖表，呈候行營核定施行。以上九條，以各該省市駐在之軍政長官，督同所屬切實遵照辦理。要之利用固有勞力舉辦切要事業，於國民經濟之建設，所關甚大。尙能全國一致踴躍推行，則收效之宏，成就之速，實可操券而待。惟茲事體大，不難於徵

工集團、而難於設計準備。關於因人因時因地因事四者之關係、應如何分配、乃能適宜一切、指導監督、應如何最大努力、乃能增進工作之效率、尤盼悉心計議、切實執行、幸勿視爲具文爲要。

一 爲厲行禁烟呈國府文

案查鴉片流毒最烈、歷年懸爲厲禁。比年以來、各省相效率尤、私行種植。裁制無方。毒弁遍地。向不種煙之省分、如蘇浙皖豫等、亦復所在多有、日益蔓延。本年中正督師劉匪、溯江而上、見聞所及、彌覺痛心。惟其致此之由、或有少號軍人官吏縱容包庇、已屬無可諱言。至於惡徒奸商、忘利貪賤、私販私售、甚致變造嗎啡、及其他麻醉之品、製爲紅白丸、秘密銷行、禍遍全國。倘不謀根本芟芟夷之方、行將有滋蔓難圖之勢。茲訂定派員查禁十省種烟辦法九條、由中正遴派得力人員、分赴各省、督同各該省軍民長官、切實查禁種烟。先由腹地各省着手、以絕毒卉之根株、而後再及其他。所有訂定派員查禁十省種烟辦法、及派員督同查禁各緣由、理合備文呈請鑒核備案。此呈 國民政府。

辦法。茲制定派員查禁十省種烟辦法。(第一條)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福建、陝西、甘肅十省、應先停種鴉片、由各該省軍民長官、負責辦理。爲促進效率起見、並由軍事委員會委派查禁特派員一人查禁專員若干人、前往各該省督同查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爲辦事便利起見、得逕由其所兼領之剿匪總司令部委派前項人員。(第二條)查禁應分兩期、將屆下種時爲第一期、煙苗出土時爲第二期。屆時應由查禁特派員會同該省政府遴派專員或委員分別前往有煙苗各縣、

切實辦理。(第三條)第一期將屆下種時，有煙各縣，每縣派委員一人，或數縣派委員一人，其任務如左：(一)會同縣政府，督飭各區鄉鎮長保甲長，於其管轄範圍內，認真查察。如發現罌粟種子，立即沒收。其栽種人不服者，拘送法辦。(二)會同縣政府及縣黨部地方方法團等，分別各區鎮鄉公所宣傳演講，俾人民諳悉鴉片之毒害，暨國家法令之森嚴，自行改種食糧。(三)委員於縣境內查察完竣，應會同縣長，傳齊各區鄉鎮長及保甲長，諭令於其管轄範圍內，隨時親往，或派人巡視，並飭具嗣後決並不發現烟苗之切結。(第四條)第二期烟苗出土時，有烟苗各縣，每縣派委員一人。其任務如左：(一)會同縣長，親赴各鄉抽查，並督飭各區鄉鎮長及保甲長，嚴切察看。如發現烟苗立即剷除，並將栽種人拘送法辦。(二)如在匪區內人民狃於故習，貪利栽種，非區鎮長及保甲長力所能及者，應會同縣長，商由該縣駐軍，帶同警察團隊等前往剷除，但不得藉故滋擾。(三)荒僻之區，易於偷種，區鄉鎮長及保甲長不盡廉明，尤須勤加查察，更注意於區鄉鎮長及保甲長之隱蔽。(第五條)委員應將查禁情形，報告省政府及查禁特派員，每十日一次。(第六條)各縣駐軍以及地方紳首，有敢包庇種烟，縣長不能行其職權，委員不能完其任務者，應由委員密報查禁特派員，分別商請該省軍民長官查明，依法嚴辦。如情節重大，得由查禁特派員呈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核奪。(第七條)查禁特派員隨時詳查各縣情形，具有歷年私種較盛，及風俗強悍慙不畏法之地方，應指派專員或親往辦理。(第八條)各省軍民長官暨各縣縣長，對於禁種事宜，有敢於忽視，或陽奉陰違，明禁暗縱者，查禁特派員應密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查核嚴辦，查禁特派員查禁專員如查禁不力，意存敷衍，及報告不實者一經查明，即行嚴予處罰。(第九條)本法自公布之日施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蔣中正印。

對各省府及民衆指示水災善後電

各省政府主席並轉各同胞均鑒：本年江河汎濫，洪水爲患，受災區域，遍於長江黃河流域之諸省。禾稼淹沒，村舍陸沉，田廬財產損失之鉅，不可數計。而災區同胞陷溺漂流之狀，尤爲悲慘。鄂魯豫三省災情之深刻嚴重，較之民國二十年時代而尤過之。垂盡生機，重遭斯厄，嗟我同胞，何以堪此。關於賑卹流亡，籌維善後，全國上下，固宜有積極之努力；而懲惡前失，遏絕災患，尤當速起深刻之覺悟。夫水災饑荒，史稱災變，明其不常有也。稽之過去，於此普遍嚴重之大災，必過數十年或數百年而始一見。今則甫越三年，再遭巨患，此決非天時地勢之變遷，實由於人力不減之所致。誠使民國成立以來，對於水利森林諸要政，修治得宜，地方人民，對於河渠堤閘咸以實心實力維持不敝，何至大災頻仍，愈演愈劇，一至於此。今當創深痛鉅之際，若猶不痛切覺悟，急起自救，則吾民族直將無以生存於斯世。日前電告沿江各省，徵集難民，築堤濬河，以工代賑，猶爲目前治標之計。誠欲根絕災患，補救未來，則必須全國各地，均有普遍確實而持久之努力。所望各省長官，對於農田水利有關諸要政，如培育森林，如疏濬江湖河川，如堤岸插閘之修築與保護，如助成國家水利工程之建設等；均應視爲行政最急之先務。而我各地人民，對於所在鄉邑之溝渠河川堤閘工事，諸凡足爲蓄泄灌溉之助者，尤當不待督促，按時修護。一面積極造林，以調節水旱，改變土質，其他有關防水備荒之事項，亦當踴勉以赴。唯能綢繆於未雨，庶免不測之巨災。亦唯各地一致進行，而後事輕易舉。卽以今次之水災而言，苟各省內地之水道堤壩均完整而不廢，縱有水災，其嚴重性，亦必能減少。卽如蘇省

今年受江河淮七澗巨浸，終得倖免於水災者，未始非近年來該省政府與人民共同致力於水利之明效。是知人定可勝天，毋患端賴自救，此非尋常之休戚，實爲生死之攸關，我全國各省之官商人民所當切實努力者也。吾國經濟危機，其嚴重本已達於極點矣，本年上半年對外貿易之入超，又達二萬八千餘萬之鉅，都市農村，均呈衰敝崩潰以象，加以此次水災，據賑務委員會之報告，僅鄂湘贛皖四省災民，數逾千萬，公私損失，已不下五萬萬，而豫魯諸省尚不與焉。中正深爲中國今日根本之危機全在國民經濟之殘破，人民生活既益困窮，民族運命亦岌岌危殆。誠爲今日唯一要務，端在集中全國上下之心思才力，以挽救此垂亡之經濟。自經此次水災，益覺國民經濟建設爲刻不容緩之要圖，誠以任何民族，唯能勤奮自勉，刻苦砥礪而圖存，斯有生存於世界之權利。而榮枯興替之所由判，則又視其制馭天然與戰勝環境之努力如何。中國今日經濟萎敝枯竭之原因，誠非一端，但吾人決不能以其積因之久遠，而譏咎於過去，亦不能以內外環境之艱難，而束手以待斃。要當認識現實，力謀解決，審酌事勢之可能，而盡其最大之努力。凡與國家生存有關之基本建設，固當由中央主持，而關於解決民生問題之國民經濟建設，則必賴各地政府之切實推動，與全體人民之一致奮起而始可與期成。綜其要項，蓋有八端。

一曰提倡徵工。此爲國民經濟之一切建設之本，而與水利交通關係尤切，破除人民怠惰自私積習，獎勵勞動服務互助之德性。於增進生產，更有裨益。凡造路浚河，築堤修壩，培植森林，開闢墾地，爲地方生產與福利所關而需要多數之勞力者，均宜於以徵工制行之。政府必須期前規劃，先以宣傳，繼以指導，且爲準備妥善，設想周到。而民衆宜以參加義務勞動爲國民之天職，踴躍以赴，此其一也。

二曰振興農業，舉凡改良農作方法，增加農業生產，活潑農業金融，流暢農產運銷，以及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農村合作，皆當積極推進，以達到糧食之自給自足爲初步目標，一方面力謀增加此

工業原料之生產量，此其二也。

三曰鼓勵墾牧。調查荒廢之土地山林與原野，相其地區之所宜，或督促開墾，變礮礮之土爲耕地，或培育森林，以增加木材之生產，或經營畜牧，謀牛羊馬匹之蕃息。其宜於利用集團勞力者，則當舉辦大規模之移民墾荒，或籌劃軍區屯墾。務以地無曠廢爲目標，此其三也。

四曰調節消費。統計各地尤其農村之消費品種類與數量，由當地職業團體與合作社等之協力，以力謀供求之調劑。必須消費者，則盡量設法生產之，不能生產者，則盡量節約其消費，以期減少內地農村資金之耗溢。更進一步，則當改善人民之生活，以謀消費之合理，此其四也。

五曰振興工業。凡需要大量資本與大規模經營之工業建，各地或限於資力材力，而未遑盡舉。而既有工業或手工業之維持與改造，則政府人民與技術家企業家所當一致努力。同時對於農村需要品之簡明工業以及就農產品加工製造之工業，尤須盡量提倡之，此其五也。

六曰開發礦產。調查各地蓄積之礦量及開採之實況，破除民間之迷信與鄙陋，解除經濟礦產者所受之束縛與摧殘，對於幼稚與不合理之採掘方法，則指導改造之，對於礦產之投資，則積極獎勵之，並扶助礦商之獨立經營與發展，以闢天然之富源，而容納衆多之勞力，此其六也。

七曰流暢貨運。一方面盡量發展省區間之道路交通，改造水陸貨運，解除運輸上之困難，力謀貨物流通之便利。一面設立各種主要農產品之包裝與運銷機關，此其七也。

八曰調查金融。鼓勵民間之儲蓄，活潑資金之融通，設置完備之農村借貸制度，並推行信用合作，以制止高利之剝削。一面指導人民，贊助國家關於貨幣匯兌之政策，此其八也。

上列八項，皆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而於挽救目前經濟之危機，奠立初步經濟建設根本，則皆爲切

要之圖。至其主要之點，則在乎盡人力，闢地利，集合各地農工商學全體之力量，使與天然資源及經濟事業發生極密切之關機。故主持推動之職責，在於政府，而欲求其切實有效，則尤賴於當地人民咸有普遍之自覺。而知識份子提倡指導與協助組織之責任爲尤重。由此以言其進行之道，則各地材料之調查統計與搜集，設施方法之研究指導，均爲不可或缺。故在着手之始，一方面必須集中各地之專家，使担任專門技術上研究指導之任務。一方面則須養成多數之中級服務人員，使負責調查與一般的管理指導之責任。此之所謂中級服務人員者，凡各種機關公署之公務人員，地方上之保長甲長以及軍隊中之各級長官，均可按其性質之所宜，施以各種之訓練。不必盡如平時之另行招考設科，期成而爲達到通力合作之目的，則教育機關與學術團體以及各地合作社之熱誠贊助，尤其必要。總之，在官廳須革除過去承轉應付粉飾表面之不切實際的工作。在人民須有痛切覺悟於此一事業爲救死回生之關係而各盡所能，以赴同一之目標。今後各省之當建設行政之任者，關於擬訂施政綱要，尤須切實着眼於建設國民經濟，視此爲唯一之中心。誠使政府人民呼應，一體堅忍刻苦，共同致力，敢信垂危之國民經濟，必有挽救之希望，而民族復興之物質的基礎，亦於是乎奠定。當此大災嚴重之際，益深經濟崩潰之懼，及時補苴，實不容稍緩須臾，切望各省長官與全國同胞之接納鄙言，而力行之也。

爲弭亂救災通電

全國同胞公鑒：中正入轄剿赤兩月於茲，賴我總理在天之靈，將士効命之忠勇，卒能直搗匪巢，消弭赤氛。現雖餘孽未靖，尙待肅清，而根本解決，卽在目前，此足告慰於我同胞者也。不幸天禍中國，赤氛潛熄，而災稷沓臻。中正奉命視察災區，自蘇而皖，自鄂而鄂，上下千里，氾濫洋溢，橫決浸淫，廬舍蕩然，流亡溝壑，民嘆其魚，悽愴怛惻，極人世慘酷之悲境。本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嗚呼！天災人禍，愴目痛心。我全國人民，無辜待斃者。默計概數，當在五千萬以上。中正出入行間，周巡災區，親見死傷流離之慘狀，何應待哺之災情，五內憂焚，不知所懷。加之外侮紛來，內亂頻乘，國幾不國，民不堪命；中正爲政府負責之一人，德薄能鮮，不克弭患於無形，夕風憂愧，寢饋難安。雖曰天然災稷，非人力所能捍禦，而網繆不周，防患不力，卽人不我責，其能無疚神明乎！雖然，今日之天災人禍，與內憂外患之來，非同尋常之事變，實爲我民族莫大之危機。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我同胞孰能不戒懼驚惕，負責興起，共挽危亡，竭盡救國保種之天職。豈復容兵連禍結，手足相殘，不使國亡種滅。同歸於盡而不止哉！中正矢志秉心，始終不渝；除剿滅赤匪安定社會外，決不顧國境之內，再啓戰禍，此固已屢次宣言在前矣。今則匪禍之外，重以洪水，吾人革命，志在救國，奉行主義，本爲救民，今日之人民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且遭此空前未有之浩劫，凡我忠實之革命同志共同救國，協力信民，尙憂未遑，何忍困苦顛連之同胞重罹兵燹，盡喪其生。是以對於兩廣叛變，雖時越三月，而隱忍遷就，終不忍加遺一失，重興戰端，耿耿此心，可誓天日，此又爲全國同胞所

共鑒者也。中正百戰餘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惟知盡責以補過，絕不戀權而尸位。至對黨國大計，更不敢固執成見，凡本黨同志如有意見相左，或不滿於中正個人者，無不可開誠相見，期於和衷共濟，以求團結。果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黨紀國法無所抵觸，則不待其訴諸武力，而中正自必引退讓賢，以全我平生之志。此中正披肝瀝膽敢爲我全國同胞鄭重告者也。承盼各方負責同志共體時艱，不吝教益，急起直追，顯求和平，俾得鞏固統一完成革命。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戮赤，不計其他。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其惟一之使命。但期內憂外患，相繼泯滅，人禍天災，次第消除，則人任何犧牲，在所不辭。嗟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勢危殆，民生瀕疲，至於此極，如猶執迷不悟，希圖變亂，妄動干戈，不惜重苦災黎，斲喪國本，則直接以阻止剿赤，即間接使赤燄復燃，是誠自速滅亡。吾知其不待明令之討伐，而待違反民意，背叛革命喪盡天良自失人格者，終必爲國人所共棄也。願我全國同胞鑒此千鈞一髮之危機，凜乎共同奮鬥之遺訓，務使戒除內戰，以拯災黎，立召祥和，以救中國。中正不敏，誓當竭盡天職，隨從我全國同胞之後，以期補救危亡於萬一，免爲黨國千古之罪人則幸矣。區區悃忱，敬祈諒鑒。蔣中正九月一日印。

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

各報館暨全國同胞公鑒、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由京入贛以來、即於本月二日、由南昌出發、巡視前線、并進駐南贛。親督各軍、積極進剿、乃於四日克復黎川、十三日克復廣昌與石城。戰鬪情形、已詳別報。當即乘勝窮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據爲總巢之寧都、所有俘虜及解散情形、亦詳別報。赤匪屢經我軍跟蹤猛擊、其漏網殘餘者、本已不及萬人、其向會昌汀州狼狽潰竄時、又被沿途民團襲擊截堵、所剩更屬無幾、預計本月以內、必可全部殲滅、以期消除國家根本之大患。不意正值我剿赤軍將士馳驅驕鬪、深入匪區、冒暑忍饑、裹創瀝血、而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友三叛變、實受粵中叛徒五十萬元之賈收、且有帝國主義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爲之主持。隱與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爲呼應。又於寧都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致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我軍必須固守寧都半月、待粵軍入贛、即可解圍反攻等語。其他隱語函電、關於粵桂赤匪互相聯繫者、不勝枚舉、容後繼達。又據福建楊主席截獲匪方之報告、亦證赤匪與粵桂早成默契、已無疑義。中正於此、乃瞭然於粵桂倡亂、石友三叛變、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鮮僑胞之慘案、四者皆互爲因果。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者謂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我剿匪將士、風餐露宿、日曬雨浴、黝然而無人色、方冒萬難、決以必死、與赤匪爭最後之運命、而軍

閱則接濟赤匪械彈，以苟延其殘喘。我同胞正舉國一致，奔走呼號，以抵抗主義者之侵略，而軍閥反稱兵作亂，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虎俎。嗟乎！人心已死，國亡無日，不意叛徒喪心病狂，竟至於此。嘗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語，不禁爲我國家與民族，抱無窮之憂戚也。舉天下至慘至痛至洽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哉？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蠶。此次如無粵中之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人之愛國，當有同心，闔牆禦侮，古有明訓，當此國家存亡民族危急之秋，凡稍有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而爲三民主義之信徒，但能捐棄成見，共禦外侮，以救黨國之危亡者，則中正當視爲忠實之同志，必委曲求全以從之。至於個人之進退去留，更無所繫懷於其間。中正祇求國法黨紀，能照垂後世，不因個人之故，而爲之破壞，以啓百年無窮之糾紛，與亡國之慘禍。不使中正爲毀棄法紀不負責任之罪人，以合法手續解決目前之紛爭，則中正當朝奉黨命，夕去職守。決不戀棧一刻，自泯其平生之志。否則如以叛亂爲奪取之手段，賣國爲求成之途徑，則中正惟有本我革命之責任。凡爲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與黨國之叛徒者，皆爲國家與民族禍害，則必不稍寬假，當摧陷而廓清之，以奠定黨國之基礎，以擯除國際侵略之野心，則國家乃有獨立之望，民族乃有自由之日也。嗚呼！外患日急，國勢岌危，僑胞任人殘殺，國土任人侵佔，真國亡無日，民無噍類之日至矣。惟願我全國同胞，明其是非，別其利害，主張正義，挽救危亡，以盡國人之天職。持以鎮靜，不恃一時之熱度，嚴守秩序，毋失國民之風範，外對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則以有紀律

之行動，誓死抗拒之。內對赤匪與叛徒之變亂，則以有組織之努力，共同撲滅之。中正累戰餘生，義無反顧，民意所向，死生從之，誓當益加振奮，爲民先鋒，必期於最短期間，剿滅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全亂，完成統一。故赤匪一日未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盡，叛亂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職務，日未了。古人云。「一息尚存此志不渝」。中正不敏，竊願自矢。其幸而有成則黨國之福，民族之光。若不幸而不成，則惟有一死以報國而已。區區赤忱，惟希諒察。

上軍委會爲改良士兵生活意見書

東江業經戡定，雷瓊漸就肅清。粵局之統一告成，軍政之革興宜亟。前呈六端，僅及綱要。關於士兵生活狀況，應行改良之點，未暇計及，茲就管見所得，再爲約略陳之。

一、士兵餉項亟宜增加。軍中戰鬥能力，以士兵爲基幹，而軍中生活程度，亦以士兵爲最苦。考查現役士兵負有事親之責者，十居八九，一因從軍遠隔千里，既勤黨國之勞，復深內顧之憂。每月餉入，僅足自給，縱或樽節寄家，爲數亦屬至微。欲其安受訓練，出力打仗，殊非易易，本軍以實行主義爲責任，民生主義，尤應以軍營爲實施之地，且生活程度日高，百物異常昂貴，從前餉額，本屬過少。粵省舊例均發毫洋，一再慳苦，其何能濟。擬請就諸士兵現有餉額，酌爲增加數元，一律改發大洋，俾於伙食日用之外，稍可彌縫家計。將來軍事進展，無須改換幣位。

二、服裝宜預先製備。頗年以來，財政竭蹶，士兵服裝製發不時，觀瞻欠雅，固無論矣。甚或嚴寒，尚着單衣，體魄因而病損。現在大局粗定，軍政漸次整理，所有服裝費用，不必臨時措籌。擬請

預撥的款，先期備製。夏令即製冬服，冬季可辦夏裝，蔽體有具，形式較整。製辦樁關，最好自建工廠，以免受人箝制，多所糜費。

三、衛生藥品宜充分購備。戰陣交綏，寒暑侵襲，傷病之事，勢所恒有。現除擇地從置病院外，各國並有衛生隊擔任治療。惟是藥值甚昂，頗難備購，診斷雖有軍醫施治，苦乏藥品，衛生組織幾同虛設，以盡瘁黨國之人，竟坐視其傷病，而束手莫理，不必怨言叢生，們心自疚神明。擬請酌籌的款，充分購備，分發各病院衛生隊以便醫療。

四、營舍宜擇地建築。前此新軍規制駐地，特建營房，不僅便於駐宿而已。關於管理訓練等項辦理，亦較便捷。當粵局多故，隊伍紛雜，頗年士兵，疲於奔命，每至一地，棲遲祠廟，或以覓宇不得，甚或露宿山野。現值軍額可定，分防有期，似應就各駐地酌建營房，庶將來調換防區均有適宜住所。

五、娛樂場所及工廠宜設備。個性腦力久勞則虧，神經感觸，易成病因，士兵按照操作規程，每日勞動約在八小時以上，不有娛樂之場所，何以怡悅其心性。且士兵在伍所習者，僅有軍事操作，退伍之後，更無專技可以營生。擬請師化兵爲工之法，駐軍地方酌建工廠若干，就其性質所近，在可能時間，派廠學習。將來技藝告成，解甲歸去，儘可自由生活，公私均有裨益。

六、減少制式教練鐘點，增加智育。軍隊教練本以制式爲基礎，然完全軍人之養成，除操場中之制式教練外，尚須講求野外實戰動作。招集各種職業不同，智識不齊之分子，置於專一訓練之下，以期養成能應實戰目的之軍人，先須啓發其智能，祛除其習染，使之奮萃精神，明瞭黨義，交換方言，化除迷信，灌輸各種常識。每一軍營不僅爲養成軍人之機關，實等於全國普遍之學校，以輔家庭社會教

育之不逮。士兵方面，統受精神教育，知識開張，事理明達，既堅軍人信仰之心，奮鬪自易於努力。此所以亟宜減少制式教練鐘點，移其時間，從事智育課程。

七、縮短現役年限，舉行退伍。各國軍制多用徵兵，我國以政治狀況，及頻年內爭之故，尙行募兵。士兵以生活艱窘，遠道應募，一經入伍，幾同奴役。每軍營中類憊龍鍾者，不乏其人，雖不必荷槍前驅，而其生活之困頓，已可想象。大要由於現役年限無定，退伍復無營生技能，軍營長官，亦遂聽之。惟是作戰時期，此輩既無可用，縱欲另募壯健，又以兵額見梗，爲害公私，實非淺鮮。擬請明定現役縮短年限，屆時舉行，退伍士兵，既免老衰謀生之艱難，軍營復得充分之戰力。行之日久，並可使全民皆兵，遇有重要軍事，能群起而努力，雖不實行征兵之效，自在意中矣。

以上數項，不過略抒蠡測，未能週云周密。按諸目前情形，實爲改良士兵生活狀況切要之圖。

上總理軍事意見書

一、對於時局之意見。平桂後，先解決四川問題，對熊之用舍，當視其能否誠立歸附爲斷。對於閩浙，暫主懷柔。以爲日後北伐之聲援。如欲使其卽行明白表示嚮義態度，則聲勢固大，而弊端亦不可不防。

二、對於軍事準備之意見。四川非導入我勢力範圍不可，故軍事準備，概以粵蜀兩提並列。四川解決後，粵蜀二省，除警備省中隊不計外，三年內應各編四師六混成旅，及湖南二師二混成旅。共練爲十師與十四混成旅。

三、對於北方出師準備之意見。根本解決之計劃，當以西北爲第二根據地，東北爲假定目的地。以後作戰計劃，雖因時而定，但不可不以爲大綱。吾等對北作戰，以四川六旅先平西北，再由陝西井陘之道，以其三師出湖北上京漢鐵路。以廣東三師平定東南後，即由南京向津浦鐵路前進。以其餘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島，而以湖南二師二旅爲總預備隊，並爲鎮攝西南內訌之用。

四、對於處置四川之意見。四川問題未決之前，當派遣三混成旅，以助川人治川。大則可以平定西北，鎮攝西南，小亦可牽制川中北派軍隊，解決川邊紛爭。而廣東之東北東南二方面，三年內練成四師六旅，（除派遣四川三旅外）計畫進行。如四川不能對湖北出兵，則以湖南二師二旅，另加粵軍若干，出湖北上京漢路，而西北問題，只可另謀進行。

五、軍費之預算。以三年內編成四師六混成旅，計算軍費，每年約需二千五百萬圓。加之兵工廠及軍事教育費等，共計當在三千萬圓左右，而省內警備軍，及海軍費尙不在內。但三年之後，對於發展時，可不須此負擔矣。

六、對於軍制之意見。粵軍除現成四師逐漸整頓外，凡新編各軍，皆以旅爲單位，至於軍制當參攷勞農兵制，而適合於中國軍隊性質者酌定之。

七、關於外交之意見。不宜以東北爲目的，而須視中國與北之作戰，即爲解決東方問題之導線。故戰軍作戰計畫，不能不慎重出之。

八、對於兵工廠之籌備。當購備每日製槍百桿，每月製炮四門之機件。

九、對於粵漢鐵路之建築。起製粵漢鐵路，以二年爲築成期間。

祭總理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弟子蔣中正，致祭於總理孫先生之靈前曰。嗚呼！山陵其崩乎！梁木其壞乎！三千學子，全軍將士，其將何所依歸而託命乎！廿年追從，一朝永訣，誰實爲之，而竟使至此，英士既死，吾師期我以繼英士之事業。執信踵亡，吾師並無執行之責任歸諸中正。中正素懷濟濟，與俗鮮譎，不及早與，辜負厚望，而今已矣，夫復何言。德自侍從以來，患難多而安樂少。每於出入生死之間，悲歎慷慨，躊躇悽愴，相對終日，以心傳心之情景，誰復知之。黃埔一役，吾師以民國之文山自待，而秀夫視中正，去年臨別北上，以軍校既成，繼起有人，主義能行，雖死無憾之語誤中正，而乃於昔年蒙難之地，留此明教，以爲紀念。豈兩極之與，早夢見於吾師耶。抑中正嘗思之數命，果可信乎？胡使哲人不常存。國運有待乎？胡使主義不早行。而卒致吾師悲憫憤激以病以死者何哉？要亦黨徒之不力，人事之下藏。而令吾師精神刺激，憂鬱成疾，以致於今日之不起，付之於數命，歸之於國運可乎？嗚呼，撫今思昔，瞻前顧後，舉凡可歌可泣，可悲可傷，心摧腸斷，終身隱痛，其誰與訴，其誰與知？而今而後，豈復存人生之樂趣乎？朝聞道夕死何憾，主義不行，責任未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視。今惟教之學子，訓練黨軍，繼續生命，澄清中原，以慰在天之靈而已。嗚呼！精神不滅，吾師千古，主義不亡，民國長春，神靈顯赫，率英士與執信，以勸黨軍革命之成。北望燕雲，涕零不止，魂兮歸來，鑒此愚誠。嗚呼！尙饗。

祭告 總理文

維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革命軍既奠北平、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雲寺、致祭我總理孫先生之靈曰：溯自我總理之溘逝、於今已三年餘矣。中正昔侍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晚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展謁遺體、俯首瞻堂、不自知百感之紛集也。方總理哀耗抵粵之時、中正正剷除陳逆、駐軍興寧之日。追憶總理、『改綱精神不在領袖』之遺言、不啻對我同志永訣之暗示。中正服傍在軍、病不能親藥餌、歿不及視殯殮、惟我父師、不可得復、戎衣雪涕、疚憾何窮。自茲以還、唯以繼志述事、痛自策勉、恰遵全部之遺教、益爲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間、本黨基礎瀕於危亡者、先後五次、革命勢力、幾於覆敗者、凡十五次、而軍事危機、尙不與焉。每當艱危困厄之來、中正唯一秉遺教、追隨先進、勉圖堵截。盤根錯節、現歷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會、方克安渡艱難、重現團結。回憶曩時同志、在紛歧離析之事、與主義之遷晦冥否塞之會、若非總理有灼然昭垂之遺教、將不知何術以復歸於共同。至橫逆之紛然而來、毀謗之無端而集、若非總理有成敗之計、與各用所長之寶訓、亦幾不能力排艱難奮鬪、以迄於今日。茲當肅祭靈前、懷過去則撫創而思痛、念未來則臨冰而知危、所欲復告於總理者、萬緒千端、更僕難盡、已往不追、固不欲瑣瑣陳述、以資鑿聰。而來日大難、輒敢以微願所寄、奉析昭鑒。謹稽其概、爲我總理陳

我總理昔日爲集中革命勢力而容共，爲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聯俄，乃自總理逝世，中國共產黨竟忘服從三民主義之前言，壓迫本黨，恣行搗亂，破壞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爲保持國民革命之目的，於是自去年四月清共之舉。然對於蘇俄，猶冀其能尊重宣言，不相凌犯也。不料共黨作困獸反噬，而蘇俄則窮寇齎資糧，藉外交關係之掩護，有參加暴亂之行爲。我同志以其顯違平等待我之精神，轉爲革命時期之障礙，爰於本年一月，繼清共之舉而絕俄。凡茲政策之變更，皆經同志反覆考慮，認爲無背於總理之遺教。然使總理迄今健在，共黨當不致逞如是之狡謀，人民庶可免蹂躪之浩劫。是則我總理之中道殞謝？奚止國民革命之不幸。今總理既不可復作，而全國同胞凋敝之餘，又何堪再受劇烈之犧牲。是唯有闡明主義，以遏止異說之傳播，毅力自強，以致郭交於平等，廢除條約之遺囑，必貫於最短期間。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一也。

憶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我總理垂誨諄諄，以紀律廢弛，人自爲戰爲厲戒。以精神結合，團結一致相詔勉，誠有見乎革命之危機，往往伏於內部之渙散。乃自總理逝世以來，同志之間每因觀點之偏差，輒肇意志之分裂。因互相動搖，妨及共信之根本，言行趨向，遂有異同。質直言之，不獨二百萬之武裝同志，未能悉明黨義，竭誠信仰，尊重中央。卽我黨員之間，對於主義亦未能全體一致，有確切不搖之認識。黨基未立，胥坐此故。總理之靈，應有遺憾。今軍事掃蕩，幸將告成，建國伊始，尤需要有統一堅強之黨。若非全黨同志，精誠結合，悉泯已往之糾紛，共圖今後之建樹，邇則相忘，善則相勸，犧牲個人之自由，確守嚴明之黨紀，同歸於三民主義指導之下而努力，將何以絕反動之覬覦，負救國之大任。抑亦何以對我奮鬥畢生之總理。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二也。

溯自辛亥革命，我總理即主張以南京爲國都，永絕封建勢力之根株，以立民國萬年之基礎。以袁逆爲梗，未能實現。我同志永念遺志，爰於北伐戰爭戡定東南之日，卽遷國民政府於南京，而建立中華民國之國都。今北平舊都，已更名號，舊時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確立，更無疑問。凡我同志務當擁護先總理夙昔之主張，努力於新都精神物質之建設。澈底掃除數千年傳統之思想，以爲更新國運之始基，庶異日遺孳奉安，得藉靈爽監臨，而普耀主義之輝於全國。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三也。

革命首先革心，爲我總理重要之遺訓，而於革命垂成之時，並宜切實服膺。今革命軍事已達告終之時期，人民疾苦亟待切實之解放。凡我同志，若不於此日檢束軍心，痛自省惕，則虛榮利祿之誘，地盤權位之私，個人主義之企圖，封建思想之留遺，處處皆有政客包圍之危險，時時可中官僚墮落之惡習。稍存疏懈之心，卽不免蹈辛亥革命之覆轍，使先烈赤血凝成豐碑，頃刻碎爲齏粉。自唯有遵總理革命之訓，標覆霜堅冰之戒，而後過去成績，始能保持，循環革命，得以防止。此爲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四也。

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依我總理遺教所指示，全部事業異常艱鉅。軍事告終，僅係破壞時期告一段落，並非國民革命全部之成功。我國人民於法美諸國革命之先例，以爲軍事勝利，政權移轉，卽係革命完成，此實不明國民革命之諦。蓋繼此以後，關於「心理」「物質」「政治」「社會」之建設，及民生幸福國際平等之要求，有需於全體同志全國同胞之共同奮鬥者，殆十倍於軍事時期。譬之征途千里而發其軛，既不宜矜功自畫，尤不可中道懈弛。總理有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必至三民主義完全實現之日，方爲全黨同志，克盡厥責之時。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

總理告者五也

本黨爲解散民衆而革命，破壞期間，民衆已飽受不可免之犧牲。軍事既終，若於軍隊問題，無適當之解決，不獨國家財政，不勝鉅額軍費之負擔，人民膏血，不能再應無量之供求，而以二百萬少壯同胞之勞力，悉令棄置於不生產之軍隊生活，尤爲社會經濟之損失。我總理昔嘗軍閥未除，尙以實行裁兵，望國內軍閥之覺悟，化兵爲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值茲更始之際，合國防計劃，與兵工政策，爲整個之計議。確定兵額，分別裁留，以裁兵者強兵，且以裁兵促全國庶入於正軌，此實千載一時之良機也。吾國之苦兵禍久矣，唯貴以革命之精神，乃可望澈底之解決。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裝同志，務期於成，敢爲我總理告者六也。

溯自我總理和平救國之主張，格於軍閥官僚之頑梗，而不克實現。本黨欲剷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惟當轉戰之際，日襲戰區同胞之困苦，以及前線將士犧牲之累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後，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謀，以國家兵力，當爲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爲無上之恥辱。此次北伐勳負，數逾百萬，轉戰豈止千里。殘破者向中國之領土，死傷者皆中國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爲可恥，而注全力於國防。明恥教戰，唯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總理民族獨立自由之遺訓。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七也。

至于破壞之後，亟將建設，我總理遺告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於程序節目，早有顯明之規定，祇須全體同志，篤信力行，卽不難建築三民主義之國家，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值此軍政告終之時，若不以實際政治之設施，表示革命建國之力量，則武裝同志奮鬥而得之成績，將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故今日最要之計，宜使一切政治，完全無背於建國大綱，而軍政訓政，交替時期，尤須遵

照建國大綱之規定，尅日實施地方自治之基礎工作。舉凡調查戶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建道路、首應訓練民衆、努力實行、輔之以主善之宣傳、證之以實行之成績、務使全國人民之思想、悉以三民主義爲依歸、全國政治之設施、悉從本黨之指導、勵行總理以黨治國之主張、俾中國能得系統之建設。此次中正競競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八也。

中正海隅下士、未嘗學問、得聞大義、追隨革命、誓出我總理救國救民之所賜。竊見總理遺教、崇高博大、論其精意、實古今聖賢所未發、中外宏哲所未規。語甚平易、實天理人情之結晶、野老村婦所共解、奚止其與頑振儒之功、實亦爲生命建樹之本。今爲建國伊始、而總理已長辭人世、不復能躬親指導、千鈞之責、寄於後死之同志、戮力同心、勉爲祖繼、以總理之精神。團結本黨之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統一全國之思想。國民之華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許身黨國、久已矢之死靡他之決心、初不意百戰餘生、尙能留此微軀、詣總理之靈堂、而致其瞻禮。今最有生之日、卽爲奮鬪之年、竭其全力、濟以忠貞、成敗利鈍、未遑計也。職爽匪遙、唯昭鑒愚相而默相之。

祭東征陣亡將士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率全體員生士兵謹以香花醴酒之儀、以致祭於我陣亡諸將之靈曰：

嗚呼痛哉、眞靈浩浩、烈魂騰霄、死爲雄鬼、生是干城。大驚蠢國、四海洶洶、青年志士、咸思奮興、呼號奔走、冀靖賊氛。吾黨同志、更抱熱忱。黃埔軍校、濟濟群英、犧牲家室。束髮從戎、志

存主義，期進大同。東江陳逆，盤踞要津，謀叛元首，抗命稱兵，奉命來徵，惟吾將士，人民喜躍，簞食相迎，紅湖淡水，強寇瓦崩，興甯一戰，賊巢既傾。昊天不弔，折我股肱，招魂祭酒，痛哭何從。諸君雖死，繼志有人，實行主義，誓竭血誠。黃花千古，史乘光榮。神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鑒。

祭廖黨代表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蔣中正謹致祭於 仲愷先生之靈曰：嗚呼！總理逝世未半載而先生突死于兇徒之狙擊，是猶慈父見背，而盜又死其長兄。國民革命之大打擊，中華民族之損失，豈祇三千學子，全軍壯士痛失師承。嗚呼！先生，追隨 總理，革命二十餘年，臨大節而不奪，屹然爲吾黨之長城。其好學深思猶曷及。最難能者，爲勇猛精進獻身主義之精誠。先生積二十年之經驗，知非先有爲人民奮鬥之武力，進而以武爲人民所有，則革命將終於無成。乃贊襄 總理，手創本校，謬以中正爲知兵。一年以來，學子成業，黨軍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發誨，辛苦經營。東江廣州諸役，奉主義以深入，群衆所至，簞食壘彙之迎。先生持不妥協之特性，與反革命派不兩立，兵士受其感化，殺賊之速，乃爲舉世所震驚。國民政府成立，先生爲其中堅，禁絕烟賭，統一軍政財政，援助罷工工人，皆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庸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爲群小所側目。竟作主義犧牲。嗚呼！國人相驚之赤化，在軍事實確無根據，在理論亦非惡名。先生盡瘁於黨國，人皆知其無私怨，其扶植農工團體。乃欲救民之困苦，泯人類之不平。群小爲而死先生。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虎俵，其事甚明。先生之死，乃革命反革命之決戰問題，而決非所謂共產反共產之爭。嗚呼！民國五年之夏、

英士遇害於瀝濱，中正經紀其喪，中夜不寢，痛哭失聲。匪僅以徇其私，實慮無英士在，更難制止大黷之專橫。自茲以後，哭執信，哭仲元，皆切人亡際瘞之痛，惴惴焉，懼大厦之將傾。今先生又殞命於外人屠戮我國同胞之時，雖罪人斯得，亦何足稍減後死者傷痛之情。嗚呼！三千學子，全軍壯士，何以慰先生在天之靈。亦惟奉行遺訓，澈底革命，誓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肅清。人孰不死，或視泰山爲重，或視鴻毛爲輕，爲革命而死，爲主義而死，爲擁護人民利益而死，則萬古不朽，正氣常存。嗚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正曩以昭告於總理者，今又敢以昭告於先生。九原有知，來格來歆。嗚呼！尙鑒。

祭陳英士文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義弟蔣介石，致弟於英士義兄靈曰：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丁未至今，十載共聞，所共者爲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爲何辭，非生死與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國事如故，誓辭未殘，死者成仁取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義踐約，豈忍惜於一死。嗚呼！人難方殷，元兇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讖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而已。嗚呼！追念前情，悲多而樂少，思深而恨長。辛亥以前，謀浙謀粵，一事未成，患難日迫，感激日深，幾不知復有我一分也。辛亥以後，禍亂相尋，變故百出，非知愛之深，鮮不爲奸人所中傷。癸丑一役，敗挫之餘，

從公往來，不離朝夕者，曾幾何人？長逝之後，繼公事業，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向之趨炎附勢，排我斥我，毀我誣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災樂禍，妒公忌公，護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誠耶偽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讒，惟願死後之可告慰耳。噫！未忱赤剖，奸邪乘機，忠言失察。竟成今日之禍，悲乎哀哉！而今而後，致我勗我，扶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無人！已矣哉。感已此蒼涼，吾復何言，世路崎嶇，人心險穢，瞻前顧後，徒增寒心，白髮在堂，黃口離抱，奉老扶小，更切苦思。公其有靈，來格來歆。

祭馬幹亭文

維中華民國八年，歲次戊午五月二十四日乙亥，援閩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蔣中正，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陣亡幫統 幹亭之靈曰：去歲識君，韓水之濤，逮我成軍，首率戲下。闔事方殷，羽書旁午，佐我戎行，整飭隊伍。永泰一役，赫赫厥聲，身先士卒，踴躍城登。北屨喪時，閩閩不驚，既智且勇，是猶是屏。天未厭亂，小醜跳梁，永春鼎沸，糜爛楓洋。原燎星火，蟻決堤防，一日三警，勢蹙以狃。君乃奮臂，引爲己羞，願言殺賊，與子同仇。載臺弓矢，乃裏糧餼，方期一鼓，擒殲嶺尤。胡天不佑，禍福相倚，噩耗傳來，三軍敵氣。嗚呼幹亭，天事人事，壞我長城，失我道濟。國家多故，適此閔凶。默察冥冥，厄運未終。既折我翼，於孰培風。心灰欲死，吾道其窮。君擅資稟，驅楚南國，宣死疆場，宜葬沙漠。篝火狐鳴，其林川綠，有才死此，冤重山嶽。與君定交，未及一稔，今日哭君，惟我尤甚，知己之感，抱深深盛。公誦私情，涕淚俱迸。嗚呼幹亭！身後寂寞，一棺蕭寺，

淒涼欲絕。漳長之間，相離咫尺，魂兮來歸，屋梁月落。

哭 母 文

悲莫悲於死別，痛莫痛於家難，哀莫哀於親喪，苦莫苦於孤子。嗚呼！天胡不弔，奪我賢慈，竟使兒輩悲痛哀苦，至於此極哉。吾母來歸，已三十有六載。當吾父健在之十年間，家中鞠育之苦，嫁娶之勞，飭家接物，皆吾母一人之內助，其苦心孤詣，已可感於無窮者矣。迨後先考中殂，家難頻作，於此二十六寒暑間，內弭閭牆之禍，外禦橫逆之侮，夔謹弱子，督責不惰，維持祖業，丕振家聲，何莫非吾母誠摯精神，及無量苦心，有以致然也。嗚呼！吾母艱苦卓絕之志，既如此其甚，而不孝冥頑不靈又如彼。回憶當時，憂危之情，愧惶幾若無地。痛念至此，百身莫贖。人子若斯，尙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耳。嗚呼！自今以往，外應族鄰，內主家庭，安能得吾母復生，再爲我獨承勞怨也。且復雖能容我狂愚，恕我暴戾，撫慰我憤激，曲諒我苦衷，得我代苦代憂，至死不怨如吾母者乎。嗚呼！凡昔之足以裨益於兒，不惜茹苦飲痛，自甘枉曲，明視默禱，籲求安全如吾母之慈聖者，今竟欲一再見其聲音笑貌，而不可復得矣。嗚呼！吾母一生爲鄉里服勞，爲國家酬德，茹言懿行，至多極美，吾不能於傷悲之際，畢憶無遺。吾不惟痛吾母以愛護兒輩而竭勞，以致養兒輩而病困，而有獨爲不屑一人以犧牲。其身雖上升兜率，無所遺恨，惟生者之罪惡苦痛，自此益難爲懷矣。吾更痛心於指胸難過之語，吾尤痛於易蠶之頃，強爲藥好酒好以慰兒之言。自此兒雖連聲重呼，不復更聞母之咳嗽。猶憶當時吾母呼吸迫促，兒乃趨撫母背，以冀挽危亡於頃刻，然竟因是不獲覩最後慈容之悲戚！嗚呼！恫矣！從此

抱恨終身，不知生存於人世，復更有何意趣耶？其惟勉圖報親，藉慰地下之靈，未減兒輩罪孽於萬一，一聊舒終天之痛恨乎。嗚呼！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母而有靈，鑒斯哀忱。

致祭譚延闓院長文

維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暨全体委員等謹薦馨香，致祭於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譚公組菴之靈曰：嗚呼！大亂漸平，而建設爲當務之急，公竟釋黨國之責任而長逝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之身雖沒，公之功不朽也。昔年辛亥武漢起義，首先響應者，實惟湖南，有危難之中，出任艱鉅，此公之功也，討袁護法諸役，信義大白於天下，作西南之保障此又公之功也。羣湘軍以赴國家之難，而嶺表馳驅，總理在時則竭智盡忠，含辛茹苦。逮乎總理逝世，迄以定都南京，五院成立。數年之間，患難頻仍，所更非一，往往定大計，決大疑，俾我國蒙拯於危墮，卒致統一和平之盛，此尤公之功也。方期政治修明，生民樂利，或有時可以遂公東山之志，乃元惡大憝之肆行叛逆者，自去年以來，迭相倚伏，自不得不以國家之武力，掃除政訓時期之障礙。艱難轉戰，動經歲時，賴公坐鎮中樞，經綸密切，而中外引以爲重。初不意鄉之所以憂勞成疾者，一發而終不可治也。然公究未嘗以其身爲己之身，故猶力疾在公，夙晚匪懈。更不意大軍告捷，底定中原，而天不憖遺，哲遽喪。嗚呼哀哉！任重道遠，蓋古之所謂弘毅者也，畢生功烈，炳炳麟麟，固將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矣。政府深惟崇報之義，已明令國葬，務極哀榮，惟戮力神州，斯人不作，几筵布奠，感不自勝其悲從中來也。中正等亦惟有遵總理遺教，勵行三民主義，庶愛以竟公之志者，慰公之靈冀

祭精誠，祈我黨國。尙鑒。

祭軍校諸先烈文

繼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本期成立十週年紀念之期，校長蔣中正謹率全體員生致祭於本校先烈之靈曰：嗚乎！本堂成立迄今十年，此十年過矣，無非艱難奮鬥之歷史，亦無非悲痛壯烈之歷史也。當本校成立於黃埔之際，困處孤島，三面皆敵，全校同志不過數百，受 總理之感召，廖黨代表懇摯之維護，皆矢勳矢勇，以實行主義爲己任。十四年東征，志所經數千之衆，掃平陳林楊劉諸逆。不意東江之戰方捷，總理離我等而逝，兩粵之禍復初，廖黨代表又被害於仇讎。我校同志際此鉅創深痛之餘，益加奮勵，以期完成 總理與諸先烈之遺志。十五年中央出師北伐，兩載之間，轉戰數千里，流血十數省，革命軍中皆吾校同志爲其幹部。本黨統一全國以後，赤匪爲患於內，強隣進迫於外，戰雲漫塞北，敵氛延於江南，安內攘外，陷陣衝鋒，亦皆吾校同志爲之中堅。吾校爲革命奮鬥之血史。於茲十稔，而全校同志爲革命捐軀者，前後以數千計。東征以還，凡革命諸戰役，皆余爲之指揮，本校同志亦皆與余相隨沙場，誓共生死。每戰事劇烈之際，是彈雨橫飛，實刀欲折，吾親愛同志傷痛之慘，或竟棄我而長逝，鼻酸淚落，心腸爲摧，悲痛之情，莫可言喻。夫豈不知我等爲主義而戰，所欲有勝於生，革命成功，則團體精神永在。然以諸同志切切講義，相與朝夕，親如骨肉，情之所至，不獲已也。嗚呼！諸先烈之所以輕生命，冒鋒刃，慷慨捐軀，親死如歸者，爲主義耳。主義一日不能完全實現，本黨一日不能健全，民族一日不能自由平等。卽余與後死同志，尙未能完

成諸先烈之志願，十載光陰，倏忽已逝，撫覺成績，遺無尤多。此日致祭，烈，益增余無涯之痛也。余之所以自矢者，惟有領導後死諸同志刻苦奮鬥，盡瘁心力，驅逐之，以盡先志，以求無愧於總理廖黨代表及諸先烈耳。嗚呼！今日之宗，吾校後，同志集於此，十年往事，恍然如昨，英雄有知，當不異於骨肉相逢，復視昔年索首一堂，誦禮談兵之樂，而吾輩之於先烈，則音容已杳，尙可見於夜深潮盡，追思懷想之中，不亦悲乎！嗚呼哀哉！尙鑒。

祭剿匪殉難飛行四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謹以清酒香花之儀，致祭於與國剿匪殉難飛行隊員張君維藩，谷君玉麟，張君保衡，邵君振甲諸烈士之靈前曰：嗚呼諸君！英光燦燦，氣慨摩空，高張健翮，如鷲如鷹，如鷹斯搏，秋高鵬舉，太空翱翔，氣吞雲夢，志凌霄漢，艱險備嘗，情誠苦幹。與國匪巢，幾歷表晷，莫穴黎庭，陸空大舉。君等革邁，奮勇參加，騰空轟擊，斃匪如麻，孤鼠突奔，胆落鬼泣！彈雨紛飛，雲垂離立。忽若鏖彩，碎骨糜軀，神歸碧落，血流平蕪，狂寇烟消，靖獻動人，雖死猶生，泰山增價，先軫元歸，斜陽古道，丹旛飄揚，悲傷如搗，西雨悲弔，聊薦椒漿，英靈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尙鑒。

祭綏遠陣亡將士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蔣中正敬以杏花清果之獻，致祭於綏遠陣亡將士之靈曰：征蓬蔽野，飛雪浮天，羽書電激，磅礩風傳。胡馬南侵，雄虺九首，敕勒陰山，叢爲寇藪，嗟爾將士，乘命實邊，長城飲馬，絕漠控弦。斥喉傳驚，長鯨奔突，誓斬樓蘭，綏我藩服。一戰再戰，前偃後登，風毛雨血，浩氣憑陵。卜式輪軍，汪鑄死國，畢竭精誠，軍民一轍，旣克百鍊，旋復大崩，血肉同燬，川原永耀。鯨鯢既戮，京觀既成，噫噫冰霧，耿耿光精。築塚祁連，異代同軌，國魂沉沉，墮而復起。風雲正急，益念攀姚，豐功待紹，責在同胞。銅柱銘勳，燕然勒石，英爽猶生，簡其歆格。嗚呼哀哉！尙饗。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此記爲余極沈痛之作，付印尤爲余所不獲已也。廣州變亂，余惟自悲吾黨之不幸，豈復忍以內容真相暴於世，以自貽其羞乎？粵變以來，余所以不願以一言一字，露布其叛亂事實者，猶守絕交不出惡言之古訓耳。九月抄，余傷病天童，見報紙有發表孫總統聯德密函者，不特疑皆皆裂，益覺陳氏謀害總統之心毒於蛇蝎，余雖欲爲其緘默而亦不可得矣。嗚呼陳逆！汝不能在廣州燦總統以拳匪之禍，汝今猶欲詆指總統爲過激黨乎？世界大戰告終，對俄對德之外交，如英如美，如意日本各國，無不急

望其恢復邦交、以謀提攜之道。吾與俄德、豈能不再締約、以修兩國之好、其可永久絕交、終陷於孤立地位乎？況外交秘密、爲各國所公認、而總統此函、又僅爲同志間磋商之詞、豈足爲謀害總統之勝券乎？自此函發表以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莫不認爲應有之政策。外人且以爲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爲中國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發表此函、徒足以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而又加其一重媚外賣國之鐵證耳。廣州叛亂、謀害總統之事、其歷歷可數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聞而尙未發現者、又不知凡幾。叛逆之智、不爲不足。今既事過境遷、如其苟爲天地父母之所生者應有天良、於所當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復其墮落人格之不暇、奈何必欲置其十餘年父事師事之長上於死地而後甘心乎？嗚呼！嗚呼！即使汝能謀害總統一人、其能謀害三百萬之黨友乎！即能掩盡中華民國四萬萬國民之耳目、其能抹殺汝遺吳萬年之歷史乎！自發表密函以後、雖傾西江之水、亦不能淹汝賣國叛黨之劣跡矣。嗚呼！嗚呼！汝即不爲國家計、其能不爲個人計乎！曾不一念自身與本黨之關係、以及前後之事實乎！數年以來曾與汝同生死、共患難、轉敗爲勝、扶危爲安者、果何人乎？汝今日之所挾以謀害總統之奇貨、非粵軍乎？汝之粵軍、果何自來乎？其間如何成立、如何援閩、如何回粵、又如何援桂乎？汝所素稱爲益友之、精衛胡漢民、與汝所自認爲良將之鄧鏗許崇智、今皆安在乎？其不爲汝所謀害者、亦皆爲汝所排擠殊盡矣。汝素所敬畏崇拜之黨魁、雖幸而脫汝之刃、然已退避三舍矣、汝固可以據粵自豪、獨居安樂矣。汝之叛逆事業、與惡劣人格、應可以從此知足自止矣。奈何欲更進一步、心爲禽獸不爲之事。汝不知冒人之功以害人、藉人之力以殺人者、必有人冒其功、藉其力、以殺害其人者。汝果不悔過自新、長惡不悛、則多行不義、必有自斃之一日。余尙不欲盡暴汝之罪惡、然汝果能自安於心乎？人即不欲殺汝而恕汝、汝果不急求其幸免

自殺之道乎？世有知人，其或曲諒余不獲已之苦痛，而於此記加之慰藉。蔣介石識於太湖之萬頃堂。

六月十五日 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秘密會議於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爲謠傳，不之信。及至午夜十二時後，林秘書已勉，與林參軍樹勳，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兇鋒。總統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而其所說，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爲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秘書等言粵軍變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總統言我在廣州警衛軍，既已全誌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敢明目張胆，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之責任呼？吾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秘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出。總統即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九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粵軍槍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即命衛隊準備防禦。此時，約已三時，林秘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競存果斷作亂，則戡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

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以一死殉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冒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擲行。林秘書等，爲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爲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步至長堤，安抵海珠之海軍總司令處，與海軍濶司令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議決應變戡亂之計。

十六日 上午三時後，叛軍步哨，已密布各路，斷絕交通，佔領各行政機關。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統之湘軍，於拂曉時，圍攻總統府。府中衛士，僅五十餘人，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防禦，與叛軍對抗。叛軍衝鋒十餘次，皆以衛士用手機關槍擊退。死傷之敵，達三百名。守衛公府之警衛隊，亦與叛軍對抗，堅守府門，叛軍終不得逞。相持至正午十二時，叛軍旅長李雲復，以步兵衝鋒無效，乃用速射砲，注射公府，猶以爲未足，蓋彼以爲總統尚在粵秀樓，不能出險，故又用煤油燒燬由粵秀樓至公府之棧橋，杜絕出路必欲總統葬身於粵秀樓而後已。及抵抗至下午，衛士彈盡援絕，不得已爲叛軍繳械。言明繳械後，叛軍不得再施射擊。孰知其兇暴變橫，不顧人道，當衛士與黃馬二副官，護衛總統夫人出府時，彼在府前，猶用機關槍掃射不息，以致死傷枕藉，慘不忍觀。其伏於公府四周民房內之叛軍，自昨夜十時起，專伺總統乘汽車出府時，以逞其狙擊之計者，至此尙未有見總統汽車出外，乃再入府搜索，遍覓不見，始知總統已於昨夜步行出府，其計豈不得逞。如果昨夜總統乘車出府，其不死於槍砲之中，亦必死於伏兵狙擊之下。幸總統卒能冒險出險，轉危爲安，叛軍無如何矣，總統上軍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乃率各艦，集中黃埔，準備進攻廣州叛軍，實行共戡亂平難之策。

十七日 辰刻，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司令魏邦平來艦，晉謁總統，商議招討事宜。總統令魏

司令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之叛軍，責成其恢復廣州防地。又爲伍總長言曰，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爲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如畏懼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爲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伍總長聽之，乃即離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自伍總長離艦後，總統即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乃命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之叛軍發砲射擊。各叛軍聞聲落膽，皆紛紛棄械逃遁。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照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相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砲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砲擊後，叛軍乃得潛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砲台，回至黃埔，會議第二次進剿之計。

十八日 陳炯明以鉅款派人運動海軍內變。幸海軍上下，一心一德，服從總統命令，始終如一，不爲利誘。並謂其使者曰，吾海軍不比湘軍，供人欺弄，以二十萬現金，賣我總統，而博得一叛逆之名也。是日，陳炯明致電伍總長，轉請總統下野，詞極悖逆。伍總長置之不覆，但有憤恨而已。

十九日 總統以手書致前敵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彭總司令、黃司令、李司令、梁師長等，令各軍迅速回粵平亂。有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語。先是，十四日，陳炯明來電，請財政次長廖仲愷，往惠州商議要事，經過石龍，即被其部下扣留。是日，聞已用鐵鏈重刑，解往兵工廠監禁。同志聞之，爲之髮指。僉曰，陳炯明信義淪亡，其殆禽獸之不若矣。

二十日 海軍溫司令，應叛軍之請求，商議停戰辦法，得總統許可，乃率永翔、同安二艦，駛入省河，與叛軍會議停戰條件。是日叛軍進駐韶州城，大肆搶劫。廣州城自十六日以來，槍掠燒殺，至

是愈烈、甚至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東關一帶居民、有被槍至二十餘次者、有一女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者。其慘無人道之行爲。不勝臚舉。陳家軍之獸性、至此發揮殆盡。

廿一日 海軍官長士兵、各舉代表、前來永豐坐艦、聲明一致服從大總統、至死不渝、總統嘉獎之。

廿二日 各處義軍並起、黃埔附近、有徐樹榮、李天德、李邦安等各司令、集中所部、約有千餘勁旅、軍威大振、與海軍協商攻取魚珠、牛山各炮台之計、以免黃埔海軍、受其監視之禍患、

廿三日 總統聞伍總長逝世噩耗、涕泣不能自仰。海軍將士、怨憤更烈。總統以溫語慰之曰：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我先死、亦即代諸君而死。爲伍總長個人計、誠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謝、自後共謀國事、同德一心、恐無如伍總長其人矣。吾軍惟有奮勇殺賊、繼成其志、使其瞑目於九泉之下、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

廿四日 士密西報訪員、訪總統於永豐艦。是日、爲伍總長逝世之第二日、總統悲哀之色、尙未稍減、乃以沉毅溫厚之態度、出見訪員。首以伍總長逝世、爲吾中國人不幸之舉、以告訪員。其後與訪員談話甚長、惟對於行使總統職權一節、尤爲確切。總統言我爲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故對於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之責任。現時我在軍中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如我放棄職權、則對國會爲違法、對國家即爲叛國。即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爲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至今已將旬日、吾與叛軍、始終奮鬪、堅持不怠者、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如我輕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吾又何必創造民國、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精神乎？吾誓必戡亂、以謝國人。違法之

舉，非吾孫某所爲也。

廿五日 海上士兵，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填寫誓約，表示其從服總統，始終不渝之決心。間有士兵來問其官長，與叛軍商訂條約，是否得總統之許可者，總統領之。海圻各艦士兵，疑其溫司令與叛軍議和，恐有不利總統之舉，故不許其司令回艦，總統爲之解釋勸慰，始得無事。

廿六日 叛軍圖謀海軍益急。其始賄買吾海軍官長之計不成，乃隨運動民軍，聯絡河南叛軍，圍襲我黃埔海軍。總統得此報告，增令海軍溫司令特別戒嚴。

廿七日 聞海軍高級官長，有與叛軍議和，行將成爲事實之說。且聞陳炯明派吳禮和已來肇和，與該艦長某，接洽妥貼。總統聞之，皆一笑置之，深信海軍各將領深明大義，決不爲人利誘，毫不疑惑。故各將領對總統擁戴益力。由是上下相得益彰，謠言漸息。

廿八日 長洲要塞，敷設地雷告竣，海軍陸戰隊舉代表，來謁總統，表示服從總統之意。且謂聞其司令孫祥夫已爲叛軍賄買，並有逐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以自代之說。總統力闢其爲子虛，惟以嘉言慰藉，勉其服從上官而已。

廿九日 浙江盧督代表鄧君，貴州代表李君，來黃埔，晉謁總統於永豐坐艦。晤談甚久。總統專以國事勉勵各代表，而不及其他。是日叛軍某秘書，辭職來書，報告陳炯明近日致葉舉各電，謀害益急。並痛斥陳炯明詐僞之行。其中有云：陳炯明人格破產，良心掃地盡矣。彼之贊成文化運動，提倡社會主義，以及主張今日之聯省自治者，無非迎合人心，利用潮流，以求達其個人之權利與虛名而已。究其實在，則彼對於文化與社會各問題，固未嘗澈底研究，毫無心得。即其對於三民主義，至今尚在懷疑誹謗之中。吾昔日以陳炯明爲中國之新民，孰知其乃比頑固守舊之不如者。蓋其人爲一多忌好

疑、苟且偷安之人。故無論對於何事，無不疑信參半，所以其所言所行，無一不僞，以其凡事無徹底覺悟，故有此根本錯誤。倒行逆施之結果，即如其阻礙北伐，陰謀蹙蹙者，亦不過利用中國苟且偷安之人心，以破壞此根本解決之人舉，其亦誤於僞之一字而已。若某密書者，知之較深，故言之較切，異於尋常汎論者也。

三十日 海軍司令溫樹德，下特別戒嚴令，聞收類何某，受叛軍重賄，包辦海軍降逆事。幸各官長深明大義，不爲所誘。各官長皆來坐艦，聲明擁戴總統，表示其始終服從之決心。

七月一日 叛軍謀襲長洲要塞。賄買海軍之陰謀，至此益明。總統召集各艦長，研究移動艦隊之利害。考慮結果，惟有鎮定慎重，以靜待動爲是。故總統決心堅守黃埔，各艦長移動西江之談遂息。是日鍾煌可持陳炯明手書來艦，晉謁總統，乃求和解。總統置之不理。茲錄其原函如左：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燭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迫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專此卽請鈞安，陳炯明敬啓。

六月二十九日晚。

又魏邦平師長來艦，晉謁總統，問總統可否准其調解，總統僅以大義責之，並以陸秀夫之歷史勉魏，而以文天祥自待。言宋代之亡，尙有文陸，明代之同志，垂範於未來之國民，以自污其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璀璨之歷史，而自負其三十年來死效民國之初心乎？

二日 總理對各艦長說明堅守黃埔，艦隊不可移動之理由。(一)以西江水濶，如各艦移至西江

、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分而力弱。大艦或爲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離黃埔，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勢，盡入叛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蹤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爲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擊之效。(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尙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爲吾所用，尙未可知。如果陸上絲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拙，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各艦長悅服，表示始終服從總統而退。

三日 汪精衛古應芬二君來艦，晉謁總統。是夜魚珠砲台叛軍，知照海軍司令，限海軍於本夜十二時，退出黃埔。海軍將士聞之。憤激異常。海圻海肇和各艦將士，舉代表來謁總統，請求總統速下攻擊魚珠命令，俾可先發制人。總統知士氣振發，可以一用，乃即下令，命海軍即向魚珠牛山各砲台射擊。又命海軍陸戰隊，及各司令部部陸軍，由海軍掩護過江，同時進攻魚珠牛山兩砲台。不意叛軍怯餒即來求和。而在省河之海軍司令溫樹德，亦來電勸阻，事遂中止。聞叛軍與溫司令停戰日期，以今日爲限。叛軍以總統未離黃埔，海軍背約，故有此虛驚恫嚇之哀的美頓書。因見海軍將士奮勇強毅擁護總統，非可威逼。故復來請罪求和也。

四日 聞海軍三大艦，有降北團週之說。又聞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由魚珠牛山各砲台之叛軍，砲擊其餘各艦之說。衆說紛紛，人心驚惶已極。當此風聲鶴唳之時，如非總統果斷明決，鎮靜堅守，未有不爲浮說撼也。

五日 鍾煌可復爲陳炯明求和。總統以無誠意，且言陳炯明對我，祇可言悔過自首，不能言求和。

、故不允所請。魏邦平派人來艦商議調停之法：第一、逆軍退出廣州省城、第二、恢復政府。第三、北伐軍停止南下。總統允之，又某旅長派代表來謁總統，總統派張秘書招待代表，言陳炯明願來請罪、乞總統海涵寬容，並言某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張秘書言某旅長等、自願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如陳炯明者，饑耐飽颺，外強中乾，誘過推罪，嫁禍貽患，實爲此次事變之禍首，亦即民國之罪魁。如可赦免，則反覆無常之叛徒，皆將興起效尤，其將置典刑法紀於何處耶？

六日 總統致前敵各將領手書，命各軍從速回粵平亂。聞溫司令爲取類何等挾制，故態度益形曖昧。總統言我輩既爲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決，逆軍共如余何？又謂幕僚曰：當此危疑震撼之時，吾人惟有明斷果決，支此危局而已。是晚，見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搖惑。總統起居如常，泰然不動，兵士因之漸歸鎮定。

七日 洪兆麟派陳家鼎持函來艦，晉謁總統，言彼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總統覆函，以大義相責，惟不涉及陳炯明一字。魏邦平復來艦，請求總統發表與六月六日相同之宣言以責備陳軍各將領，則陳軍必根據此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府。總統以其事離奇，且陳軍甘心叛逆，責備何爲，如其果有悔禍誠意，則可另予其自新之路，先使其廣州附近軍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免人民遭殃，以廣州完全歸還政府，然後再言其他。否則寧爲玉碎，不願瓦全，吾爲國會選舉之總統，不願爲叛逆軍隊擁護之總統也。

八日 接許軍長二日由南雄來函，始知北伐各軍，已集中南雄，並悉朱培德總司令所部之滇軍，奮勇尤甚，自六月十六日以來，望眼將穿之北伐軍，至此始得其回粵平亂真確之報告，總統閱之，爲之欣慰不置。午後，聞三大艦今夜必離黃埔消息，總統決定將各艦移駐長洲要塞後方之新造村一帶，

免被叛軍之封鎖。是夜十一時，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果升火起錘，駛離黃埔。總統聞此報告，亦即命其餘各艦，由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以防魚珠叛軍之襲擊，蓋叛軍之計以爲總統坐艦在黃埔加三人艦移至他方，則黃埔各艦，直對魚珠，皆在其砲台監視之下，無所掩護。黃埔後方之海心岡，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不能通過，總統坐艦，即不爲魚珠砲火所毀，亦必爲其封鎖，彼以爲坐艦在黃埔之中，前有砲台，後無退路，必將任其所爲，殊不料海心岡近來水深至十五尺以上。總統早已派人測定，各艦通過裕如，故臨時乃得從容應變，不爲叛軍所陷，此叛軍謀害總統第二次實施之毒計也。

九日 總統決心，力守長洲要塞，不欲駛入省河，攻擊叛軍，徒滋人民之驚擾。至下午一時後，魚珠砲台之叛軍鍾景棠所部，竟渡河襲我長洲，當時要塞司令馬伯麟所部，閉鎗應敵，叛軍死傷甚衆，不獨海軍陸戰隊孫祥夫所部，遽豎白旗，投降叛軍，反戈相向，引敵登陸，長洲要塞，竟失之頃刻，各兵士聞之，憤恨不置，乃即向魚珠軍發砲射擊，徒以子彈缺乏，距離又遠，不能見效。總統乃命令各艦，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潰兵，準備進攻車歪砲台，以爲海軍之根據地。當時各官長以車歪砲台，地形險隘，砲隊密布，攻克不易，通過更難，故有主張艦隊移至西江活動者。總統言各艦由此出動，須經過西江牛山魚珠之叛軍各砲台，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砲台，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大艦，監視嚴密，其必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歪砲台，駛入省河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各艦長聞此說明，始釋然無疑，乃皆鼓勇入省，以決此九死一生之策，義無反顧，不稍屈撓也。

十日 上午二時，總統命令永豐、楚豫、豫章、廣玉、寶璧等艦，由海心岡駛至三山江口，拂曉，乃命各艦試射車歪砲台逆軍之陣地，逆軍發砲還擊，當時各艦以逆軍在車歪砲台布置周密，彷徨無措

進退莫決，總統以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於九時半下令，先以坐艦表率前進，然後再命各艦，鼓勇直前，速向車至礮台猛擊，（當時豫章艦長歐陽格，首告奮勇，攻擊最爲得力。）不料駛近至礮台附近，逆軍野礮，足有二營之多，密布兩岸，陣地至爲堅固，我軍以陸上部隊太少，僅攻克東廊一岸，各艦通過時，皆受微傷，而坐艦則連中六彈，死傷尤甚，不能久持，故通過車至，直入省河白鵝潭，準備召集各艦，以圖再舉。此逆軍在車至礮台之兩岸，密布艦隊，注射坐艦，實施其第三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各艦集中白鵝潭時，永翔、同安二艦，亦隨卽來歸，故艦隊力量，較前增加，總統經此奇險，不以爲憂，反以爲樂，精神亦倍加於前。當時廣州夏稅務司來艦，晉謁總統，首問總統是否來此避難，總統謂此爲我之領土，我可往來自由，豈可謂之來此避難，汝言何意，令人不解所謂？夏乃言白鵝潭爲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戰事發生，竊恐牽涉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總統離粵，俾可通商自由。總統言此非汝之所應言者，吾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強權，吾只知正說與公道，決不受無理之干涉也。夏乃默無一言，如禮辭去，某西人在坐，出謂其友那文曰，吾今日方見總統之真面目，是爲中國之真愛國者，誰謂中國無人也。海軍總長湯廷光來函，請求總統停戰，彼願負責調解，總統覆函允之。其函中有『專制時代，君主尙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國家，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則和平解決，吾亦所願也』、云。

十一日 總統慰勞海軍將士，以各艦昨日通過車至砲台，忠勇奮發，殊堪嘉尚，中國海軍，皆能如昨日之奮往直前，殺敵致果，則前途實有無窮之希望也，總統贊歎不置。下午，接湯廷光總長等議和條件，以兩方敵體相視，且以明日十二時爲限，各士兵聞之，不勝憤激！總統卽命秘書起草，覆絕其調停。函中有云，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之誠意，卽如來函所稱，准於明日十二時爲限可也。是晚六

時後，水上警察廳所轄之廣亨廣貞二艦來歸，駛至車至砲台，與逆軍對抗數小時，以艦力薄弱，不能通過，乃與東廊附近陸上各部隊，向江門退却。

十二日 洪兆麟又派陳炯明來見總統，並持洪致其代表與旅長之原電，其中有「余此來立於調人地位，無心利祿，列名逆電，絕不贊成」等語，表示擁護總統之意。總統派人接待，說明陳炯明嫁禍湘軍之毒計，代表大為動容。海軍各艦長發表宣言：（一）限省城逆軍，於二日內撤退至百里之外，以免人民姦淫搶劫燒殺之苦。（二）以廣州本為吾政府所在地，當歸還吾政府自由處置，不得有任何方面干涉。是晚，聞北伐軍已佔領韶關之帽子峯及火山等處，艦隊軍心，為之大振。

十三日 風浪甚大，船身搖動非常，聞北伐軍飛機，昨日已過韶關，在馬霸河頭等處，拋擲炸彈，命中甚多，惟盼北伐軍克復韶關，速來廣州，以便海陸軍同時夾擊也。

十四日 聞逆軍在韶關大敗，我軍已佔領芙蓉山帽子峯等要害，軍行甚速，所向無敵，逆軍落膽，省城叛黨，皆現逃遁徵象，韶關不難指日而定。下午，永翔艦駛離省河，聞其奉海軍溫司令之命，故不阻其行。

十五日 海軍各艦長，覆廣州全體市民公函，謂總統以民命為重，故海軍不願輕啟戰端，唯囑其轉告逆軍，從速撤退廣州，以免生靈塗炭也。

十六日 今日為陳炯明叛亂，謀害總統砲擊公府一週月之紀念日也。永豐馮艦長，對士兵演說：「今日為陳炯明謀叛一月之紀念日，凡為中華民國之國民者，皆當留此紀念，以戒世世子孫，無效此叛徒賊子之所為也」等語。得報，言韶關尚未為我軍佔領，衆心猶豫；總統言事之成敗利鈍，不可逆料，惟有盡其在我，聽之於天而已，死生禍福，所不計也。

十七日 前方消息，忽勝忽敗，捉摸不定。惟聞翁源方面，我軍大勝，李逆雲復所部皆倒戈附義，投誠來降，約千餘人，逆料此後戰局重心，將移至翁源英德方面，而不在韶關之得失也。

十八日 得各方消息，皆言我軍已佔領韶關，未知其果確否？總統言未得前方報告，終不敢深信。

十九日 本日接各方消息，乃知韶關仍在叛軍之手，又聞英德附近，已有戰事，其或本軍由翁源繞道而出英德，抄擊韶關叛軍之後方乎？上午十一時，叛軍水雷，發現於永豐坐艦附近，距離美國兵艦甚近，幸爆力微弱，雖發亦不中，不然，總統坐艦，未有不爲其所燬也。嗚呼，陳炯明殘忍至此，民國與之何仇，必欲置總統於死地，以逞其一時之快耶？此爲逆軍設放水雷，實行第四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同在省河之英美日各國兵艦，以叛軍侵害外艦，且無人道，故由其各領事，向叛軍提出抗議，不得再有此野蠻舉動云。

二十日 得前方消息，我軍確於十八日，佔領翁源，惟韶關仍在逆軍之手云。又得許軍長報告，言黃大偉司令所部，已於昨日集中始興，不日即加入翁源敵線也。

廿一日 接港友書，知叛軍不支，黃鄧各逆，連來求和，總統覆函，如其果有悔禍誠意，不妨允其所請。本日接各方報告，前數日叛軍，屢戰屢敗，韶關確爲我軍合圍，惟尚未佔領，叛軍駕駛飛機，翱翔坐艦之上，伺察海軍形勢，以爲恫嚇之計，士兵疑懼，而總統鎮定如常，屹不爲動，因之軍心亦歸平靜。

廿二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等慰勞之電。聞叛軍賄買肇和永翔二艦來白鵝潭，攻擊各艦，誠所謂匪夷所思，叛軍謀害總統，蓋無所不用其極矣。無奈肇和艦吃水甚深，不能駛入省河

、即使能之、則海軍將士、深明大義、必不爲所買。無奈叛軍謀害心切、不計可否、徒見其枉費金錢、多耗人民脂膏而已。旁晚在芳村岸邊、捕獲叛軍徐直一名、據供爲僞江防司令周天祿派來、偵察海軍形勢、令其設放魚雷也。叛軍始則賄買我海軍內變、繼用水雷、以炸坐艦、又用飛機示威恫嚇、皆不爲其所動、今復將以魚雷來襲海軍、謀害總統矣、跡其用心、無日不思謀害我艦隊中之總統、以求逞其逆圖、而置平昔恩義於不顧、是眞所謂狗彘不食其肉者矣。

廿三日 徐犯口供、自認其爲周天祿派來、偵察地形、設放魚雷；且言逆軍日前已買到魚雷五個、以重金請某國海軍官、包辦設放。又言逆軍圖襲海軍之計、水上用小輪船數十艘、襲取各艦、陸上在河南芳村兩岸、用砲射擊海軍、爲之助攻、可知陳炯明謀害總統之心、有加無已、此叛軍第五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本日消息、皆報我軍在艦作戰、大獲勝利、惟不知其勝利究至如何程度？前方雖勝、而艦隊中之元首、無時不在謀害危險之中、因之望我前方各軍速勝之心、益暴切也。

廿四日 各方消息、我軍在韶關大勝、熊略與洪兆麟所部、昨今兩日。皆已陸續運往北江附近參戰、熊略亦於是日前進、大義不明、人心叵測、一至於此、可歎孰甚焉。

廿五日 今日前方消息、又捉摸不定、未知究誰勝負如何？消息隔絕、交通阻礙、殊爲作戰一大缺點也。聞洪兆麟今日前往翁源前方督戰、嗚呼！人心莫測恩以仇報、陳炯明之惡德爲不孤矣！陳炯明宣傳鄧錕爲洪派人暗殺、以爲洪懷恨挾嫌、報復其排斥至瀝之仇；又言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爲洪兆麟急電促成、故圍攻公府、惟洪師所部之湘軍、而非陳炯明本人所願也。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其究竟。惟陳炯明推禍譏罪、損人利己、是其長技、此次謀害總統、其事果成、乃必假仁假義、解散其起事之軍隊、屠殺其謀害之官長、以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之計；如果事敗、其必推諉於僚屬

而已則潛伏惠州，似未預聞其事者，是其所爲，皆善於自處地步，今日受其指使之奴才，將來卽爲其屠烹之功狗，司馬昭之用心，路人皆能知之，奈何湘軍願受其欺弄指使，而不知意狗之禍，卽伏其中也。總統言將士沾濡被恩，無如陳炯明之厚者，今陳且叛亂，則洪熊等之背義附逆，更不足奇矣。

廿六日 本日消息，我軍自二十三日以來，連獲勝仗，叛軍狼狽之狀，不可言喻！廣州叛黨，亦恐惶萬分。某旅長派其副官長來沙面見陳次長言其所部，不願附逆自殺，以污辱其向來忠勇之名譽，請總統勿信謠傳，免致離間；且言其各官長皆知陳炯明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者，其人性質，有私無公，有我無人，有親無友，有口無心，冒人之功，譏己之過，陰狠危詐，褊狹貪隘，如今日有求於我，則卑躬屈節，欺詐好僞，凡爲人之所不屑爲者，而彼竟爲之，倘一日時過境遷，功成事畢，則負恩忘義，背信失約，舉凡人類所不忍爲者，而彼亦必忍爲之。故數年來無論其戰時平時，偶獲勝利，則志高氣揚，驕橫跋扈，暴戾恣睢，爲所欲爲，忘其所以，如遭挫折，則恍惚迷離，怯餒驚慌，垂首喪氣，手足不知其所措，人謂其爲十二世紀之梟雄，則其胆力不足比，如謂其爲二十世紀民生主義之妖孽，則其之陰謀邪說，皆不足以惑人心而亂天下，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疑忌嫉妒，卑鄙惡劣之小人，寡廉鮮恥，人面獸心之收類，吾軍素明大義，決不充其「陳鐘馬」親之死黨，以供一家一族之驅使，而受人魚肉也。又云：某師長親赴前敵，專爲視察情形，決不充任總指揮名目，我軍一俟其回省，擬卽聯名發表宣言：以爲擁護總統，脫離叛軍之表示。總統派員慰之曰：如某軍甘心附逆，執迷不悟，則不過爲叛逆陳炯明私人之功狗，終見其自殺而已！倘能覺悟自警，反正附義，尙不失爲悔過之良好軍人，吾固知某軍必有悔悟反正之一日也。

廿七日 接許軍長與李總長十九日來電，報告戰況，乃知前方連獲勝仗消息，皆非子虛，又知湘軍陳嘉猷旅長所部，已集中仁化縣，不日即可加入戰線，總統聞之，不勝欣慰。本日接各方消息，皆言叛軍大敗，然尚未證明韶關爲我所得也。

廿八日 本日消息，我軍尚未佔領韶關，而翁源方面，且有敗退之耗，殊爲疑慮。總統致電李總長慰勞前敵將士，並令其指揮前方各軍，以收統一之效。聞第一師已在翁源方面磨礮參戰，總統言曰：該軍如此，仲元死不瞑目矣。

廿九日 接許軍長二十三日來電，報告戰況，甚爲得利，且知翁源失而復得，黃大偉司令所部，亦已加入翁源戰線，陳嘉猷旅長所部，即可進攻樂昌云。是夜八時許，叛軍乘民船，由車歪砲台方面，駛入我海軍防線，冀圖襲擊海軍，幸爲我哨船發覺，開鎗擊退。

三十日 探報陳炯明派陳永善，在江門裝修鋼板小輪船三十二艘，招募敢死隊三百名，預備襲擊海軍之用。總統言敢死隊，純出於自願犧牲，豈可招募而得？且何處去招募如許敢死隊，與領江之人？陳炯明謀害之心雖切，此種伎倆，終無如我何也。傳令各艦將士，嚴密防守，勿自驚擾。

三十一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電，授其作戰方略。又致前方各將領函。本日叛軍方面戰報，言追擊我軍至周田大橋等處，惟對於仁化樂昌方面戰事，毫未提及，如果其深入周田，必爲吾始興仁化兩軍所夾擊，總統深信我軍退却，必有計劃，不致倉卒無紀也。

八月一日 今日前方消息沉寂，不知勝負究竟如何？各艦將士，皆有爲之青年，惟動激意氣，不顧大體，且缺互助精神，士兵又多分省界，易滋誤會，於此一月餘間，總統在艦之苦心孤詣，排難解紛之勞劇，此諸前線作戰之困難，更甚十倍，如稍無毅力堅忍之心，決不能維持至於如此之久也。

二日 近日前方消息不利，而總統則泰然如常，毫不以失敗爲念，深信最後之勝利必歸我軍，故絕無沮喪之態。

二日 總統致某師長函：說明北伐軍決無爲逆軍消滅之理，令其從速起義，以挽回前方戰局。總統對幕僚言，軍事之得失與成敗，當聽其自然，不可勉強而行，徒使人以難堪，其事或有非人力所能爲也，云云。

四日 前方消息，言我軍已失始興，殊非意料所及，疑信參半。總統判斷前方戰況，言七月二十九日以前，我軍左中兩路，似皆敗退，惟有路仁化樂昌方面之滇湘軍，仍舊堅持陣地，且有進步，則七月間第一期作戰結果，我軍不得謂之失敗，尙望其能即日取勝，挽回以後戰局耳。

五日 叛軍用小輪襲擊艦隊之風聲益急，總統而授各艦長以防備計劃，布置完備，不患叛軍來襲也。各艦士兵，亦振作精神，服務習勞，日夜不息，毫不見其倦怠之已。總統言吾國海軍，皆能如今日艦隊將士服從命令，則國事早定，豈復有如此次之變亂乎？各國海軍，見我將士勤勞守職，日夜不倦，亦爲之賀歎不置，嘗對總統曰，貴國海軍士兵能如此服從堅守，陳炯明雖有三百艘小輪船，三千人敢死隊，亦無所施其技矣。

六日 致李總長電，問其後方戰況之勝負，究竟如何？有人來艦報告，言南雄已於四日失守，確爲叛軍佔領，惟另一消息，又言我軍已反攻至江口者，有言叛軍翁式亮，已因傷斃命者，有言某方軍隊，已與叛軍脫離關係，宣布獨立，動員來省者。各方報告，紛紛不一，至難判斷。總統言，須得其確實報告，方可深信，此皆不足爲憑，惟有照前定計劃，慎防敵軍，鞏固艦隊，靜待前方確實報告而已。

七日 各方消息，皆言我軍敗退，南雄爲叛軍佔領，惟未得前方報告，不敢信以爲真。有人言前方既已失敗，總統已無留粵之必要，蓋逆軍後方之兵力，已難牽制，此時又不能集合各方義軍，攻取省城，而前方基本部隊之戰機，決非一時所能挽回，則總統在粵，昔日之所謂維繫軍心者，已失其效，如仍株守軍艦，徒冒無謂之險，有何益處？此時當以速離廣州，別謀進取，以安置前方軍隊爲要圖也。總統言須得前方確報，則我心方安，否則輕離艦隊，放棄職守，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各將士耶？故總統決心，如一日不得前方敗退確報，即一日不離廣州艦隊也。

八日 居正程潛二君來艦，商議總統行止，總統以未得前方確報，決不輕棄職守，又言敵報不足信，如前方軍隊未退，以我離粵，牽動前方軍心，因以致敗，則我將何以對前方兩萬餘人爲我犧牲之將士耶？故其決心，屹不爲動。各方消息，言逆軍襲小輪船銅板已妥，必來襲擊艦隊，其言日日如此緊急，而終未見其來襲，總統料其必無來襲胆量，是以日日在驚駭浪之中，而日日安定如常也。

九日 有人密報陳炯明製艦計劃，專襲坐艦一艘，一方面賄買坐艦士兵中立，不加抵抗，一方面賄買某艦官長發砲，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假作抵抗之勢，以爲砲由艦隊所發，使外人干涉，以牽匪之禍嫁於總統。陳炯明謀害總統之計狠毒如此，殊非常情所能測也。總統聞之，言吾信陳炯明或有此計，然今日幸已敗露，當不致爲所陷害，可派人通告各國領事，囑其自衛，如果有此慘無人道、嫁禍時中之不軌暴動，陳炯明當負其責也。是日，某領事來報，言前月南雄確爲北軍佔領，故前方報告，不能達到，北伐軍已於六日退龍南，此信據實無疑。總統以某領事向不輕言戰情者，聞其報告，乃召集各艦長會議，僉稱南雄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局必危，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遂釀決離粵赴滬之計，并託某領事通告各國領事以總統即日離粵之事。當時本擬趁搭商輪，公然離粵，

後承英領事駁言，孫總統如果離粵，則吾可派砲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港，不必另搭商輪，明日有俄皇后號郵船，由港往滬，如孫總統決意赴滬，請於下午三時，趁摩漢砲艦赴港，本領事可以電知香港預備位也。某顧問回艦，報告英領事之意，總統以其盛意難却，故決於下午三時，率幕僚離粵，艦隊善後事宜，委託林直勉秘書，李章達參軍二人代爲妥辦，並發一月恩餉，以獎艦隊官長士兵忠勇勳勞之功績。四時，摩漢砲艦廣州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至此方離廣州，總統與幕僚言曰，不圖吾與君等，竟得脫險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寧，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輕棄，以自負初心也。當晚悲歌慷慨，與幕僚談時局，及外交事，至深夜二時始就寢。

茲錄其對於外交一節之談話如下：

總統言：美國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國尊重主權，又尚道義，而英國外交，則專重利害，惟其主張，中正不偏，又能識別是非，主持公理，故其對外態度，嘗不失其大國之風，在在令人敬愛。吾國建設，當以英國公止之態度，美國遠人規模，以及法國愛國之神神爲模範，以樹吾國千百年永久之計。然而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鄰接，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至於國際地位言之，共與吾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惜乎國人不明俄國真相，徒以德國人戰失敗爲不足齒，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皆是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又以為俄國布爾歌維克爲可怖，而不一究其實。吾憶三年前，日本參謀不澤某員，訪余於上海，問余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余答其俄國列寧政府，組織完備，固爲其堂堂正正之政府，焉能堪其爲無政府耶？該員聞此，亦不知其言所自出，竟不能復答。今日五國人士，對俄之恐怖心，固猶如昔，至於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早已變更其共產主義，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并弛私有之禁，

其事已逾一年，而國人不察，至今尙指其爲共產主義爲過激派，其故蓋由某國不能發展其侵略主義於東亞，而又與俄國利害衝突，積不相能，故俄國明明有政府，乃強指其爲無政府，俄國早已弛去私有之禁，而又宣傳其爲共產，爲過激派，以彼之恐怖不相容者，而又忌入締交親善，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得失之所在，殊可歎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別注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爲人利用也。

十日 上午六時，船抵香港，旋即趁俄國皇后號郵船，香港政府派員前來，照料一切。正午十二時，由香港啓旋，出口歸滬。

十一日 總統在船接廣州英領事無線電，通報白鵝潭海軍情形，及保護人員離粵往港事，總統覆電感謝。

十二日 總統在船決定宣言大旨。當討論宣言主旨時，總統以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二者，言之爲尤切。至其大意，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爲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啓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也。至言真正民治，則當實行分縣自治。蓋縣之範圍有限，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見聞較切，興革必易，且其應享之權利，亦必能盡其監督與管理之責，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無實，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分縣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鄉區域之分，然其範圍狹小，人民辨別較易，以其身家攸關，公共事業之善否與是非，當不致爲中級社會所壅蔽，且因其範圍不廣，故其對於中央，必不能脫離而且獨立也。至如今日之所稱爲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

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自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爲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吾之主張聯省不如分縣者以此，當世明達，必有抉擇也。

十三日 總統在輪，有人言陳炯明自認此次廣州叛亂爲革命，視總統爲南北統一之障礙，故要求總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言也。總統言與徐同時下野之約言，不知其從何而來？吾在民國元年曾有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而今日與徐同時下野之說則無有，其或造謠生事者，根據於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而來，不過假此以變惑世人耳目耳。如果有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語在前，是無異承認其爲合法，承認其爲正式總統，安能爲之。吾之就總統職者，乃知名器之不可假借，職權之不可虛懸，正名定位，不使是非混淆，以亂天下人之耳目，名分既定，則吾自無與徐同時下野之理。至於南北統一之議，則吾已於六月六日宣言，表示與北方停戰言和，以望統一之成，焉得謂之統一之障礙哉。至於革命與叛逆之名，則不可絲毫假借，其理甚明，蓋革命爲一寶貴尊嚴之名詞，須知有革命之主義，有革命之道德，有革命之精神，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而吾國之革命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至於陳炯明。此次叛亂之行爲，縱兵殃民，圖襲謀害，適與革命之精神與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義，則在盤據與割據，以逞其一己之私慾而已，此革命與叛逆之所以分，不容絲毫淆亂者也。假令彼能堂堂正正，以革命政府之命，則革命爲吾人所樂許，而且獎勵之不暇，焉能禁人之不欲加諸我也。惟亂臣賊子，不得借湯武神聖革命之名詞，以實施而竊盜欺盜之行爲耳。猶之魏晉宋齊之禪代，不能僞托唐虞商周之美名，卽稍治歷史者，所能別之，而況非隸於一護法旗幟之下，大業未終，自先降敵，乃可謬援名稱以自掩飾，公道在人，豈能盡欺耶？

十四日 上午，在吳淞登陸，安抵上海，各團體代表等，在岸歡迎者，約數千人。聞連日颶風驟雨，鶴立江岸不倦，民情亦至可感。下午，召集同志，討論國會與時局問題。

十五日 發表護法總統宣言。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至此已經兩月，明日又爲陳炯明叛亂二週月之紀念日矣。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先妣王太夫人，諱采玉，嶧邑葛溪，王有則之女也。年二十三來歸先考蕭樞府君，越一年而中正生。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驚，及癒則又於嬉跳躍，凡水火刀楛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誨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歲乙未不幸先考棄養，吾家內外之事，一萃先妣一人之身，而家難歸仍，禍患相乘，先妣節貞忍苦，狀至慘憺，尤有非不肖之所忍追述者。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時先妣垂淚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歿，吾幸辛苦，使汝讀書者，非欲撻爾官擁厚資也，所望爲國自愛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語，亦屢以是相勸。有清之季，學國士夫盛倡留學救國之說，中正年十八，蓄志東渡留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爲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然先妣自是益勤儉逾平時，蓋將以其所餘，資中正學費也。辛亥民軍起義，中正嘗馳驅杭間，戚黨聞之，多駭愕失色，而先妣則曰，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足爲慮？及捷報至，親友皆欣喜相慶，而先妣則又處之如素，且時以書加警惕焉。民國肇造，中正練兵海上，思迎養，而先妣雖許爲旬日留。漸行特訓之曰：汝須念念勿忘窮約時，且須謹慎將事，爲國盡力，勿令先人積德，墮

於汝身，則吾雖家居，意之
幸之色，里黨則翕然敬之。

如素。中正嘗以公私之急，

漠然不顧者，吾若無兒於先

時者，先妣視之既如也，先

險雖不足累其心者，蓋得力

派，中正回里時先妣必爲之

賀先妣之所感化也。先妣素

、而來告貸者，則嚴詞峻拒

皆爲先妣之所創建。迄臥病

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

如是也。先妣自幼即以智慧

、及繼先妣徐孫兩太夫人之後

嫁之事，一身任之。自產中正後

則又後羽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

棄養，先妣爲吾弟兄三人析產，以兄

至，精神與軀體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亦於是益切矣。嗟夫！中正自九歲失怙，至今已

二十有六年，其兢兢不至頹越，

於迎養也。歸里後，蔬食布衣，但聞佛偈幾聲，常相和答，了無欣

即收歟。中正亡命海外，戚里驚懼，以爲大禍將臨，而先妣仍虞之

母，怏者懼禍勸弗應，先妣則毅然曰：天下安有其子危急，而母乃

惟復何愛？故中正在外所求，未嘗不應，其間或有負官污吏藉此恣

耀佛，二十餘年，其所信仰老而彌篤，人嘗謂先妣清素堅貞之操，

爲多。先妣於書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註釋，尤復深明宗

解，教授精詳。近年來中正嘗謂宋儒性理之言，而略究於佛學者，

心，凡遇鄉里有貧無告者，莫不周濟而體恤之，其於屬之遊惰廢業

稍假借，尤關心地方公益，環武嶺二十里內外之橋梁路亭共十之八九

出鉅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辦百丈沙之紫雲亭及武嶺之茶亭，臨

於，以教育鄉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於社會事業之盡力，蓋

里閭，課讀女紅他姊妹均弗及，故外祖父母鍾愛特甚。來歸吾先考也

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與兄錫侯，先妣教誨鞠育，視之無異己生，婚

平，而瑞蓮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

文才，而天賦殊姿，兄輩均莫能及，以故先妣愛之尤篤。先考既

母所生獨厚，予之分羹。未及二年而瑞青弟瑞，先妣悲痛深

與胞兄錫侯幸得不爲當世賢人君子所棄，皆先妣謹嚴之教所賜也。

嗚呼！先妣經三十六年之患難，茹苦飲荼，不肖，既不能立德樹業，所慰先妣之心，勞瘁者，蓋皆爲其不孝之子欲期其有所成立，而中正暮殘軀，病切肺腑，十有餘年！近復虛弱之症，抑鬱浮沉，二月於茲，竟於十年六月十四日辰刻棄不孝而長逝，嗚呼哀哉！中正，滔天罪孽，百身莫贖，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謹述懿德，不能萬一。中華民國十年孤子中正泣述。

